

中國文化叢書

第一輯

中國經學史

馬宗霍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國文化叢書

第一輯

中國經濟史

馬宗霍著



主編 王雲五
編者 傅緯平



商務印書館發行

張菊生先生致力文化事業三十餘年，其躬自校勘之古籍，並摩士林，流播至廣，對於我國文化之潤揚，厥功尤偉。中國文化史叢書之編印，實受張先生之影響與指導。第一集發行之始，境嘗張先生七十生日，謹以此獻於張先生，用誌紀念。

商務印書館謹識

序

經者載籍之共名非六藝所得專六藝者羣聖相因之書非孔子所得專然自孔子以六藝爲教從事刪定于是中國言六藝者咸折中於孔氏自六藝有所折中于是學者載籍雖博必攷信於六藝蓋六藝專經之稱自此始也仲尼沒微言絕七子喪大義乖遭秦焚書經籍用熄漢興收摭散滯書往往頗出至孝武帝罷黜百家而後經乃定於一尊然離於全經固已遠矣綴學之士保殘守闕分文析字則章句訓詁之學起由漢以降垂二千年儒者轉相講述學凡屢變雖有醜有駁其名氏篇第自前史皆存而不絕也昔宋章如愚山堂攷索嘗溯諸經授受而爲之圖明朱陸擇授經圖則刺取各史藝文志及儒林傳就章氏圖而廣之者論者謂條析諸經之源流朱氏書實爲嚆矢顧弗能辯章得失清初萬斯同儒林宗派搜采較博又僅列名氏且不限於傳經朱彝尊經義攷周贍矣然體大而

冗有存佚而無是非可謂說經之書日亦非經學之史也晚世有皮錫瑞爲經學歷史始自具裁斷與但事鈔疏者稍殊惟持論既偏取材復隘其以經學開闢時代斷自孔子謂六經皆孔子作尤一家之私言通人蓋不能無議焉宗霍生當經學放廢之後閔斯道之將喪懼來者之無聞爰踵前修竊有所輯按時分述都十二篇知有愧於甄明冀或免於誣妄其于歷代經學盛衰異同之故覽之者儻尙有取乎斯民國二十五年歲次丙子初秋衡陽馬宗霍敘於南都寓齋

目次

第一篇	古之六經	一
第二篇	孔子之六經	七
第三篇	孔門之經學	一三
第四篇	秦火以前之經學	一九
第五篇	秦火以後之經學	二七
第六篇	兩漢之經學	三五
第七篇	魏晉之經學	六一
第八篇	南北朝之經學	七三
第九篇	隋唐之經學	八九

目次

一



第十篇 宋之經學·····	一〇七
第十一篇 元明之經學·····	一二七
第十二篇 清之經學·····	一三九

中國經學史

第一篇 古之六經

六經先王之陳迹。此爲莊生所述老子之言。陳迹者。史實也。後儒六經皆史之說。蓋從是出。是故伏羲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見馬即易之始也。制嫁娶以儷皮爲禮。見禮即禮之始也。作瑟五十絃。樂名立基。一曰扶來。見世本及即樂之始也。造鸞辭之曲。作網罟之歌。見王逸即詩之始也。然玄詩禮序謂詩之仰也。諒不于上皇之世。似不借伏羲時爲有詩。是易詩禮樂。三皇已肇其端矣。及黃帝時而有書契。於是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亦有其具。事爲春秋。言爲尙書。故白虎通溯春秋之始。謂自黃帝以來。隨書經籍志溯尙書之始。謂與文字俱起。蓋五帝時六經皆有萌芽矣。三皇無文。或由書契已後。仰錄其事。若唐虞之世。則煥乎其有文章。故易詩禮樂之用尤顯。考之尙書。言九江納



錫大龜。是卜筮之法已行。則易之用也。舜修五禮親羣后。伯夷典三禮作秩宗。則禮之用也。褒典樂教。胄子。則樂之用也。詩言志。歌永言。則詩之用也。逮夫姬周。制作益備。六藝之守。各有司存。見於周官經者。大宗伯掌邦禮。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賓禮親邦國。以軍禮同邦國。以嘉禮親萬民。是禮有專守矣。大司樂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諭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夏大濩大武。是樂有專守矣。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瞽矇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大師。是詩有專守矣。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巫比。二曰巫目。三曰巫比。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是易有專守矣。小史掌邦國之志。鄭衆謂即春秋傳所謂周志。國語所謂鄭書之屬。外史掌四方之志。鄭玄謂若魯之春秋晉之乘楚之檮杌。又掌三皇五帝之書。鄭玄謂即楚靈王所謂三墳五典。是書與春秋亦漸有專守矣。蓋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周豎二代。都鄙乎文。雖自爲一王之法。實兼存前代之制。故六藝之目。至周而特詳。章學誠謂周公以周禮集羲軒堯舜以來之大成。殆謂此耳。然六藝雖各有分掌。而成屬於禮官。則又以六藝本先王政典。禮者政典之總持。班固所云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也。

處孝三皇五帝之書，周公所誌必非偽妄，若果全信，其在春秋也。舊兼存邦國四方之志，則周初所定孔子亦不應悉刪去之。或其間編亂落，不可遽毀。

五等之封，實千七百餘國，宜各有史，而太史年表止存十二諸侯。其他且有無世家言者。若謂因秦火殘缺，則十二諸侯之事，又焉得獨存。蓋孔子時固已不具，春秋所存已不及十之一矣。至若禮樂二者，則諸侯惡其害己，而皆去其籍，故殘缺尤甚。漢書藝文志曰：魯哀公十四年春西狩，春秋絕筆。禮記三百篇，周之衰，諸侯好禮，法度

聖其害已，曾說去其籍，自孔子時而不具，又曰：禮樂二者相與非行，周衰，則禮樂尤廢，故以春秋為斷。又為禮樂所感，故無遺法。孔子因樂以如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苴弘，旁皇求索，倘得緒言，然其言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是二代之禮，以杞宋二國夏殷之後，已不能徵。故又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蓋其所謂能言之者，亦由周禮推而上之也。樂則舊存六代，而孔子之所稱者，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又曰：樂則韶舞，他則未嘗多及。或於時亦不傳耳。惟舊之三易，獨無所缺。孔子所學者，雖為周易，而記稱孔子欲觀夏道，得夏時焉，欲觀殷道，得坤乾焉。坤乾則歸藏之書也。連山首良，良者人也。夏以建寅之月為正月，謂之人統。故先儒謂夏時即連山之用也。左傳：九年，晉姜為厲，遇良之八。杜預注云：離用連山歸藏。馬氏亦春秋時三易尚存。蓋古之

六經。至孔子時。其存而可致者。約略如此。

孔子彙綜六藝。故網羅特富。搜訪獨勤。古籍大觀。宜在孔氏。然見於春秋內外傳者。若左史倚相之所讀。尊宜適魯之所見。羊吾肸之所習。申叔時論傳太子之所教。季札觀樂之所奏。與夫叔孫穆子子服惠伯白公子張單穆公闕馬父觀射父卻缺成憊諸人之所誦述。亦皆古籍之道也。而諸子書之所稱引者。復所在而有。其前於孔子者。如管子法禁篇稱。結有臣億萬亦有億萬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與書之秦誓同。小匡篇言蒐狩之禮。八觀篇言國有蓄積。與周官戴禮同。此外同於左氏傳者尤多。其與孔子並世者。如晏子春秋之引詩。哲夫成城。哲婦傾城。進退維谷。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側弁之俄。諸文。均與今所傳之詩同。諫篇下言昔文王不敢盤于游田。與書無佚同。而全書之同于左氏傳與戴禮者亦多。其稍後於孔子而與儒家立異者。墨子最號博聞。墨子曰昔周公旦朝說書百篇夕見七十二主相天下猶如此。詳安政也。此也。因學紀聞。外史掌三皇五引經更富。書則七惠篇引夏書殷書帝之書。大則在四序。讀書百篇。謂此類也。案此亦墨子博學之證。周書。尙賢篇引湯得呂刑。距年之言。尙同篇引呂刑。衛令太誓。距年。兼愛篇引太誓。禹誓。湯說。天志篇引太誓。明鬼篇引禹誓。商書。非樂篇引湯之官刑及武觀。非命篇引禹之總德。仲虺之告。召公之執令。

及太誓。詩則所樂篇引詩曰必擇所堪。必謹所堪。詩快尙質篇引大雅桑柔章及周頌尙同篇引周頌載采章及小雅皇華章。兼愛篇引小雅大東章及大雅抑章。非攻篇引詩曰魚水不務陸將何及乎。詩快天志篇引大雅皇矣章。明鬼篇引大雅文王章。禮則明鬼篇引虞夏商周三代聖王建國營都擇壇置廟之禮。節葬篇引古聖王葬埋之法。樂則三辨篇引湯放桀。環天下自立。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護。武王勝殷殺紂。環天下自立。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名曰象。周成王因先王之樂。名曰騶虞。春秋則明鬼篇稱吾見百國春秋。又稱著在周之春秋。燕之春秋。齊之春秋。宋之春秋。餘杭章先生有言。墨子稱詩書春秋。多太史中祕書。蓋謂此也。他若孟荀韓呂諸家。所引經文雖繁。已在孔子刪訂六經之後。大抵以孔子刪訂之本爲主。但可以證秦火以前之經。王充論衡曰。如墨子者。在字下。知政矣者。在草野。其在可觀。不足以證古之經矣。

第二篇 孔子之六經

世儒成言孔子述而不作。是固然矣。然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述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觀殷夏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質。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故書傳禮記自孔氏。孔子語魯太師。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縱之純如。儼如釋如也。以成。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于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孔子晚而喜易。序彖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歿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

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闢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漢書儒林傳云。孔子以聖德遭季世。知言之不用。而道不行。究觀古今之籍籍。於是鼓箏則斷堯典。稱樂則法韶舞。論詩則首周南。綴周之禮。因魯春秋。舉十二公行事。繩之以文武之道。成一王法。至從麟而止。蓋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爲之傳。皆因近聖之事。以立先王之教。又藝文志。於易則云。孔氏爲之象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於書則云。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寤焉。上斷於堯。下訖于秦。凡百篇。而爲之序。言其作意。於詩則云。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凡三百五篇。於春秋則云。周室既微。載籍殘缺。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與以立功。敗以成誡。假日月以定歷數。藉朝聘以正禮樂。據史漢之文。則知孔子於六藝。易則有傳。書則有序。詩則有去取。禮則有從違。樂則有正。春秋則有義。易有傳而後聖道始明。書有序而後作意始顯。詩有去取而後可述盛衰。禮有從違而後可攷質文。樂正而後可與移風易俗。春秋行而後可以勸善懲惡。雖

曰述而不作。而作已寓于述之中。故揭雄曰。詩書禮春秋。或因或作。而成於仲尼。蓋古之六藝。自經孔子修訂。已成爲孔門之六藝矣。阮元曰。六經皆周魯所遺。古與而孔子述之。傳於後。未修訂以前。六藝但爲政典。已修訂以後。六藝乃有義例。政典備。可見一王之法。義例定。遂成一家之學。法僅效績于當時。學斯垂教於萬祀。宋_以戰_齊太_史子_與曰。孔子生於我周先王與籍。籍已無祀。而乃論百家之遺。託政_正且_義。爾詩書定禮樂。制作春秋。讀明易道。蓋則後嗣。以爲法式。何其盛也。司馬遷曰。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洵知言哉。

晚近學者。或則篤信今文家說。尊孔子爲素王。謂六藝皆孔子託古改制之書。實爲後王立法。或則牢守古文家說。儕孔子於良史。謂六藝皆周公國史之舊。孔子不過傳述而已。是二說者。竊以爲皆過也。孔子嘗言。吾欲垂之空文。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又言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又言蓋有不知而作者。我無是也。則託古改制。夫豈孔子之意。莊子天運篇。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爲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千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以明周召之蹟。一君無所鈎用。是孔子於舊有六經。初但治之。欲以用世。及乎周流不偶。始將所治之經。加以修訂。以之垂教。故白虎通曰。孔子所以定五經者何。以爲居周之末世。王道陵遲。禮樂廢壞。強陵弱。衆暴寡。天子不敢誅。方伯不敢

伐。閔道德之不行。故周流應聘。冀行其道。德。自衛反魯。自知不用。故追定五經。以行其道。此言追定。最得其實。非初抉意爲後王立法也。或疑宰我子貢以孔子遠過堯舜。生民未有。而其事驗則皆在六經。使六經不爲改制立法。何以比隆王者。此亦似是而實不然。餘杭章先生有言。布彰六籍。令人人知前世廢興。中夏所以羶業垂統者。孔氏也。六籍既定。民以昭蘇。不爲徒役。九流自此作。世卿自此墮。朝命不擅威於肉食。國史不聚斂于故府。故直諸夏覆亡。雖無與立。而必有與斃也。不曰賢于堯舜。豈可得哉。可見欲尊孔子。自有其可尊者。在不必係於改制立法矣。雖然。孔子固不改制立法。然遂以良史位孔子。則亦失倫。蓋孔子修訂六藝。雖本之於史。然史之職。守而弗失而已。所謂良史。亦不過洞見治原。迹其所終始。足以存故實。備咨諏。至如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知乘要執本若老聃。斯尤史之上選也。而其所以自處者。善守善持。非同孔子以撥亂反正繼往開來爲己任也。且孔子於六藝。既有述有作。作固手定。述亦筆削。其間擇改因革。大有經營。則亦自與泛言傳述有別。龔自珍曰。天生孔子。不後周不先周也。存亡續絕。俾樞紐也。史有其官而亡其人。有其籍而亡其統。史統替夷。孔統修也。史無孔。雖美何待。孔無史。雖聖曷庸。華斯以談。則史實爲孔子所用。孔子固不欲以史自居。而良史又詎

足以盡孔子哉。要而言之。以六藝爲政者王之業。以六藝爲掌者史之職。以六藝爲教者師之任。孔子有德無位。蓋以六藝爲教者也。稱曰素王。孔子之道。不從而大。是之謂經。齊之良史。孔子之道。不從而小。是之謂簡。夫惟萬世之師。則尊莫尙焉。亦卽孔子之所以自處也。

第三篇 孔門之經學

孔子雖兼綜六藝。然五十始學易。見論語七十始作春秋。見公羊傳易以寡過。春秋以寄志。平居所雅言者。詩書執禮。二者弗與焉。故其爲教。亦始于詩書而終于禮樂。子思曰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樂雖說不與焉。又衛將軍文子問于子貢以仁義觀之以禮樂然後成之以文德皆不言易春秋之史記孔子世家曰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可見六藝盡通。惟高弟爲能。然又曰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于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又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則易與春秋。高弟所與知者亦罕矣。孔子既歿。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爲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其六藝傳授之可致者。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僅載孔子傳易於商瞿。曾參孔子以爲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則已在六藝之外。家語弟子解。亦僅載商瞿傳易。曾參傳孝經。漆雕開習尙書。他無所紀。蓋弟子傳悉取論語弟子問次以爲篇。疑者

則闕。而家語出王肅偽託，亦莫能詳。其實孔門四科有文學，六藝之傳，應屬此科。後漢徐功云：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于子夏。夏本以文學著，徐氏之言，當爲可據。司馬貞史記索隱亦云：子夏文學，著于四科。序詩傳易，又孔子以春秋屬商，又傳禮著在禮志，而此史並不論。空記論語小事，亦其疏也。洪邁登陸題年云：孔子弟子，推子夏子路，皆有專長。傳記雖言未可盡信，然要爲與他人不同。矣。於焉則有傳子路而毛詩之學，一云子夏授高行子四傳，而至小毛公。一云子夏傳中夏，而孫大毛公於禮則有儀禮一書。馮王君謂傳多爲之詞，說子春秋公羊云不能贊一辭者，蓋亦嘗從事于斯矣。公羊高實授之，于子夏，梁燾亦謂應假說亦云。子夏門人於禮，則應贊成以爲仲弓子夏大抵子夏居西河教授，故於諸經皆有發明。子游雖同以文學稱，而先儒相傳，止禮運一篇爲其所記。各得其性之妙，通而求之，而學而求其深，如禮運而不濫，於樂此言亦足爲一說。自餘如顏子閔子有子子貢子張子路公西赤宰我之倫，或問易，或問禮，或問樂，或問禮，見於論語尙書大傳大小戴記及先秦漢初諸子者，則多出門人之手，非必高弟自記。或問子夏受業者爲門人，且皆因事發問，見義一端而已。惟曾子不徒傳孝經，其與夫子問答，較他弟子爲詳。小戴記中曾子問，是其專篇。又大學一篇，博論爲政，朱子亦定爲曾子之書。大戴記中則有曾子立事以下十篇。曾子第四十九，曾子水學第五十，曾子立學第五十一，曾子大學第五十二，曾子學受母弟第五十三，曾子刺曾上第五十四，曾子刺曾中第五十五，曾子刺曾下第五十六，曾子疾病第五十七，曾子天國第五十八。

八。卽漢藝文志曾子十八篇之遺也。是故孔門高弟之學。其流被于後者。要以子夏曾子爲最可溯。子夏博學於文。故兼六藝之傳。曾子約之以禮。黃以周曰。曾子之學。尤洒深于禮。本末兼通。益益註明。禮之書。之熟讀而與遊。夏禮子亦心以得。故得一貫之統。其後承曾子之學者。有子思孟子。則宋學之所節。目歸於此矣。卽漢夏禮子亦心以得。故得一貫之統。其後承曾子之學者。有子思孟子。則宋學之所祖也。承子夏之學者有荀卿。則漢學之所祖也。博約兩派。漢宋於以分門。經學亦遂由是而歧焉。

韓非子顯學篇曰。自孔子之死也。儒分爲八。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韓非學出荀卿。此言當有所本。惟自顏氏而下。僅有氏而無名。亦不言所傳何學。但謂取舍相反不同而已。陶潛聖賢羈錄八儒條。始云顏氏傳詩爲道。爲諷諫之儒。孟氏傳書爲道。爲疏通致遠之儒。漆雕氏傳禮爲道。爲恭儉莊敬之儒。仲良氏傳樂爲道。以和陰陽。爲移風易俗之儒。樂正氏傳春秋爲道。爲屬辭比事之儒。公孫氏傳易爲道。爲潔淨精微之儒。既以八儒爲目。明是本於韓非。惟孫氏作公孫氏爲異。而傳詩傳書云云。則固韓非所無。未知何從得之。朱彝尊經義攷。乃據此以攷汲冢書。而定傳易者爲公孫段。朱氏曰。儒分爲八氏。一公孫氏。詳其名攷。晉書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發魏王冢。得竹書。顯廣圻韓非校誥。則謂孫氏卽孫卿也。皮錫馬五篇。公孫段與公孫氏二篇。此則公孫氏之易矣。

瑞經學歷史。又疑公孫氏或即公孫尼子。而疑傳春秋之樂正氏或即樂正克。子思則以孔伋當之。曰八爲有子思氏子思二十三諸列漢志書齊今亡沈約禮記中庶表記坊記與表皆取子思子故諸列漢志書齊今亡沈約禮記中庶竊謂韓非殺八儒承孔子之死而起。雖曰某氏之僭或指在某氏之門者而言。未必即是本人。而所謂某氏者。似應皆指孔子之徒。子張與游夏。各有聖人之一體。問者謂魯欲毀孔門爲十哲以子張屬之文學。則八儒有子張。自不足異。若子思。則羣輔錄謂其居環堵之室。簞門圭竇。墜履繩樞。併日而食。以道自居。是蓋指原憲也。憲亦字子思。司馬遷以原憲季次并稱。謂死而已四百年。而弟子志之不替。漢書尉繚方將曰繚該。則八儒之子思。其爲原憲無疑。彼乃孔子之孫。行輩不相接。公孫段向不見於著錄。公孫尼子班固雖以爲七十子之弟子。然劉歆以緇衣爲公孫尼子作。沈約以樂記取公孫尼子。亦不言傳易。孫卿去孔子更遠。且韓非嘗事之。必不以相廁也。樂正克爲孟子弟子。益不相涉。故朱顯茂三家之言。殆皆不足據。而尋仲尼弟子傳與弟子解。則顏氏有八。不聞傳詩者。漆雕氏有三。不聞傳禮者。公孫氏有名龍者。不聞傳易也。仲良氏樂正氏。孟氏皆無其人。惟毛詩定之方中傳。引仲梁子說。鄭志。張逸問仲梁子何時人。答曰。仲梁子先師魯人。當六國時。在毛公前。孔穎達毛詩正義。因謂春秋時魯有仲梁懷。爲毛所引。故言魯人。王應麟困學紀

聞。即此卽八儒中傳樂之仲良氏也。是則韓非八儒。容有在七十子之外三千之中者。率輔錄特就韓非而增益其詞。亦難徵信。宋庠陶潛集私記。疑八儒三墨二條。爲後人妄加。非陶公本意。蓋又不足深究矣。至若名不在七十子之列。八儒之科而學有可攷者。如舊悲之學士喪禮。見于雜記。雜記性由之之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于是乎。喪禮云。士資非賈之論樂。見于樂記。樂記資非賈也。于孔子喪禮已也。矣。孔子以教。禮因人乃復書而存之。李賈起。免席而請。子曰。居。吾仲孫說與何忌之學禮。見于左氏傳。左氏傳孟僖子將死。召其大夫曰。孔女則。賈爲孔子弟子。居。吾仲孫說與何忌之學禮。見于左氏傳。丘聖人之後也。或若。隱。深。必。屈。說。與何忌子。夫子使。仲之。百。學。禮。形。又。分。孫。何。忌。也。韜語之明于禮樂。密于服喪。見於晏子春秋。晏子春秋。晏子公上。路。寤。問。吳。登。曰。吾。若。問。吳。登。何。爲。者。也。梁。邱。據。固。亦。孔。門。經。學。之。傳。也。

第四篇 秦火以前之經學

第四篇 秦火以前之經學

秦火以前之經學，大都七十子之遺緒。莊子天下篇所云其在子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稽紳先生多能明之。其數散于天下而設于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蓋謂是也。惟是孔子治經，述而不作。孔子傳經，授而不書。劉師培曰：三代之時，文字未備，書於簡牘，有漆書刀削之勞，鈔書非易，傳授極難。致之既難，釋之則難。弟子所接聞於師者，互有所記，或舉大義，或擲微言，詳略偶殊，異同斯出。弟子又大抵以口耳相傳。弟子所接聞於師者，互有所記，或舉大義，或擲微言，詳略偶殊，異同斯出。弟子又各以所得者爲傳授，承之者其詳略異同亦必如之。故漢書藝文志曰：昔仲尼歿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春秋分爲五，詩分爲四，易有數家之傳。蓋源一而流歧，其所由來者久，固不自漢始矣。故易自孔子授之商瞿，史記仲尼弟子傳稱瞿傳楚人馯臂子弘，弘傳江東人矯子庸疵，漢書儒林傳稱瞿以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兩書所載雖不同。案弘一作弓。保愈曰：夫史公書弟子傳有弓之矯與橋庇與庇形近而訛，實卽一人。特授受之序互異耳。則子弓之學易于商瞿，要無可疑者。

之易傳授蓋廣而置之說無聞唯齊說則對立王官易傳不云字居上位未得而應劭又謂子弓是其賢以齊其爲名者必以爲齊者爲行德極超者則約從之此或商盟之占傳乎

子夏門人當時商瞿子夏同受易于孔子王應麟曰大戴禮易本合瞿家語同但家語謂子夏問子曰云云大戴以子夏爲首經此篇子夏所著曰子弓兼師之固亦理之所許兼師自必兼承其說後大戴取以爲記也據此則子夏子弓固說矣

之易學皆出子弓子弓復以兼承之說授其徒則易之分自茲起矣詩自孔子授之子夏子夏遂作序口以相傳未有章句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人大毛公毛公爲詩故訓傳於家以授趙人小毛公一云子夏傳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根牟子根牟子傳趙人孫卿子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見禮記明經此豈專敘毛詩源流後人或僅從一說從鄭同國林宗注然安知子夏不分授南人毛公不兼承兩派邪毛公卽或專門又安知他一派不爲齊魯韓三家之所出邪唐書藝文志有釋詩下商序其說夫子夏既有分授則詩之分自茲起矣春秋之傳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云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爲有所刺譏褒諱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漢書藝文志謂春秋有所褒諱臣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此一支也據劉向別錄

丘明授曾申。申授吳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鐸椒。鐸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漢書志云楚大傅鐸椒也。司馬遷曰鐸椒爲楚威王傅。爲王不能也。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二篇注云趙相虞卿。荀卿授張觀春秋。宋取成敗。卒四十章。爲鐸氏傳。史云杜下方書許作以漢季。吳五年。考年百餘。爲秦井天下時。芥。統章君曰秦而天下時。張爲鐸氏傳。李斯爲相。卿爲之不食。故許得授秦。秋且其身在注。下無所不。想所見方書。當在臨皇三十四。是爲春秋左氏之學。孝經說云。春秋屬商。此又一支也。據戴宏序。子夏傳與公羊高。應劭又留穀梁子名赤。赤亦子夏弟子。是公羊穀梁之學。竝出子夏。然桓譚新論有言。左氏傳遭戰國。寢廢。後百餘年。魯人穀梁赤爲春秋。殘略多所遺失。又有齊人公羊高。綠極文作傳。彌離其本事。據此。則公穀二子。不得直受春秋于子夏。漢書藝文志謂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鄭夾之傳。此云末世。正與新論合。二書在戴應前。當較可信。今攷公羊傳中所引有沈子司馬子女。子北宮子魯子高子穀。梁傳中所引有尸子沈子。命之曰子。則或公穀二家之先師而爲子夏之徒歟。何依以沈子等爲後師。夫七十子已與左氏異。子夏之徒。又自相異。則春秋之分自茲起矣。至如禮樂。則所重者在乎器度聲容之間。尙於講習。史記孔子述宋與弟子習禮大出下文云。不尙馳說。故異派起。孔子沒後。七十子之徒。其撰所聞。或錄舊禮之義。或錄變禮所由。或兼記體履。或雜序得失。此正

學漢書藝文志有記百三十一篇。注云七十子後明堂陰陽三十三篇。法云古明王史氏二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師古曰樂記二十三篇。是皆先秦之遺也。惟尙書則授受之迹不詳。漢與尙書自尙而伏生。伏生故秦博士。郭子橫潤冥記稱有李克者。自言三百歲。少而好學。爲秦博士。門徒萬人。伏生時十歲。就克石壁山中受尙書。乃以口傳授伏子。四代之事。略無遺脫。伏子因面語之。此則言不雅馴。未可信矣。

史漢儒林傳皆言戰國儒術既細。然齊魯之間。學者獨不廢。至於咸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遊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是知秦火以前。六藝雖傳授不絕。而其顯學要推孟荀二子。孟子或謂受業于子思。孔安子思子孫或謂受業于思之門人。史記孟以其年放之。去子思時遠。恐不得親事。孟子自謂未得爲孔子徒。私淑諸人。則其學之所出。蓋不一師。趙後孟子題辭稱孟子通五經。尤長于詩書。蔡轅謂孟子深于詩而長於春秋。孟子亦言春秋天子之事。孔子既沒。各守其業。而德其業者莫如孟。是以見法以讓。下。則侯之。五篇三之。即人。今之諸侯五。侯也。又曰春秋無戰。戰。是以見。侯人。不得專與。又曰子思不得入。孟子之不得受。子思子思。是以。程子謂孟子云可以仕則仕。可以見。非子命不得。也。近孟子孫於春秋。信。其不著。是以。程子謂孟子云可以仕則仕。可以

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如孟子。又云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無義戰。春秋天子之事。故知春秋者莫如孟子。王應麟謂孟子羽翼孔氏。七篇垂訓。法嚴義精。知性知天。易之奧也。以意逆志。詩之綱也。言稱堯舜。書之要也。井田俾祿之制。可以知禮。王霸義利之辨。可以知春秋。故儒者稱之曰通五經。郝敬謂孟子言四端。卽易之四德也。仁義卽易立人之道也。性善卽易繼善成性也。知性知天卽易窮理盡性至于命也。兵賁人和得諸師。養大體得諸國。聖人于天道得諸乾。收放心養夜氣得諸復。寡欲得諸无妄。與王驪稷下諸人處包荒不失其正得諸否。學孔子聖之時得諸先後天。他可類推。則是知易說未有如孟子者矣。其于書也。曰盡信書不如無書。於武成取二三策。其辨精矣。其言道德必稱堯舜。言征伐必稱湯武。則知書說未有如孟子者矣。詩三百古序其來已舊。後儒以辭害志。如成邱蒙高叟之輩。孟子教之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此千古學詩心法。孔子與賜商言詩意正同。然則知詩未有如孟子者矣。世儒說春秋謂仲尼奠五霸。率諸侯事盟主。而獨孟子謂五霸三王之罪人。春秋與檮杌同。然則知春秋孰有如孟子者乎。至于先王之禮。巡守述職。班爵祿。井田學校。皆治天下大經大法。其說明微奧要。可信可傳。其言曰非禮。

之禮大人弗爲。其論禮惟恭敬辭讓入孝出弟。禮之質節文斯二者。樂之質樂斯二者。則達禮樂之情。又孰有如孟子者乎。是故有六經不可以無孟子也。觀諸所云。於孟子之經學。可謂盡之。而近人又以孟子一書。論什一而籍。論效死勿去。論以小事大。論春秋爲天子之事。其義均符于公羊。實則孟子與商君及毅梁子同時。在公羊前。乃公羊采孟子。非孟子取公羊也。然孟子弟子雖衆。而其學多不傳。趙岐謂孟仲子孟子之從昆弟。從學于孟子。攷毛詩周頌維天之命傳。魯頌閟宮傳。兩引孟仲子說。孔穎達正義曰。譜云即鄭玄孟仲子者。子思弟子。蓋與孟軻共事子思。後學于孟軻。著書論詩。毛氏取以爲說。據此。則孟仲子或可謂傳孟子之詩學者。第其事子思之說。則亦未確。孟仲子嘗受詩於李克。蓋兼得子夏之傳耳。又韓詩外傳引高子同孟子。衛女何以得編於詩。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息。高子齊人。亦孟子弟子。孟子書有同高子其一小弁公孫丑引高子之官以問孟子其一去小弁亦引高子說。王應麟謂小弁章高子孟子以與稱之與去齊章高子當另一人去齊章高子趙岐注孟子弟子小弁章高子與詩序高子王氏謂即受詩於子夏之高行子也。韓詩外傳高子問孟子則應爲孟其餘引孟子之文尤多。則韓詩或亦有淵源於孟子者矣。荀卿稱後于孟子。史記於其學語焉不詳。其書每以仲尼子弓并稱。見非相非十二子弓未審何人。韓愈疑爲野情子弓。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張守節正義曰。

楊侯云。子弓蓋仲弓也。駢臂子弓受易者也。傳易之外。更無所聞。荀卿論說。常與仲尼相配。非駢臂也。吳萊亦曰。仲弓與子弓同是一人。如季路又稱子路然。註中將荀卿之學。實出於子弓之門人。故尊其師之所自出。與聖人同列。案此言甚似。惟仲弓在禮行之科。而劉向穀稱孫卿善爲詩禮易春秋。則其經學之傳。當別有屬。攷別錄言荀卿受左氏之學于虞卿。以授張蒼。正名詩之旨本于左傳名不可假左傳諸侯相執節人之義。而致士。禮官實。楊士助穀梁疏言荀卿受穀梁之學於穀梁赤。以授魯人申公。分四氏說王諸不及五帝。言諸侯相執節人之義。而致士。禮官實。楊士助穀梁疏言荀卿受穀梁之學於穀梁赤。以授魯人賢穆公善胥命。王制篇言桓公劫於魯莊。又言周公逸職事。悉與公羊傳合。是荀卿於春秋兼通三傳也。經典敘錄述荀卿受詩於根牟子。上接曾申之傳。以授大毛公。是爲毛詩之學。大略諸篇皆詳述女毛傳同。善孔疏引荀子。謂井云。毛公親事荀卿。故亦以秋冬爲昏。漢書楚元王交傳言魯申公受詩於之正時。又毛詩傳以平。平爲講。以五十矢爲束。皆與荀子同。漢書楚元王交傳言魯申公受詩於浮邱伯者。孫卿門人。僂林傳言申公以詩經爲訓。故以教。是爲魯詩之學。非相引角弓詩。案然律魏傳作。現魯作。而韓詩外傳引荀卿子以說詩者四十有四。是荀卿於詩兼開三家也。公羊穀梁之春秋。曾申之詩。並出子夏。左氏亦曾申所傳。則是子夏者。固荀卿經學之所自出矣。禮則大戴記曾

子立事篇載荀子修身大略二篇文。小戴記三年問鄉飲酒義樂記荀子禮論樂論二篇文。而非相大略二篇。又易義存焉。非相篇引易括蓋無容以喻其大略。說由是言之。荀卿兼善諸經。信而有徵。故汪中荀卿子通論曰。自七十子之徒既歿。漢諸儒未與中更戰國暴秦之亂。六藝之傳。賴以不絕者荀卿也。周公作之。孔子述之。荀卿子傳之。其揆一也。蓋深於經學。孟荀所同。然孟子雖醇乎醇。而身沒之後。大道遂絕。徒黨旋盡。見孟子傳經之功。宜莫能與荀卿比隆矣。

第五篇 秦火以後之經學

秦以法治致富強，自商君爲政，已日詩書禮樂爲六益。見商君而不欲民之貴學，謂民不貴學則愚，愚則無外交，國安不殆。見韓非韓非稱商君教孝公燔詩書而明法令，見韓非其事雖不見於史，史記紀周本紀不官焚詩書，詩書之遺然燔書之議，要自商君發之，及始皇統一天下，三十四年，置酒咸陽宮，博士淳于越所議異趣，丞相李斯乃上言，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者，以吏爲師，始皇可其議，收去詩書百家之語，以愚百姓，使天下無以古非今。見史記秦本紀

及李翌年又阮諸生四百六十餘人於咸陽，諸生亦皆誦法孔子者也。見史記故史記儒林傳曰：秦之季世，焚詩書，阮詣士，六藝從此缺焉。漢書儒林傳作秦始皇燬天下詩書，設術士六學，從此缺矣。劉歆述然秦雖燔書，意在愚民，其在朝廷猶有藏書之府，博士官之所職，柱下史之所主，是其事也。漢高

入關。蕭何但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此之圖書，猶殷籍也。以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疆弱之處。未遑收詩書。及項羽引兵西屠咸陽。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于是祕府之書。又隨之以俱燼。重以高祖不好儒。嘗溺儒冠。僧儒服。陸賈時前說稱詩書。罵之曰。適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故漢初挾書之令。猶未除也。六藝之道。用是不興。劉歆曰。天下惟有史記。儒林傳曰。秦時燔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齊魯之間。是書因秦火而缺之證也。法言云。若書之不亡者。過半矣。而習俗不知。孔穎達亦云。尚書遺秦而亡。漢初不知篇數。又曰。禮固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及至秦焚書。書散亡益多。於今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凡十七篇。是禮因秦火而缺之證也。又六國表曰。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爲其有所刺譏也。陳道。秦滅學。口說尚存。春秋。夫春秋亦諸史記之一。是春秋因秦火而缺之證也。惟易與詩。則據漢書藝文志。秦燔書而易爲筮卜之事。傳者不絕。詩遭秦而全者。以其說論不獨在竹帛故也。然筮詩六篇。指陳白華。華黍。由庚。由儀。由棗。毛傳謂有其義而亡其辭。鄭康成箋云。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時俱在耳。遭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其義則與衆篇之義合。編故存。孔穎達正義引詩。是燔詩書以釋疑。是詩亦有缺矣。隋書經籍志謂易以下筮得存。唯失說卦三篇。是易亦有缺矣。六藝皆缺。斯其明徵。乃馬

端臨謂秦播經籍，易與春秋二經本末具存，詩亡其六篇，或以爲笙詩元無其辭，是詩亦未嘗亡。禮本無成書，戴記雜出漢儒所編，儀禮十七篇及六典最晚出，六典僅亡冬官，然其書純駁相半，其存亡未足爲經之班。獨虞夏商周之書亡其四十六篇爾，然則嬴秦所播，除書之外，俱未嘗亡也。見文獻通考經籍考序

此則從漢興大收符籍以後而言，固非當日之情事矣。而晚世學者，竟有持諸經皆全之說，疑秦火燒殘爲劉歆輩所妄託者。如唐平謂經殘秦火一段爲序序洪本經經遺書無辭授初學一經，必首告之忽爾大發微言乃可徐引案此所謂武斷不顧事實者也。以不妄爲妄，斯妄也已。

經既燬于秦火，漢初尙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皇庠序之事也。至孝惠之世，始除挾書之律。文景繼之，漸開獻書之路，逮乎孝武，乃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於是天下衆書往往顯出，略攷其原，厥有三途。其一曰傳自故老，史記叔孫通傳云：通秦時以文學徵，拜爲博士，漢五年已并天下，通說上曰：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顏頊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又儒林傳云：漢興，然後諸儒始得修其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爲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咸爲選首，夫曰雜就，則漢儀中固有古禮存焉，張丞相傳云：蒼好書律歷，秦時爲御史，主柱下方書，明習天下圖書計籍，又善用算律歷。

又十二諸侯年表云。漢相張蒼。歷譜五德。又漢書儒林傳云。北平侯張蒼。修春秋左氏傳。又許慎說文解字序云。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夫張蒼左氏之學。本受之荀卿。其歷譜之學。亦自春秋中來也。漢書藝文志云。漢興制氏以雅樂聲律。世在樂官。頗能紀其鑿鑿鼓舞。而不能言其義。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爲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據桓譚新論。竇公時年已百八十歲矣。漢書儒林傳云。伏生故爲秦博士。孝文帝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時伏生年九十歲。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按伏生所得。卽二十八篇也。傳作二十九篇。伏生中絕之。楚元王交傳云。元王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于浮丘伯。及秦焚書。各別去。儒林傳曰。漢興高祖過魯申公。高后時。浮丘伯在長安。元王遣子鄼客與申公俱卒業。申公始爲詩。以弟子從師入見于魯南宮。元王遣子鄼客與申公俱卒業。申公始爲詩。號魯詩。元王亦次詩傳。號曰元王詩。世或有之。據服虔注。浮丘伯秦時儒生也。由上觀之。叔孫通張蒼制氏竇公伏生浮丘伯諸人。或爲秦之博士。或爲秦之御史。或爲秦之儒生。或爲六國時樂人。其於禮樂春秋詩書。皆講習於秦火以前。而傳授於秦火以後。雖顯晦各殊。傳經之功一也。其一曰發自孔壁。孔子家語云。孔騰字子襄。畏秦法峻急。藏尚書孝經論語於夫子廩室壁中。漢志顧師孔叢子云。陳

徐謂子魚曰。秦將滅先王之籍。而子爲書籍之主。其危矣。子魚曰。吾不爲有用之學。知吾者惟友。秦非吾友。吾何危哉。然顧有可懼者。必或求天下之書焚之。書不出。則有禍。吾將先藏之。以待其求。求至無患矣。顧師古曰。漢肥尹敏傳云。孔案二說不同。然子襄卽子魚之弟。實爲一家。隋書經籍志經典釋文。相府藏案。卽子魚之名。錄又以爲孔子之末孫惠壁藏之。史通亦謂孔惠所藏。則未知孰是。或以家語孔叢子皆僞書不足據者。然孔氏藏書。則固事實也。惟有藏書。故復出於漢。劉歆移太常博士書曰。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漢書藝文志云。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尙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尙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禮古經五十六卷。爲四十二篇。詩古經五十六卷。爲一百一十二篇。春秋左氏傳古經三十一卷。爲四十九篇。禮古經五十六卷。爲四十二篇。並見漢志。又云。禮古經者。出于魯淹中及孔氏。學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五十六卷。除十七篇。多三十九也。又魯恭王傳云。恭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宮。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王充論衡云。魯恭王壞孔子宅以爲宮。得佚尙書百篇。禮三百。春秋三十篇。論語二十一篇。佚文又云。魯共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爲殿。得百篇尙書於牆壁中。正說又云。春秋左氏傳者。蓋出孔子壁中。孝武皇帝時。魯共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爲宮。得佚春秋三

十篇。左氏傳也。案書說文解字敘云魯恭王壞孔氏宅而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段玉裁說文解

禮皆張許所撰此處春秋二字指文又謂論衡說左傳三十篇出魯王壁中恐非事實春秋左氏與禮記同出孔壁劉歆移博士書中已言之故一則曰三傳不自王充始蓋左氏傳既出孔壁又出張許段綜茲所述固不無詳略異同之處然皆可為經出孔壁之證而劉班所言尤為近之參稽以求自得其概矣其一曰得自民間漢書河間獻王傳曰獻王德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從民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賜以招之經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故得書多與漢朝等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鄭玄六藝論云河間獻王古文禮五十六篇記百三十一篇周禮六篇隋書經籍志云禮古經出于淹中而河間獻王好古愛學收集餘燼得而獻之合五十六篇案漢書藝文志禮古經

故謂孔氏則安國所得壁中書也今據此則淹中禮即河間獻王所得也蓋禮又云漢時有李氏得古經五十六篇孔壁與河間獻王并得其書故後人攻聚之孔壁或聚之獻王

又云漢時有李氏得周官上於河間獻王獨闕冬官一篇獻王購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記以補其處合成六篇奏之又云漢初河間獻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經典釋文敘錄云景帝時河間獻王好古得古禮獻之或曰河間獻王開獻書之路時有李氏上周官五篇失事官一篇乃購千金不得

遂取考工記以補其處合成六篇奏之又云漢初河間獻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經典釋文敘錄云景帝時河間獻王好古得古禮獻之或曰河間獻王開獻書之路時有李氏上周官五篇失事官一篇乃購千金不得

遂取考工記以補其處合成六篇奏之又云漢初河間獻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經典釋文敘錄云景帝時河間獻王好古得古禮獻之或曰河間獻王開獻書之路時有李氏上周官五篇失事官一篇乃購千金不得

遂取考工記以補其處合成六篇奏之又云漢初河間獻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經典釋文敘錄云景帝時河間獻王好古得古禮獻之或曰河間獻王開獻書之路時有李氏上周官五篇失事官一篇乃購千金不得

遂取考工記以補其處合成六篇奏之又云漢初河間獻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經典釋文敘錄云景帝時河間獻王好古得古禮獻之或曰河間獻王開獻書之路時有李氏上周官五篇失事官一篇乃購千金不得

遂取考工記以補其處合成六篇奏之又云漢初河間獻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經典釋文敘錄云景帝時河間獻王好古得古禮獻之或曰河間獻王開獻書之路時有李氏上周官五篇失事官一篇乃購千金不得

取考工記以補之。禮記正義引作漢書說推不言李氏而此作或曰未知案六藝論隋志及經典釋文
敍錄所言。可作獻王本傳注釋。其云古禮者。卽本傳所謂禮也。其云記者。卽本傳所謂禮記也。惟周官
六篇。禮記正義所引六藝論彙纂之壁中。而漢書藝文志敍壁中書無周官。則亦當仍從獻王之說。以
河間獻王傳經改亦言又鄭玄詩譜云。魯人大毛公爲詩訓詁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蓋獻王
所獻書信多矣。然固皆來自民間也。其不由獻王者。則劉向別錄云。武帝末。民有得秦誓於壁內者。獻
之。論衡云。孝宣皇帝之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尚書各一篇奏之。然後易禮尚書各益一篇。而
尚書二十九篇始定。正義六藝論云。民間得秦誓。房宏云。宣帝泰和元年。河內女子有壞老子屋。得古
文秦誓三篇。見書序隋書經籍志云。易失說卦三篇。後河內女子得之。又云。河內女子得秦誓一篇。獻
之。又云。孝經遭秦焚書。爲河間人顏芝所獲。漢初芝子貞出之。凡十八章。經典釋文敍錄云。漢宣帝本
始中。河內女子得秦誓一篇獻之。王應麟摭別錄爲疑又云。孝經亦遭焚燼。河間人顏芝爲秦禁藏
之。漢氏尊學。芝子貞出之。凡此亦皆民間所得之經也。最括三端。校論六藝。殘廢之跡。居然可知。散而
復集。宜後儒鑽研罔既矣。

第六篇 兩漢之經學

自六經燬於秦而復出於漢，以其傳之非一人，得之非一地，雖有勸學舉遺之詔，猶與杳缺簡脫之嗟。既遠離於全經，自彌滋乎異說。荀悅申鑿曰：秦之滅學也，香齋于屋壁，義絕于村野，迨至漢興，取控散十定後遂相攻，彌以滋異，故一而十，是故從其文字言，則有古今之殊，從其地域言，則有齊魯之異。從其受授言，則有師法家法之分。從其流布言，則有官學私學之別。所謂今文古文者，初本皆指字體。蓋依類象形謂之文，形聲相益謂之字。古曰文，猶今日曰字。其經之書以古體字者，即爲古文。其經之書以今體字者，即爲今文。皮錫瑞經學歷史曰：今文者，今所謂隸書。古文者，今所謂籀書。隸書漢世已不通行，故當時謂之古文。隸以隸書爲今文，是也。籀書爲古文，則非說文序後曰：史籀書與古文成異體之曰至孔子書六經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說。別孔子不以籀文書六經也。然亦曰：漢初出屋壁，皆周時象形文字。今所謂科斗書，以形言之，爲科斗。指體即謂之古文者，籀書則故。古今文爲漢儒所恆言，然在秦以前通行古體，故孔子書六經。左邱明述左氏傳，皆以古文。其時今體未興，則亦無所謂古。自秦并天下，同一文字，罷其不與秦文合者，又造隸書以

越約易。體乃大變。故司馬遷謂秦撥去古文。揚雄謂秦刻滅古文。許慎謂古文由此絕矣。漢代通行隸書。諸儒傳經。自必亦以隸體書之。然使古文不出。則亦無所謂今。故古今之名。實相對而立。古文爲漢人所遺稱。今文則漢人所自別。漢書儒林傳曰。漢興。言易自淄川田生。言書自濟南伏生。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燕則韓太傅。言禮則魯高堂生。言春秋於齊則胡毋生。於趙則董仲舒。此說同。此皆今文家也。孔壁之所藏。河間獻王之所得。北平侯張蒼之所獻。此則皆古文也。惟古文初出。知者甚少。藏於祕府。伏而未發。時師傳讀。大抵今文。惟其國有費氏。故在西漢之初。未嘗別立今文之名。史漢儒林傳。僅於轅固書中。言孔氏有古文尙書。孔安國以今文讀之。漢書儒林傳又言。世所傳。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又采左氏傳。書。故房仲首尾。凡百二篇。篇或微。同文也。漢書儒林傳又言。世所傳。成帝時。求其古文者。以爲百兩。置以中書。校之。非是。案此則當時之古文也。漢書儒林傳又言。世所傳。不言今文。蓋古文雖出。既未施行。其通行者。自無庸冠以今文二字也。及孝成帝時。陳發祕藏。命光祿大夫劉向校理傳文。於是古文始顯。漢書藝文志所謂中古文是也。然志於諸經。亦但別出古文。不別出今文。以古文旣別。則其餘爲今文可知也。嗣後古今文并行。學者各就所傳。援文生訓。從而爲之說。至乎東漢。遂有今學古學之名。許慎五經異義一書。分別甚明。今學則有今易。孟京施雋等說。今尙書。

歐陽夏侯說。今詩齊魯韓說。今禮戴說。今春秋公羊穀梁說。今論語說。今孝經說。古學則有古尙書說。古毛詩說。古周禮說。古春秋左氏說。古孝經說。蓋古今之分。至是已由字體之異而轉爲說解之異矣。公羊疏云。左氏先著竹簡故漢時謂之古學。公羊漢注乃與故謂之今學。是以五經異義云。古者春秋左氏說。今者春秋公羊說。案此以先後分。今古學在題不可信從。五經異義之分別。古今自據古者春秋之異。非據先齊魯魯學者。由於齊人魯人而起。魯爲孔子講學之邦。流風遺化。湛漸固深。齊有稷下。亦著與後出也。齊魯魯學者。皆皆往游。齊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爲祭酒。故駸園儒術雖縝。齊魯學士所集。自孟子荀卿之徒。皆皆往游。齊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爲祭酒。故駸園儒術雖縝。齊魯學者猶弗廢。太史公所謂齊魯之間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是故漢代傳經之儒。不出於齊。則出於魯。劉師培曰。易經一書。有田氏學。爲田何所傳。乃齊人之治易者也。有孟氏學。爲孟喜所傳。乃魯人之治易者也。是易學有齊魯之分。濟南伏生傳尙書二十八篇于童錯。乃齊人之治尙書者也。孔安國得古文尙書。以今文尙書校之。乃魯人之治尙書者也。是書學有齊魯之分。齊詩爲轅固所傳。匡衡諸人傳之。乃齊人之治詩者也。魯詩爲申公所傳。楚元王等受之。劉向諸人述之。乃魯人之治詩者也。是詩學亦有齊魯之分。公羊爲齊學。董仲舒傳之。著有春秋繁露諸書。穀梁爲魯學。劉向傳之。時與子歆相辯難。是春秋學亦有齊魯之分。傳禮學者。以孟卿爲最著。此齊學也。而孔壁象得逸禮。古禮復得之淹。

中則魯學也。是禮學亦有齊魯之分。齊論多問王知道二篇。而音讀亦與魯論大異。若蕭望之諸人。則皆傳魯論。至張禹尉問王知道二篇。合魯論與齊論爲一。而齊論以亡。是論語學亦有齊魯之分。案此於齊魯二派。言之頗悉。然鄭康成有言。漢承秦焚書。口相傳授。其始書之也。倉卒無其字。或以音類比方假借爲之。趣于近之而已。受之者非一邦之人。人用其鄉。同言異字。同字異言。於茲遂生。故一經之學。數家競爽。據此。則知齊魯之別。初殆皆由字音。亦猶古今文之由於字體也。其後由字音之異而行爲異說。亦與古今文同。故藝文志於詩則曰魯最爲近之。於論語則曰漢興有齊魯之說。至若明標齊學魯學之名者。惟有春秋一經。漢書儒林傳云。宣帝卽位。聞衛太子好穀梁春秋。以問丞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勝及侍中樂陵侯史高皆魯人也。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適齊學也。宜興穀梁。齊學魯學始見於此。然諸人自以魯人。遂謂魯學宜興。則未免囿于鄉土之見。示人以不廣矣。師法者。魯丕所謂說經者傳先師之言。非從己出。法異者各令自說師法。博觀其義是也。編緯亦云。說經者傳先師之言。非從己出。法異者各令自說師法。博觀其義是也。之學。各習其師。家法者。范曄所謂專相傳祖。莫或訛雜。繁其章條。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說是也。又後漢書左雄傳注。或謂前漢多言師法。而後漢多言家法。師法家法。名可互施。然學必先有所師。而後能成一家之言。若論其審。則師

法者溯其源。家法者衍其流。其間蓋微有不同。章句初四年詔曰漢承秦廢嚴儒術立五經爲家法。今以漢書儒林傳證之。凡言某經有某氏之學者。大抵皆指師法。凡言某家有某氏之學者。大同之說。今以漢書儒林傳證之。凡言某經有某氏之學者。大抵皆指師法。凡言某家有某氏之學者。大抵皆指家法。如易有施孟梁丘之學。此爲師法。施家有張彭之學。孟有翟白之學。梁丘有士孫鄧衡之學。則家法也。尚書有歐陽大小夏侯氏學。此爲師法。歐陽有平陳之學。大夏侯有孔許之學。小夏侯有鄭張秦假李氏之學。則家法也。詩有魯齊韓。此爲師法。魯詩有韋氏學。又有張唐稽氏之學。齊詩有翼匡師伏之學。韓詩有王食長孫之學。則家法也。禮有大戴小戴慶氏之學。此爲師法。大戴有徐氏。小戴有橋楊氏之學。則家法也。公羊春秋有顏嚴之學。穀梁春秋有尹胡申章房氏之學。此爲師法。顏家有冷任之學。復有筮冥之學。則家法也。惟師又有師。如施孟梁丘同祖丁寬。故丁寬爲易之祖師。漢書孔安國始也。儒林傳丁寬易之始師。古家又有家。如山陽張生本魯詩之一家。而張家又有許氏學。推之各經。莫不皆然。真如幹旣分枝。枝又分枝。子旣生孫。孫又生孫。而先師皆出西漢。東漢但有後師。則宜其多言師法。一多言家法矣。官學私學者。以立於學官與不得立爲別。立於學官者。設博士。置弟子。不得立者。自相傳授而已。漢自孝文時。頗徵用文學之士。申公文帝時聞申公爲詩最精。以諱嬰皆以爲博士。見漢書禮元傳。韓嬰皆以

詩爲博士翟輔所謂文帝始置一經博士者也。而嶺固生亦以治詩孝景時爲博士。蓋仲舒胡毋生則以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井凡史。故文景之際。列於學官者。有詩與春秋兩經。因學紀開曰。故之漢。以詩爲博士。五經列于學官者。唯詩而已。成帝以經同生。爲然。孝文本好刑名之言。孝景復不任儒者。博士而餘經未立。今安景帝時已立春秋。則不止詩一經。而實太后又好黃老之術。雖置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逮乎孝武建元五年。五經博士始備。據漢書儒林傳贊。初書確有歐陽禮后易楊春秋公羊而已。因學紀開曰。武帝立五經而四經詩已立。魯齊韓三家之詩已立。文景間矣。案玩傳贊。同意以此四經初所立者。止歐陽后。至孝宣世。復立大小魯齊韓四家。後又增立也。案而詩經所增。故曰舉四主。戴二氏之旨。似失。容旨。夏侯尚書。大小戴禮。施孟梁丘易。殺梁春秋。至元帝世。復立京氏易。平帝時。又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劉歆移太常博士書曰。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指孟季宜。息帝復。此蓋西京官學之大較也。而劉歆又有孝文時諸子傳說立于學官之語。趙歧孟子題辭。亦謂孝文皇帝欲廣游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此則史記漢書并未之及。其爲實錄以否。不可知矣。起學歷史曰。林傳皆云文帝好刑名。博士具官。未有進者。然云。光武中興。愛好經術。亦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具官。豈復增置。五經未得何及。傳記恐非實錄。據續百官志。博士十四人。易四。施孟梁丘京氏尚書三。歐陽大小夏侯氏詩三。魯齊韓氏禮二。大小戴

氏，春秋二，公羊嚴顏氏。後漢書儒林傳，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毛禮大小四博士，故日知錄以爲衍一毛字，馮詒毛與丘形相近，或氏字之訛耳，且百官志皆佚，官傳爲之，當可據也。又徐防傳注引百官儀曰：易有施孟梁丘京房，亦有歐陽和伯夏侯勝，連詩有申公騶，問韓嬰。春秋有魯彭祖，齊安樂，禮有戴德。此十四博士皆今文之學。與西京宣元間略同。惟無穀梁春秋，而古文之學，則竝廢而不立。以平帝時王莽當政，其制不足循也。然至章帝建初中，仍詔高才生受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則雖不立學官，固已網羅遺逸，博存衆家矣。若夫私學，據漢書藝文志，易則民間有費高二家之說，費氏經與古文同，詩則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春秋則有鄒夾之傳，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據劉歆移博士書，古文尚書春秋左氏民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賈公膠東唐生之遺，致之儒林傳，賈公蓋受左氏傳於賈誼者。唐生蓋受古文尚書於都尉朝，朝又受之於孔安國者也。然河間獻王學舉六藝，嘗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而脩博士之選者，卽毛公與賈公，則此二家雖曰私學，在當時已顯矣。又儒林傳稱韓嬰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爲之傳，燕趙間好詩，故其易微，唯韓氏自傳之，斯又一私學也。

古文今文雖殊，然在漢初，古文不爲官學，所立博士，皆今文家，故爭論不起，自劉歆欲建立左氏春秋

及毛詩逸禮古文尙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其言甚切。諸儒皆怨恨。見劉平傳。帝時。王莽持政。莽好古文。又素重歆。於是歆之議始得申。東漢嗣興。尋復見廢。然其學既明。諸儒治者遂多。而爭論亦遂烈。建武中。尙書令韓歆上疏。欲爲費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詔下其議。博士范升對曰。左氏不祖孔子。而出于丘明。師徒相傳。又無其人。且非先帝所存。無因得立。遂與韓歆及太中大夫許淑等互相辯難。退而奏曰。近有司請置京氏易博士。羣下執事。莫能據正。京氏既立。費氏怨望。左氏春秋。復以比類。亦希置立。京氏已行。次復高氏春秋之家。又有騶爽。如令左氏費氏得置博士。高氏騶爽。五經奇異。并復求立。各有所執。乖展分爭。將恐陛下必有厭倦之聽。今費左二學。無有本師。而多反異。雖設學官。無有弟子。奏立左費。非政急務。謹奏左氏之失。凡十四事。時難者以太史公多引左氏。升又上太史公遠戾五經。繆孔子言及左氏春秋。不可錄三十一事。見范陳元傳。陳元聞之。乃詣闕上疏曰。陛下知丘明至賈。親受孔子。而公羊穀梁傳聞於後世。故昭立左氏。今論者沉溺所習。詭守舊聞。固執虛言。傳受之辭。以非親見實事之道。左氏孤學。少與。遂爲異家之所覆冒。臣元竊見博士范升等所議左氏春秋。不可立。及太史公遠戾凡四十五事。案升等所

言前後相違。所謂小辨破言小言破道者也。留思聖藝。眷顧儒雅。分明黑白。建立左氏。使後進無復狐疑。則天下幸甚。書奏。下其議。范升復與元相辨難。凡十條。上。帝卒立左氏學。以李封爲博士。於是諸儒以左氏之立。論議譴諱。自公卿以下。數廷爭之。左氏復廢。見陳元傳詔於建初。肅宗特好古文。尙書左氏傳。時賈逵治古學。詔逵出左氏傳大義。長于二傳者。逵于是具條奏之。擢出左氏三十事。尤著明者。以爲斯皆君臣之正義。父子之紀綱。又言左氏與圖讖合。書奏。帝嘉之。逵又爲帝言古文尙書與經傳爾雅。詰訓相應。詔令撰歐陽大小夏侯尙書古文同異。遠集爲三卷。帝善之。復令撰齊魯韓詩與毛氏異同。并作周官解故。見賈逵傳而李育者。少習公羊春秋。嘗讀左氏傳。雖樂文采。然謂不得聖人深意。以爲勗世陳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而多引圖讖。不據理證。于是作難左氏義四十一事。建初四年。詔與諸儒論五經于白虎觀。育又以公羊義難賈逵。往返皆有理證。見李育傳其後何休亦治公羊。作解詁。嘗以春秋駁漢事六百餘條。妙得公羊本意。又與其師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難二傳。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見何休傳而服虔又以左傳駁何休之所駁漢事六十條。見服虔傳鄭玄亦作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何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見鄭玄傳許慎撰五經異義。多從古文說。康成復作駁五經異

義以難之。凡此皆古今學爭論之大略也。雖然，自其末流觀之，古今學固若不相入矣。而當古文未出之先，漢初故老，其傳授雖以今文，其誦習多在秦火以前，虛無不通古文者，如張蒼之治春秋，左氏歷譜五德，賈公之獻樂書爲周官大司樂章，此明爲古文無論矣。卽如叔孫通制禮，天子無親迎之禮，宗廟有日祭之禮，與左氏義同。五經異義云：禮賦或天子親迎春秋公羊說自天子至庶人皆當親迎左氏說天子至庶人無親迎之禮。侯有故若疾，得則使上痛避上公臨之。高案：高口時，皇太子始起，叔孫通制禮，以爲天子無親迎從左氏義。又云：古春秋左氏說古者先王日祭于祖考，月祭於曾高，時享及二饋，歲禋于壇，禘及如宗，石室議家叔孫通宗廟有日祭之禮，知然矣。朝儀，廷陛陳步騎之衛，文武正東西之鄉，與周官義同。史記叔孫通傳：及樂宮成，隨侯率臣皆朝。廷中陳車騎，步卒衛宮，設兵設旗，傳言趨殿下，卽中央陛，陛數百人，案曲卽周禮所謂虎在階之制也。又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兩方，東傳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傳大夫，行後九賓，風句傳于諸司士，朝士之職，正朝儀之尊，贊贊殿之禮等也。是亦用古文也。伏生大傳內多佚禮之文，賈子新書中多左國之說，是亦用古文也。古文既出之後，雖不立學，而今文諸節雜采古文，則往往而有。如尹更始以治穀梁春秋爲議郎，又受左氏傳，胡常亦以治穀梁爲博士，又傳左氏及古文尙書。此明爲古文無論矣。卽如甄奉節丹治齊詩者也，而奉上書言春秋忌子卯。此說見左丹上書引天威不遠，顏咫尺。見左傳，並出左氏。韋孟翼勝治魯詩者也，而孟翼諫詩稱肅肅我祖，國自家章。卽用左傳翼勝論事言。卽九年，並出左氏。韋孟翼勝治魯詩者也，而孟翼諫詩稱肅肅我祖，國自家章。卽用左傳翼勝論事言。

春秋書叔孫僂如。此事見左傳成公十六年。亦出左氏。則皆古文也。賈禹治公羊。而五經異義引禹說。謂王者宗有德廟不毀。宗而復毀。非尊德之義。與古文尙書同。李尋治齊詩。而引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讀至黜陟爲句。與史記同。亦變與古文之說也。漢書儒林傳司馬遷從孔安國問故。遷書曰魏與禹以洪造。明是今文說。至爾。可見西京今文雖盛。而與古文未嘗不可通。訖乎東漢。爭論既起。其界始嚴。然爭論自爭論。而古今學兼治者。則較西京爲尤多。如孫期習京氏易。又習古文尙書。張弼能誦春秋左氏傳。又以大夏侯尙書教授。尹敏初習歐陽尙書。後又受古文。兼善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鄭與少學公羊春秋。晚又善左氏傳。乃至賈逵許慎。專以古學者也。而逵則兼通五家穀梁之說。又以大夏侯尙書教授。慎之五經異義。其說九族。則不從古尙書說。而從今禮戴尙書歐陽說。其論諸侯無去國之義。則不從左傳說。而從公羊說。李育何休。專以今學者也。而育既頗涉獵古學。休之公羊解詁。亦多本毛詩。兼引佚禮。至于鄭玄。更大破古今之界。初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通京氏易公羊春秋。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尙書。復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從質諸疑義。故其注儀禮則並存古今文。注周禮則多用王制。箋毛詩則多用三家之說。注古文尙書則多用尙書歐陽氏。

說以今文注古文。蓋又前此諸儒所未有也。大抵守文之徒。滯固所稟。而通人則鄙其固。賈馬許鄭號大儒。正以其不面一犛耳。苟悅申鑿有言。仲尼作經本一而已。古今文不同。而皆自謂與本經。古今先師義一而已。異家別說不同。而皆自謂古今。仲尼選而應質。昔先師沒而無聞。將護使祈之者。明乎此。則知古今本出一源。立言惟求其當。比而論之。必有可參。苟各習其師而莫之或徙。則真荀子所謂古爲蔽今爲蔽者矣。

齊學魯學之名。雖見於西京。然惟宣帝甘露中。召五經名儒。平公羊竅梁同異。各以經處是非。餘如詩論固亦有齊魯之說。而不聞異同之辨。不如古今文之聚訟紛如也。顧一加尋繹。則兩派亦微有不同。大抵齊學尚恢奇。魯學多迂謹。案太史公論梁齊魯之異。其作證家於齊曰。洋洋乎固大國之風也。於魯曰。漆漆而之間斷。斷知也。以澤澤而齊以斷斷。魯亦一恢奇之說。齊學喜言天人之理。魯學頗守典章之遺。蓋當戰國時。齊有騁衍善談天。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其語闕大不經。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因載其祿祥度制。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於是流風所被。至漢不替。故易則孟喜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詐言其師田王孫且死時。枕其齋獨傳之。京房以明災異得幸。其易受之焦贛。而延壽獨得隱士之說。又託之孟氏。梁丘賀從京房受

易。顧師古曰。別一京房者。楊何弟子。而賀則宣帝時以善筮有應。繇是近幸。別有高相治易。專說陰房。非蓋延弟子。

陽吳異。自言出于丁將軍。并見漢書。伍林傳。夫丁寬楊何田王孫。其學皆出於齊之杜田生。雖詐言託言自言。

非必本真。然必由易經齊學有吳異之說。故諸家緣傳以爲名也。尙書則伏生大傳有鴻範五行傳。夏

侯氏行之于前。劉向敘之于後。而倪寬初見武帝。語經學。上曰。吾始以尙書爲樸學。弗好。及聞寬說。可

觀。乃從寬問一篇。可知寬說必有新異可喜者。故上言云然。寬之學卽傳自伏生。而歐陽夏侯之所從

出也。詩則齊詩五際。翼奉以之言政。陳師曰。齊詩之學。宗自有三曰。四曰。五曰。六曰。皆以明天

齊先亡。蓋爲魯師。而翼奉存其百一。且其說多春秋則董仲舒以公羊吳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居

出詩。韓。蔡。邕。推。原。數。微。依。管。蓋。齊。學。所。本。也。春秋則董仲舒以公羊吳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居

舍著吳異之記。斯竝上探象緯。下明人事。或經之以八卦。或緯之以九疇。或測之以九宮。或驗之以九

數。雖所執各殊。而其同爲天人之學則一也。魯當秦漢之際。陳涉爲王。魯諸儒則持孔氏禮器往歸之。

及高帝誅項籍。引兵圍魯。魯中諸儒尙講誦習禮。弦歌之音不絕。所謂聖人遺化。好學之風。愈于它俗。

故雖處危亂。猶能守而弗失。惟叔孫通善變。旣降漢。迺服短衣楚製。其後欲起朝儀。徵魯諸生。魯有兩

生不肯行。叔孫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時變。見史記。孫通傳。此卽魯學迂謹之證。惟其迂謹。故動必依禮。

魯穆生爲楚元王客，禮遇不設，遂謝病去。元王傳楚王式治魯詩，徵爲博士，諸大夫博士共持酒肉勞之。江公心嫉式，謂歌吹諸生曰：歌騶駒，式曰：聞之于師，客歌騶駒，主人歌客毋庸歸。今日諸君爲主人，日尙早，未可也。江翁曰：經何以言之？式曰：在曲禮。江翁曰：何狗曲也？式亦謝病免歸。見漢書然魯學之勝於齊學處，亦在謹守。是以申公爲詩經訓故，疑者則闕弗傳。王式以魯詩授弟子，問經數篇，式謝曰：聞之于師，具是矣。故其弟子亦頌禮甚嚴。蓋說有法，疑者丘蓋不言。藝文志稱齊韓二詩，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爲近之。蓋謂是也。而諸習典章，則亦以魯學爲勝。魯高堂生博士禮而魯徐生善爲容。孝文帝時，徐生以容爲禮官大夫，是後能言禮爲容者由徐氏。申公本以詩名，而趙綰請立明堂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是上使使迎申公，舍魯邸，議明堂事。並見史氏傳事雖旋廢，申公必諳習可知。蓋不獨叔孫朝儀爲漢立一代之法也。其後劉歆請立古文尙書，左氏春秋及逸禮諸經，亦爲魯學。故至東京，魯學之緒，賴以不墜。惟此之魯學，以得自魯壁，皆爲古文，又與今文魯學有殊。而說緯之說，則濫觴於齊學。何休鄭玄，並援緯書以說經。休治公羊，本爲齊學。玄注易闡爻辰，注三禮引緯書尤多。其於緯或稱爲傳，或稱爲說，且爲之作注。世或以此爲康成詁病者，不知康成亦

齊人其涵濡固有素也。近人乃遂有謂齊學多今文家言，魯學多古文家言，齊學存微言，魯學明故訓者。專以此爲別，又非篤論已。

師法家法爲漢儒所最重。其見于兩漢書者，張禹傳，諸儒薦禹，詔蕭望之問禹，對易及論語大義，望之善焉。奏禹經學精習有師法，可試事。吳良傳，東平王蒼上疏薦良曰，齊國吳良治尙書，學通師法，經任博士，行中表儀。此薦舉重師法也。甄奉傳，元帝問奉善日邪時孰與邪日善時，奉對引師法五行志，朱博爲丞相受策，有大聲如鐘鳴，上問李尋，尋對引師法，此對問重師法也。左雄傳，雄上言郡國所舉孝廉，請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此察孝廉重家法也。賈帝紀，本初元年夏四月，令郡國舉明經，年五十以上七十以下詣太學，自大將軍至六百石，皆遣子受業。四姓小侯先能通經者，各令隨家法，此舉明經重家法也。又宦者蔡倫傳，元初四年，帝以經傳之文多不正文，乃選通儒謁者劉珍及博士良史詔東觀，各饜校家法，令倫暨典其事，是則正文定經文亦重家法矣。至若互相傳習，則尤非有師法不足以名其學。故胡毋生傳云，董生弟子唯鯨公守學不失師法。李尋傳云，尋治尙書，與張孺鄭寬中同師，寬中等守師法教授。卓茂傳云，茂元帝時學於長安，事博士江生習詩禮，究極師法，稱爲通儒。劉寬傳注

引謝承書云。寬少學歐陽尚書京氏易。尤明韓詩外傳。皆究極師法。是其證也。其不守師法者。則同門相與攻之。朝廷亦不之用。如儒林傳釋。孟喜得易家徒陰陽吳翹書。詐言師田生且死時枕喜膝。獨傳喜。諸儒以此趨之。而同門梁丘賀疏通證明之曰。田生絕于施讐手中。時喜歸東海。安得此事。後博士缺。衆人薦喜。上聞喜故師法。遂不用喜。又蜀人趙賓好小數書。後爲易飾易文。以爲箕子明夷。陰陽氣亡箕子。箕子者萬物方蓂茲也。賓持論巧慧。易家不能難。皆曰非古法也。云受孟喜喜爲名之。後賓死。莫能持其說。喜因不肯徇。以此不見信。又京房受易焦延壽。延壽云管從孟喜問易。會喜死。房以爲延壽易即孟氏學。覆敎白生不肯。皆曰非也。卽此可見師法之嚴矣。而徐防永元十四年上疏云。伏見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修家法。以違師爲非義。意說爲得理。說非留書實選本意。則更專以家法責之博士。蓋以家法之明。本明于博士也。惟劉歆移博士書有曰。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夫師而非往古。觀此。其意雖在立古文。實欲學者治經宜返求諸本經。而不可專信師說。論衡曰。儒者說五經多失其實。前儒不見故。後儒不傳而不經。實本沒而不見。五經並失其實。此亦謂師說之不可專從也。宜其書出爲衆

儒所黜，罪以改亂，舊章矣。然如范史所云：「經有數家，家有數說，分爭王庭，樹朋私里，至有私行金貨，定蘭台漆書經字以合其私文者。」則家法末流之弊，蓋亦不勝其慨。子駿之言，詎可奪哉。

官學私學之分，既視博士爲定，則漢之博士，實兼官師之職。綜政教之權，與周之以司徒、邦、教、秦、以吏爲師，其制略同。白雲曰：夫五經亦漢家之所立，儒生若欲當文景之時，博士猶少，尙爲其官。及武帝罷黜百家，表章六經，學乃定於一尊，博士教乃歸於一律，登進人材，以通經爲第，仕乃出於一途，著之功令，類爲教條，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漢書儒林傳贊曰：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詔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寔盛，支葉蕃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衆至千餘人。申公傳云：申公始授經居家教，蓋祿利之路然也。觀此，可知當時上以官祿而勸經，下爲祿利而習經，故經之官學，遂爲梯榮致顯之捷徑。凡儒生之肄經者，莫不游學京師，受經博士。武帝時，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昭帝時，增滿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元帝更爲設員千人。成帝末，增弟子員三千人，其由是而出者，行雖不備，猶得補官。申公傳云：其學官弟子行雖不非是者，雖經明行修，名亦不顯，故終西漢之世，惟官學大昌，而位愈高者，則徒衆亦愈盛。治餘考者有許商，其弟子

自表上師家大夫博士即吏爲許氏學者各從門人會車數百兩又快飲與卒皆爲博士德與尤盛齊詩者有籍昌爲鄭學昌授張節皮宮皆至大官徒衆尤盛治詩者有左成爲郡守九卿徒衆以爲可籍尤盛官至大司徒治經學魏晉至大官徒衆尤盛治公羊春秋者有左成爲郡守九卿徒衆以爲可籍以相授也。東漢亦甚崇官學。分立十四博士。太常差次總領。修起太學。稽式古典。服方領。習矩步者。委它乎其中。順帝本初中。游學增盛。至三萬餘生。名師教授。勳以百千萬計。其見於後漢書儒林傳者。劉昆以施氏易教。弟子恆五百餘人。注丹以孟氏易教。徒衆數百人。楊政張興竝以梁丘易教。政亦數百人。與弟子自遠至者著錄且萬人。歐陽歆世傳伏生尙書。教授數百人。曹會從歆受尙書。門徒三千人。牟長習歐陽尙書。諸生講學者常有千餘人。著錄前後萬人。長子紆又以隱居教授。門生千人。宋登亦傳歐陽尙書。教授數千人。魏應以魯詩教。徒衆常數百人。著錄者數千人。薛漢世習韓詩。教授常數百人。杜撫受業於漢。弟子千餘人。丁恭周澤甄宇樓望程會竝習公羊嚴氏春秋。恭諸生自遠方至者著錄數千人。澤與宇門徒常數百人。宇傳子普。普傳子承。講授亦數百人。望教授諸生著錄九千餘人。會講授。顧奉等數百人。常居門下。張玄習顏氏春秋。弟子著錄千餘人。蔡玄學通五經。門徒常千人。其著錄者萬六千人。而儒林傳外。方術傳載廖扶習韓詩。歐陽尙書。教授常數百人。唐校習京氏易韓詩。顏

氏春秋教授常百餘人。又姜肱傳。肱博通五經。兼明星緯。士之遠來就學者三千餘人。桓榮傳。榮習歐陽尚書。教授徒衆數百人。榮孫馮。馮孫典。傳其家學。弟子傳業者亦各數百人。丁鴻傳。鴻從桓榮受尚書。門下益盛。遠方至者數千人。王良傳。良習小夏侯尚書。教授諸生千餘人。承宮傳。鄉里徐子盛者。以春秋經授。諸生數百人。張奐傳。奐學歐陽尚書。以黨罪禁錮。閉門不出。徒千餘人。其他見于荀悅出承之。以上諸儒。或出或處。或顯或隱。固各不同。而其所傳授之經。則皆掌之博士。立於學官者也。量其流布之廣。視西京蓋有加焉。惟董鈞習慶氏禮。教授門生百餘人。曹光及其子授亦習。臣兵學而傳授不同。孔僖世傳古文尚書毛詩。其子季彥守其家業。門徒數百人。楊倫亦習古文尚書。講授於大澤中。弟子至千餘人。顏容善春秋左氏。避亂荊州。聚徒千餘人。謝該亦明春秋左氏。爲世名儒。門徒數百人。見傳。馬融兼通費氏。易古文尚書毛詩。周官左氏春秋。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見鄭此之諸經。文西京實立學。今實古文。皆在東京。皆未得立。左氏皆殆可謂之私學。而傳授亦頗盛。特不可與官學校耳。然至季世。則易之趨孟梁丘京氏微而殺氏顯。尚書之歐陽大小夏侯微而古文顯。詩之齊魯韓三家微而毛詩顯。禮之大小戴慶氏微而大小戴顯。其所傳授。而周官古禮顯。春秋之公羊穀梁微而左氏顯。凡東西兩京之

故是也。一稱解故。又或稱故訓傳。如書有大小夏侯解故。詩有毛詩故訓傳是也。有曰徵者。顏師古曰。徵如春秋有左氏徵。張氏徵。虞氏徵。傳是也。案釋氏徵。張氏徵。有曰說者。韋渾太子曰。說如丁寬。作易說。詩有魯說。韓說。禮有中庸說。論語有齊說。魯說。孝經有長孫氏說。江氏說。翼氏說。后氏說。是一或稱說義。如書有歐陽說義是也。有曰記者。如書有劉向許商五行傳記。樂有王禹記。春秋有公羊雜記。公羊顏氏記是也。有曰章句者。如書有歐陽大小夏侯章句。春秋有公羊穀梁章句是也。至於東漢立名益繁。傳故說記章句而外。有曰注者。孔穎達曰。注者。傳也。言為之。釋說。使其義著明也。又曰。蔡。解者。是。佩以爲自。漢以前。爲。傳。自。漢以後。爲。注。其義非也。實公。彥曰。注者。注義於經下。若本之法。物亦名爲著。取者。明。經。職。者。也。又曰。注者。於。經。之。下。自。注。已。爲。使。經。義。可。申。故。云。注。也。劉。知。幾。曰。傳。者。釋。也。而。經。釋。經。此。二。名。其。歸。一。揆。如。張。楷。作。尙。書。注。鄭。玄。作。周。易。尙。書。儀。禮。周。官。禮。記。注。是。也。有曰通者。如易有注君通。杜撫作。韓詩題約義通是也。有曰箋者。如鄭玄毛詩箋是也。六藝曰。注。詩。宗。毛。爲。主。毛。同。經。下。已。爲。使。可。識。別。也。孔。穎。達。曰。鄭。以。毛。學。密。得。遺。楊。斯。實。所。以。表。明。毛。意。也。其。事。故。特。得。爲。箋。位。經。結。所。遺。亦。故。訓。之。注。後。漢。書。注。曰。箋。也。鄭。成。毛。義。也。又。案。博。物。志。謂。毛。公。嘗。爲。北。海。郡。守。安。是。鄭。人。故。然。成。生。于。漢。末。方。錄。敬。于。四。百。年。前。之。太。守。殊。無。所。取。有曰學者。如何休公羊解詁。又稱何休學是也。博乃志曰。何休學。有不解者。或答曰。休。誰。許。受。學。于。有曰釋者。如謝該左

氏釋是也。這安中河東人樂詳在左氏經說數十有曰刪者。如鄭衆作春秋刪。孔奇作春秋左氏刪是也。孔奇傳注劉焯其義也。並說子奇字有曰略者。如景鸞禮略是也。鄭衆禮內外有曰問者。如荀爽作公羊問是也。有曰難者。如曹充作慶氏禮章句辨難。張奐著尚書記難是也。有曰解者。如伏黯作齊詩解說。服虔作春秋左氏傳解是也。有曰條例者。如鄭與賈徵顏容竝作左氏條例是也。有曰訓旨者。如衛宏從杜林受古文尚書。爲作訓旨是也。有曰異同者。如賈逵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馬融著三傳異同說是也。其他若趙陟詩細。何休公羊墨守。後說注音公羊之義。不左氏音義梁廢。夫名頗殊說。而景鸞作易說及詩解。文句兼取河洛。以類相從。名爲交集。尤爲僂見。要之立名雖繁。而通行之體。則不外乎傳注章句三者。別有證學圖學。如鄭玄詩經三禮圖之類。綱舉目張。方鮮思寡。蓋亦與經說相發明者也。

漢儒治經。固各有其師法家法。而釋經之體。則大約可分爲數類。其一以經解經。如費直治易亡章句。徒以象象繫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魏略劉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經傳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見魏元此以本經解本經者也。又如毛公詁詩。多用爾雅鄭玄箋詩。廣引禮經。此以他經解本經

者也。其一以字解經。如孔氏有古文尙書。孔安國以今文讀之。見儒林傳考論其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古定。孔氏尙書劉向明尙書。推三家尙書及古文。是正文字三百餘事。名曰中文尙書。見劉向傳皆是此例。而段

玉裁謂漢人作注。於字發疑正讀。其例有三。一曰讀如讀若。二曰讀爲讀曰。三曰當爲。讀如讀若者。擬

其音也。古無反語。故爲比方之詞。讀爲讀曰者。易其字也。易之以音相近之字。故爲變化之詞。當爲者。

定爲字之誤聲之誤而改其字也。故爲救正之詞。案此於以字解經。言之尤析。觀夫賈逵定弟圖之異

字。詩齊子豈弟。古文尙書以弟爲圖。正義云。洪範稽疑。論卜兆有五曰圖。注云。圖何休辨登得之同

聲。公羊傳五年傳曰。公孫爲道。曰。魚登來者也。注登讀音得來。得來之

文。盡著之篇。則其大較可知也。其一以師說解經。如毛公詩傳。則有仲梁子孟仲子高子之說。公羊穀

梁二傳。則有子沈子司馬子女子北宮子尸子之說。公穀二傳初皆口授。至漢始著而鄭玄注周官。亦

多引杜子春說鄭司農說。是其證也。其一以事義解經。如韓嬰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又推易意而

爲之傳。今易傳詩內傳。雖無可攷。韓詩外傳尙存。大抵先立一事。而引詩語爲案。斷蓋發揮經旨。成一

家言。雖依經以立論。而離經而爲書者也。又如趙驥作詩細。蔡邕讀之而歎息。以爲長于論衡。今詩細

雖無可攷，然竊以論衡擬之，則亦必博洽可資談助，或與韓詩外傳之體同矣。雖然，釋經之體，雖兩漢多同，而或繁或簡，則得失互見。漢書藝文志曰：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文，庶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悉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至于二三萬言，後進彌以馳逐，故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也。范曄後漢書亦曰：自秦焚六經，聖文缺絕，而守文之徒，固所寔異，相與紛紜，互相詆毀，遂令經有假案，家有異說，信然。藝文及東京學者，亦各名家，而說章句多者，或乃百餘萬言，學徒勞而少功，後生疑而莫正。蓋經說過繁，經義或反因之而晦。倪申公詩訓疑者，弗傳，后倉說禮止數萬言，丁將軍易說亦僅三萬言，訓故舉大誼而已，魯不所謂浮華無用之言，不陳于前。漢初諸儒，尚足以當之。惟小夏侯建師事夏侯勝，及歐陽高，左右采獲，又從五經諸儒問，與尚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具文飾說，勝非之曰：建所謂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勝為學疏略，難以應敵，卒自顯門名經。見漢書儒林傳而信都秦恭延君，受小夏侯說文於張山拊，復增師法至百萬言。見漢書儒林傳桓譚新論亦言：秦近君能說堯典，篇目兩字之說，至十餘萬言，但說曰：若稽古三萬言，延與近形相似，實卽一人。孟堅之言，殆爲秦恭而發。夫說經而以應敵爲務，小夏侯之見已差，恭又從

而增之。斯去道愈遠矣。王充論衡稱王莽之時，省五經章句，皆爲二十萬。博士弟子郭路，夜定舊說，死于燭下。則知西漢末年，各經經說，蓋無不繁者。故光武即位之後，亦有減省五經章句之議。後漢書中元元年詔省五經章句類多遺缺故省又四林傳光武東漢則袁京習京氏易作難記三十萬言周防召見鄭興詔命定春秋章句去其復可以授皇太子

受古文尙書撰尙書雜記四十萬言。朱普歐陽尙書章句四十萬言。桓榮以普章句浮辭繁長，洩爲二十三萬言。榮子郁復刪省，定成十二萬言。牟氏尙書章句有四十五萬餘言。後漢書張奐傳注謂此即事夏侯勝經爲段高授李初爲博士因皆得有章句悉此牟氏章句爲牟是作長說祖時爲博士因皆得有章句者也張奐亦以其浮辭繁多，減爲九萬言。然奐自著尙書記難亦三十餘萬言。伏悲治齊詩，以父蹄章句繁多，乃省簡浮詞，定爲二十萬言。張霸就樊榘受嚴氏公羊春秋，以僭刪嚴氏春秋猶多繁辭，乃減定爲二十萬言。是雖未至一經說至百餘萬言，而一刪再刪，猶有此數。所以通人惡煩，羞學章句也。爲難傳雖少而好學不爲章句訓詁而已固固好博覽而不守章句。此數君皆漢之通儒也。夫以鄭玄大儒，循注羣經，凡百餘萬言，通人猶譏其繁，則一經以過繁蒙說，固其宜矣。徐幹中論有曰：凡學者大義爲先，物名爲後，大義舉而物名從之，然鄙儒之博學也，務於物名，詳於器械，矜於詁訓，摘其章句，而不能統其大義之所極，以獲先王之心，此無

異乎女史誦詩內豎傳令也。故使學者勞思慮而不知道。費日月而無成功。故君子必擇師焉。見治學篇
乎。漢代爲經學昌明之代。漢儒多通經致用之儒。徒以經說之繁。遂使孟堅戒之於前。偉長申之
然則後之拾漢儒之緒餘。支離漫衍。矜奇炫博。而以漢學爲名高者。可不知所反乎。

第七篇 魏晉之經學

兩漢經學之盛。初本皆在官學。官學掌之博士。博士傳之太學諸生。及桓靈之間。黨議禍起。太學首難。其難所誅黨人。十九皆太學生也。官學之徒。一時幾盡。黨人既誅。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廢。或隱居鄉里。閉門授徒。從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天下分崩。人極苟且。綱紀既衰。儒道尤甚。於是學乃不在朝而在野。教乃不在官而在師。先是鄭玄亦坐黨錮。教授不輟。弟子數百人。見後訖黨禁解而玄已年近六十。最爲大師。弟子河內趙商等自遠方至者數千。鼠糧景從。如細流之赴巨海。京師謂康成爲經神。見前王粲曰。世稱伊雒以東。淮漢以北。康成一一人而已。咸言先儒多闕。鄭氏遺備。張融爲魏博士曰。玄注淵深廣博。兩漢四百餘年。未有侔於玄者。見唐元行冲釋疑所引范曄亦曰。鄭玄經傳洽孰。稱爲純備。齊魯問宗之。見玄傳故漢魏之交。鄭學之勢。幾奔走天下。皮錫瑞云。鄭君固通博。大話所不包。舉論竊然。鄭之不復會此。遺大小夏侯之書。不行矣。鄭詩箋行。口魯齊律之詩。不行矣。鄭禮注行。而大小戴之禮。不行矣。鄭論語注。行而齊魯論語。不行矣。鄭師增曰。鄭君博稽六藝。粗覽傳記。所治各經。不名一節。參酌今古文。與博士

之經不盡合然崇崇其書不背功令又以著述治仕吳則有程秉述事鄭君見者周易傳向書較論類

入蜀則有昭烈帝容自言周旋鄭康成間而姜維武夫亦好鄭氏學見蜀志雖吳有虞翻奏鄭玄辭尙書

違失四事又謂玄易注未得其門難以示世又言玄所注五經遠義尤甚者百六十七事不可不正凡

志漢書然其說不行於中州顏氏家訓稱王粲集中有難鄭玄尙書事然其事不詳今集亦不載今唐

元行中釋疑謂王粲曾求玄所學得尙書注過而思之只四而據隋書經籍志有王粲尙書釋問唐藝

文志云王粲問田瓊韓益正田瓊者固康成弟子魏時官爲博士者也見鄭志蓋鄭學之所以特盛實由

門人衆多足以應敵其後王肅善賈馬之學不好鄭氏其所論駁朝廷典制郊祀宗廟喪紀輕重凡百

餘篇專與鄭氏立異復集聖證論以觀短玄而鄭學之徒孫炎王基馬昭等則駁王中鄭見鄭志安孫傳

然授學鄭玄之門人得東州大信見王基傳王肅者防經短玄故陰定朝儀改易鄭玄舊說而基據持玄禮

春秋三傳因即稱儒注又王基傳云王肅者防經短玄故陰定朝儀改易鄭玄舊說而基據持玄禮

常與執對見鄭志子孫規玄數十百件守鄭學者時有中即馬昭上書以爲鄭學他如蔣濟亦嘗難

鄭玄注祭法義旨雖有可求而語似俳諧未爲典據見魏志鄭學初不因是少衰乃至魏晉朝賢辨

論時事鄭氏諸注無不撮引者見李經追論說經矣惟王肅以託烟司馬氏之故西文通司馬文王即

所爲尙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周官禮注喪服經傳注喪服要記毛詩注毛詩義取毛詩同義左氏傳注春秋外傳學句字經釋論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周禮易春秋魏時皆列於學官。又有司馬宣王之奏李紱奉詔令諸儒注述學經以爲說爲故正始六年詔故司徒王朗所作易傳令學者得以課試。甘露元年高貴鄉公臨幸太學問諸儒經義帝雖執鄭說而博士之對則以肅義爲長。魏志命講尙書同曰鄭玄王肅云爲頌考古道而行之二義不同何者爲是博士與峻對曰洪範魯三人占從二人之言買馬及肅皆以爲頌考古道以法範言之肅義爲長帝曰仲尼言峻天爲大唯峻則之冕之大美在平則天順臣亦遂師殿未喻大義。又蜀有李讓著古文尙書毛詩三禮左氏傳皆依雜買馬異于鄭玄與王氏殊隔初不見其所造而意歸多同。志見蜀是亦足爲王學張目。故於此際王學幾欲奪鄭學之席。然康成既雅有重名。子雍以後進而思捷快恐不相勝。乃僞造孔子家語孔叢子以爲其聖證論之根據。斯則欲蓋彌章。宜貽譏於後世耳。

常鄭王兩派相攻之際。而魚豢魏路所推爲當代儒宗者。則爲董邈賈洪邯鄲淳薛夏隗廋蘇林樂詳等七人。此七君者。邯鄲淳蘇林樂詳黃初中皆爲博士。淳善若雅蟲篆許氏字指。林亦博學多通古今字指。凡諸書傳文間危疑。林皆釋之。詳嘗從謝該同左氏疑難諸要撰左氏樂氏問七十二事。于時太

學初立有博士十餘人。學多偏狹，又不敦悉，略不親教，備員而已。惟詳五業並授，以是獨擅名於遠近。門徒數千人。董遇賈洪並特精左氏傳，遇更爲作朱墨別異，於治經開一新法。又撰周易章句。魏蔚所習較博。魚豢從問左氏傳，解答左氏直相研書耳，不足精意。豢因從問詩，請說韓昶魯毛四家義，不復執文。有如魏應，又撰作諸經解數十萬言，惟辟夏其學不詳，比而觀之，邯鄲蘇氏皆爲古文之學。諸通左氏傳者，亦古學也。魏氏則古今學兼通之，要皆自足名家，無與于鄭學也。七君而外，周生烈學精不仕，著有春秋左氏傳注論語義例，杜寬于經傳之義，多所論駁，皆草創未就。其就者有刪集禮記及春秋左氏傳解。見魏志虞信著春秋穀梁傳注左氏傳說要及理何氏漢議，其穀梁注晉泰元立穀梁博士用之。至齊稽謫，見南齊書今穀梁疏于范注之略者，每引謫注補之，則三君固亦當時名儒矣。至王弼何晏出，祖尙玄虛，以老莊之說釋經，則又別爲一派。晏撰周易私宦周易講說，見唐書裴徽謂其神明精微，言皆巧妙，巧妙之志，殆破秋家，自言不解易九事，而管輅見晏，則謂晏說易生義美而多僞，今其書已佚。王應麟曰：晏以老莊說易，每小弼作周易注，雖所據者爲費氏易，與鄭君同，而舍象數以言理，說解迥異。世傳王弼注易，射木爲鄭玄象，見其所說，謂弼以附會之辨，而欲籠統玄旨，雖有

可觀者焉。恐將泥夫大道。是在當時亦有逸言。然其書則大顯。餘如鍾會劉邵嵇康阮籍之流。莫不喜說易。各有著作。鍾會周易神論周易經五體論劉者易皆屬老莊之風者也何晏又與鄭冲孫當曹義荀顛等撰論語集解雜采衆說并下己意正始中上之亦盛行于世自王易何論行鄭學二書轉爲所掩。是則王何雖不似王肅之明攻鄭君。而實隱爲鄭敵。蓋訓詁之難精。不如義理之易了。承學之士。避難趨易。勢有固然。然而漢儒家法。自王何乃大破矣。其時吳蜀學者。則猶有守家法者。吳如虞翻以納甲卦氣之說解易。上書自言高祖父光少治孟氏易。曾祖父成續述其業。祖父鳳爲之最密。考敬受本於鳳。豈有舊書。至翻五世。世傳其業。嘗以所著易注示孔融。融答書以探賂窮通許之。見吳志近儒或謂其升降卦變本諸荀慈明者。慈明荀書固亦爲翻所取。然其家學夙承。豈有緒也。謂注皆傳於現陸績易注。則爲京氏之學。京氏自言其易卽孟氏學。故績所述六爻發揮旁通卦爻之變。有與孟氏相出入者。績與虞翻友善。或當有相咨討者已。姚信易注。言乾坤致用卦變旁通九六上下。亦與虞氏相注。若應規矩。則亦治孟氏之易者也。續二書皆佚并見經典釋文佚又士燮少游學京師。事潁川劉子奇。治左氏春秋爲之注解。陳國袁徵與荀彧書。稱燮於左氏傳簡練精微。皆有師說。又尙書兼通古今。大義詳備。張昭

從白侯子安受左氏春秋。著春秋左氏傳解及論語注。諸葛瑾少游京師。治毛詩。尙書左氏春秋。張紘少入太學。事博士韓宗。治京氏易。歐陽尙書。又於外黃從濮陽閻受韓詩及禮記左氏春秋。嚴陵善詩書三禮。又好說文。著孝經傳。徵崇治易春秋左氏傳。射慈撰喪服圖及變除。唐固著國語公羊梁。梁傳注。韋昭注孝經國語。并見吳志及隋書經籍志。此雖不必專以經學名。而所治者多有師承可攷。獨則杜瓌著韓詩章句十餘萬言。許慈師事劉熙。善鄭氏學。治易尙書三禮毛詩論語。先主定蜀。慈與胡潛并爲博士。潛亦通喪紀五服之數。孟光好公羊春秋。來敏善左氏春秋。尤精於倉雅訓詁。好是正文字。尹默從司馬德操。宋仲子等受古學。皆通諸經史。又專精於左氏春秋。自劉歆條例鄭衆賈逵父子。陳元方服蔭注說。咸略簡述。不復按本。德明治尙書。兼通諸經及國緯。并見史記魯世家及國緯。莫由窺其梗概矣。

晉承魏緒。武帝崇儒興學。先儒典訓。賈馬鄭杜服孔王何顏尹之徒。章句傳注衆家之學。置博士十九人。見何遜。然尤重王肅。故晉初郊廟之禮。皆用王肅說。不用鄭義。而孔晁之於書禮。孫毓之於詩。復兼

于王。陳統雖難孫申鄭。隋書經籍志云尚書義問三卷鄭玄王肅及晉五經博士孔穎達又通典載鄭玄注云晉州刺史孫毓爲詩評毛鄭王肅莫能損也。王弼易注亦爲時所重。顏夷等亦有難輔嗣三家同異册於王徐州從事陳統與孫申鄭。易義見前。其說不傳。是二王者立說雖殊。而一則以板房之成。勢之所趨。一則以名理之說。俗之所尚。故就盛于時。其後齊學漸衰。而弼學猶如故。終晉之世。言易者無不援老莊以爲說。張璠集解所錄凡二十二家。注云爲易無互體論向秀爲易義疏。逯爲易義一云易注。趙貞爲明易論。荀爽爲易義七志。爲通如來經往論邢疏。張璠許通論。爲易義。宣舒或爲易義。或爲易論。大抵與王何流溢一氣。惟劉兆撰周易訓法。以正勸二體互通其文。見晉于寶易學。以卦爻配月或配日時。傳諸人事。以前世已然之迹證之。見中興書目。此則似別爲家。要亦與漢學絕異。至若杜預爲春秋左氏經傳解。又參考衆家譜第。謂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歷。備成一家之學。而所據前人之說。則皆沒其名。擬爲己有。范寧爲穀梁傳集解。其義精審。爲世所重。而多存舊說。不主一家。且序於三傳並証其失。今二書皆存。誠爲博洽通貫之作。然固不可以漢儒家法律之也。王接謂左氏辭義賾富。自是一家。查不主爲經發。公羊附經立傳。經所不查。傳不妄起。於文爲儉。通經爲長。何休訓釋甚詳。而黜周王魯。大體乖核。且志通公羊。而往

往還爲公羊疾病。乃更注公羊春秋。多有新義。見晉志斯則明攻漢學。其謂左氏不主說經。尤異說也。又若劉兆以春秋一經。三家殊塗。諸儒是非之議。紛然互爲讎敵。乃思三家之異。合而通之。作春秋闕人七萬餘言。皆論其首尾。使大義無乖。時有不合者。舉其長短以通之。又爲春秋左氏解。名曰全經。公羊穀梁解詁。皆納經傳中。朱書以別之。劉寔兼精三傳。正公羊以爲尙輒不應辭。以王父命。祭仲失爲臣之節。舉此二端。以明臣子之體。遂行于世。又撰春秋條例二十卷。汎籠合三傳爲之解注。撰春秋釋疑。見王長文以爲春秋三傳。傳經不同。每生詛議。乃據經推傳。著春秋三傳十二篇。見晉志此皆兼治三傳之學者。乃或調之。或正之。或通釋之。亦自我爲法。不同前人矣。卽郭璞之注爾雅。自謂綴集異聞。會萃舊說。錯綜楚孫。博闡羣言。則亦以雜比成書。是故魏晉經學。王何旣以名理易詁訓。杜范復以博采破題門。持較兩漢。得失誠未易評。然其自成爲魏晉之學。則可斷言。蓋亦經學之一大變也。雖然。入晉以來。篤守漢學者。亦非絕無人。如文立治毛詩三禮。常島治毛詩尙書。何隨治韓詩歐陽尙書。王化治三禮公羊。陳壽治毛詩三傳。李密治春秋左氏。任熙治毛詩京易。壽良治春秋三傳。李毅通詩禮訓詁。常寬治三禮春秋。見北齊書國志後魏志董景道明春秋三傳京氏易馬氏尙書韓詩。三禮之義。專遵鄭氏。

郭琦注殺梁京氏易。范隆著春秋三傳。撰三禮吉凶宗紀。虞喜釋毛詩略注。孝經。陳邵撰周禮評。崔游撰喪服圖。孟頫長于三禮法論語。孔坦通左氏傳。並見是其書雖不傳。學雖不顯。而史志所載。不聞創新立異。足證猶是漢學之遺也。自經永嘉之亂。易之梁邱施氏高氏亡。孟氏京氏有書無師。經與釋文京氏之易。人無傳者。案尙書之歐陽大小夏侯亡。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不過江東。韓詩雖存。無傳之者。禮則慶戴諸家。并多散亡。又無師說。並見附志及經。於是兩京博士之學。殆無嗣孽。逮江左中興。元帝修學校。簡省博士。皆三分置二。齊員十九人。省爲九人。計周易王氏。尙書鄭氏。古文尙書孔氏。毛詩鄭氏。周官禮記鄭氏。春秋左傳杜氏服氏。論語孝經鄭氏。博士各一人。太興四年。太常荀崧上疏。請增置鄭易博士一人。鄭儀禮博士一人。春秋公羊博士一人。殺梁博士一人。詔以殺梁腐淺不足置博士。餘如奏。值王敦之亂。不果立。宋書百官志曰。魏及晉四朝。置博士十九人。江左初減爲九人。皆不知學。河復分學五經。而謂之太學。博士國子助教十人。周呂尚。毛詩禮記周官。儀禮春秋左氏傳。公羊之說。各爲一經。臨西季經。爲一經。助教分掌。齊初助教十五人。江左以來。損其具。案此於魏晉官學。首之盛。詳觀此。則其時官學。輔嗣元凱。已與康成子慎。並時。南齊書。陸澄傳。得秦元王。唐易左氏。秦元取。學武帝時也。較且服鄭雖漢學。亦非博士之緒。後僭謂今文師法。由是遂絕者此也。其中古文尙書孔

氏。隋志謂東晉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經典釋文敘錄亦同。案武帝所置博士已有孔氏。而王肅所注今文尙書。其解大與古文相類。故或疑其書出王肅僞造。見丁晏尙書餘論。然攷孔穎達書正義。江聲亦以此疑。引晉書臯浦謚傳云。晉太保鄭冲以古文授扶風蘇倫。字休預。預授天水梁柳。字洪季。即謚之外弟也。季授埴陽臧曹。字彥始。始授郡守子汝南梅賾。字仲真。爲豫章內史。遂于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據此。則古文尙書本出于鄭冲。梅賾之獻本傳自臧彥始。隋志釋文所言。皆不若正義之有源委。今書考正。張所引或王隱。臧彥始等所撰之書。鄭冲與王肅同時。恐未必出于肅也。惟安國本絕已久。其書之爲依託。要無可疑。自宋迄今。真僞之爭。殆同聚訟。是又魏晉經學可議之一端也。

自典午南渡。河北淪于五胡。然衣冠世族之留仕北庭者。大有人在。故雖日尋干戈。而猶不廢庠序。考晉書載記。劉曜立太學於長樂宮東。小學於未央宮西。簡百姓年廿五已下十三已上。神志可教者千五百人。選朝賢宿儒明經爲學以教之。此漢之制也。石勒在襄國立太學。簡明經吏爲文學掾。選將佐子弟三百人教之。又增置宣文宣教崇儒崇訓十餘小學。于襄國四門。簡將佐豪右子弟百餘人以教之。又以裴憲傳暢杜徽領經學祭酒。勅親臨大小學。考諸生經義。立秀孝試經之制。既稱帝。命郡國立

學官。每郡置博士祭酒二人。弟子百五十人。石季龍又令諸郡國立五經博士。初勸置大小學博士。至是復置國子博士助教。又遣國子博士詣洛陽寫石經。校中經于秘書。國子祭酒孫熊注。殺梁春秋。列于學官。此趙之制也。慕容廆以平原劉讚僑學該通。引爲東庠祭酒。命世子毓率國胄束脩受業。毓尚經學。及即位。立東庠于舊宮。學徒甚盛。至千餘人。復親臨考試學生。其經通秀異者。擢充近侍。此燕之制也。苻堅廣修學宮。召郡國學生通一經以上充之。公卿以下子孫。并遣受業。親臨太學。考學生經義優劣。品而第之。間難五經博士。禁老莊圖讖之學。此秦之制也。又韋逞母宋氏。家世以儒學稱。世學周官。傳業相繼。逞仕苻堅爲太常。堅嘗幸太學。愜禮樂遺闕。博士盧靈對曰。廢學已久。書傳零落。比年經撰。正經處集。惟周官禮注。未有其師。逞韋母宋氏。傳其父業。得周官音義。自非此母。無可以傳授後生。於是就宋氏家立講堂。置生員百二十人。周官學復行于世。姚萇立太學。下書令留台諸鎮各置學官。勿有所廢。姚興時。天水姜龜東平淳于歧馮翊郭高等。皆著儒碩德。經明行修。各門徒數百。教授長安。諸生自遠而至者萬數千人。涼州胡辨。苻堅之末東徙洛陽。講授弟子千有餘人。關中後進多赴之請業。與勸開尉曰。諸生諮訪道藝。往來出入。勿拘常限。于是學者咸勸。儒風盛焉。此後秦之制也。乃至馮

跋據燕規模已隆，亦營建太學，以長樂劉軒營丘張熾成周，翟崇爲博士郎中，簡二千石已下子弟教之，禿髮據涼，祚爲尤促，亦用史嵩之言，以田沖趙誕爲博士祭酒，以教胄子，慕容德廢有三齋，亦建立學官，簡公卿以下子弟及二品士門二百人爲太學生，凡此諸國，其博士之所掌，學官之所立，史雖不詳，然如石趙之寫石經，苻秦之禁考莊，則知徵尙所矣，猶在漢學，玄虛之習，無自而染，僞託之書，不得而亂也，其後南學北學各異其趨，蓋已肇端於此時矣。

第八篇 南北朝之經學

五胡亂華而後，南北已成分立之局。南則宋齊梁陳，遞爲禪代。上承東晉之緒，北則十六國互相兼并，拓拔氏奄而有之。遂開北魏之基。史家既有南朝北朝之目。經學因亦有南學北學之分。然江左遺理，殊隘，規模不宏。人尙清談，家藏釋典。故宋齊南齊書儒林無傳。梁陳二書有之。其源流授受，亦莫若魏書北齊書詳也。魏書曰：正始以後，人尙清談，遂習儒道。經學盛于北方，大江以南，自宋及齊，遂不李延壽采摭諸書爲南北史，觀其所敘梗概可知。南史儒林傳序云：中原橫潰，衣冠道盡，江左草創，日不暇給。以迄宋齊，國學時或開置，而勸課未博，建之不能十年。蓋取文具而已。宋書百官志云：宋世若公卿子弟，及具外郎之府，凡誕生二百人，建立國學。四年，置立學，永泰元年，尙書符依永明初立，置學。又南齊書百官志云：宋太始六年，以國學廢，初置棧明學。玄儒文史四科，置學士各十人。齊世元四年，有司奏置國學，祭酒一人，博士二人，助教十人，遠近經學爲先。若其人，則傳論事中以道明經者，以本位領案。宋齊二代學，是時鄉里莫或開館，公卿罕通經術。朝廷大儒，獨學而弗肯養衆。後生孤陋，據經而割之可致者如此。是時鄉里莫或開館，公卿罕通經術。朝廷大儒，獨學而弗肯養衆。後生孤陋，據經而

無所講習。大道之鬱也久矣乎。至梁武創業，深察其弊。天監四年，乃詔開五館，建立國學。總以五經教

授。置五經博士各一人。梁書曰：二阮登賢，其非經術。取齊雜道名立行。成雖管浮薄，值教論。風節

一人。或曰：節字。節內後漢。於是以前原明山賓、吳郡陸璣、吳興沈峻、建平嚴植之、會稽賀瑒、補博士。各主一館。館有

數百生。給其廩。其射策通明經者，卽除爲吏。於是懷經負笈者雲會矣。又選學生造就，會稽雲門山

受業於廬江何胤。分遣博士祭酒到州郡立學。七年，又詔皇太子宗室王侯始就學受業。梁書曰：教

爲首。或身。或行。由。字。經。街。朕。基。明。命。光。宅。區。宇。嚴。耕。松。蘿。樂。仿。剛。點。文。而。成。器。未。廣。志。本。獨。開。并。以

爲。範。與。海。請。踏。軌。度。思。欲。式。致。誕。貴。自。來。殿。因。今。舉。訓。所。謂。表。夏。同。風。立。大。啓。庠。毀。博。廷。賢。子。務。俊。十

餘。區。此。三。德。使。陶。武。帝。親。屈。與。賀。釋。奠。於。先。師。先。聖。申。之。以。謚。語。勞。之。以。束。帛。濟。濟。焉。洋。洋。焉。大。道。之

行也如是。及陳武創業，時經喪亂，衣冠殄瘁，寇賊未寧，敦獎之方，所未遑也。天嘉以後，稍置學官。雖博

延生徒，成業蓋寡。案此卽南朝學制之大略也。蓋南朝諸帝，大都短祚，惟梁武享國最永，而又雅好儒

術，大同中嘗立士林館，朱异賀琛、孔子社等，遞相講述，所爲孝經、義周、易、講疏及六十四卦二繫、文言

序卦等義，毛詩答問、春秋答問、尚書大義、中庸講疏等，凡二百餘卷，倡之自上，下必赴焉。四方承流，遂

成風氣。故史於梁學教之獨詳。然武帝晚耽禪悅，信道不篤，自三度捨身，於是所臨幸者，同泰、重雲、愛

敬開善善觀等寺。所開設者。遑聲殷若。大品釋名三。登諸經。竺乾之典。日密。周孔之言。日疎。尋遭亂亡。聖業用替。而學之所以卒未大昌者。斯蓋其一因也。北史醫林傳序云。魏道武初定中原。始建郡邑。便以經術爲先。立太學。置五經博士。生員千有餘人。天興二年春。增國子太學生員至三千人。明元時。改國子爲中書學。立教授博士。太武始光三年春。起太學於城東。後徵盧玄高允等。而令州郡各舉才學。于是人多砥尚。儒術轉興。獻文天安初。詔立鄉學。郡置博士。助教學生有差。太和中。改中書學爲國子學。又開皇子之學。及遷都洛邑。詔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孝文稽古。篤好墳籍。劉芳李彪諸人以經術進。崔光邢植之徒。以文史達。於是斯文鬱然。比隆周漢。宣武時。復詔營國學。樹小學于四門。大選儒生以爲小學博士。員四十人。鑿龔宇未立。而經術彌顯。時天下承平。學業大盛。故燕齊趙魏之間。橫經著錄。不可勝數。大者千餘人。小者猶數百。暨孝昌之後。海內淆亂。四方學校。所存無幾。齊則神武以范陽盧景裕置之賓館。以經教授。景裕卒。又以趙郡李同軌繼之。同軌云亡。復徵中山張彫。武勃海李鉉。刁柔中山石暉等。及天保大寧武平之朝。亦引進名儒。然國學博士。徒有虛名。惟國子一學。生徒數十人耳。諸郡立學。置博士助教。授經學生。墳籍固不闕懷。又多被州郡官人驅使。縱有游惰。亦不檢察。皆

由上非所好之所致也。北齊書文宣天保元年詔郡國修立興序國子學生依舊設博士如齊漢周年國子寺可保立官屬侯舊臣生講習經典外州大學亦如典司勳如齊漢周年

周文受命，雅重經典，虛景宣學通羣藝，修五禮之缺，長孫紹遠才稱洽聞，正六樂之壞，由是朝章漸備，學者嚮風，明皇纂歷，致向學藝，內有崇文之觀，外重成均之職，徵沈重于南荆，待儒安生以殊禮，是以天下慕嚮，文教遠覃，衣儒者之服，挾先王之道，開養舍延學徒者比肩，勵從師之志，守專門之業，靡親戚甘勤苦者成市，雖通儒盛業，不逮晉魏之臣，而風移俗變，抑亦近代之美也。案此卽北朝學制之大略也。其間如魏孝文周武帝崇獎尤至。視南朝蓋有過焉。道散在夷，自昔所歎。史序譽之，不徒然矣。

南北朝經學。據北史愷林傳言，所爲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則王輔嗣，尚書則孔安國，左傳則杜元凱，河洛左傳則服子慎，尚書周易則鄭康成，詩則竝主於毛公，禮則同遵於鄭氏，此蓋就其大較言之也。後儒因謂兩漢經學行於北朝，魏晉經學行於南朝，然一加尋索，則有不盡然者。詩禮既同，姑不具論，易則宋元嘉建學之始，鄭玄王弼兩立，逮顏延之爲祭酒，始黜鄭置王，至齊陸澄與王儉書，謂衆經皆儒，惟易獨玄。指王弼也。玄不可棄，儒不可缺，謂宜并存，所以合無體之義，且弼於注經中已舉繁辭，故不復別注。今若專取弼易，則繁說無注，儉答書亦謂易體微遠，實貫羣籍，豈可專據小王，便爲該

備，依舊存鄭，蓋同來說。於是王鄭皆置博士，下及梁陳，鄭王二注，猶并列于國學。是南朝於易非專崇補嗣也。書則梅賾所得孔傳，原闕舜典一篇，齊明帝建武中，吳興姚方輿采馬王之注，造孔傳舜典一篇，云於大新頭買得，上之。比馬鄭所注多二十八字，於是始列國學。然梁武時爲博士，議曰：孔序稱伏生誤合五篇，皆文相承接，所以致誤。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雖昏老，何容合之。遂不行用。故梁陳所講，有孔鄭二家。凡經與釋文載註及通志是南朝於書，非專崇安國也。左傳則陸澄書謂東晉泰元取服虔而兼取賈逵經，今留服而去賈，則經有所闕。案杜預注傳，祖述前儒，特舉其遺，又釋例之作，所引惟深。王儉答書云：元凱注傳，起遷前儒，若不列學官，其可廢矣。蓋陸王書意，知自泰元以至宋齊，必皆專立服氏。東晉元帝時即服杜并立及齊用陸澄言，始立杜氏。然梁代諸儒，相傳爲左氏學者，猶皆以賈逵服虔之義難敵杜預。見王元故隋書經籍志亦稱後學三傳通講，而左氏唯傳服義，是南朝於左傳非專崇元凱也。陸澄書又云：穀梁泰元舊有虞信注，顏益以范甯范甯之虞猶如故，常謂穀梁劣公羊，爲注者又不盡善，竟無及公羊之有何休，恐不足爾立，必謂范善，便當降陸。王儉答云：穀梁小書，無俟兩注，存虞略范，率由舊式。觀此，則又知南朝實三傳并立，亦不止左傳矣。且公羊立何，穀梁立陸范，明有其義，特通其義者少。

故二傳浸微耳。北朝諸經，信皆漢學。然易則王肅易亦間行焉。河南及青齊之間，儒生又多講王輔嗣所注。左傳則杜預玄孫坦弟暉於宋朝竝爲青州刺史，傳其家業。故齊地多習之。其河外儒生，俱伏膺杜氏。此竝見北史儒林傳。他若闕驢則注王朗易傳。劉芳則所撰諸經音義中，有干寶所注周官音。王肅所注尙書音，范宿所注穀梁音，見北是知魏晉之學，北朝亦未嘗絕也。或又謂江南第立五經博士，而論語孝經河北諸儒能言之。考之隋志，孝經梁代孔安國及鄭氏二家竝立國學。疏證曰世有一法，謂其用辭不與注律相類，梁玄自序所注衆書亦無字樣且爲小學之類，不立列在帝與王倫答曰，以此書明百行之首，實人倫所先，七略藝文并陳之六略不與并類，凡將之說也。鄭注處實前代不疑，意亦可安，仍密立國學矣。而安國之本，亡于梁亂。陳及周齊，唯傳鄭氏。論語梁陳之時，鄭玄何晏立於國學，而鄭氏甚微。周齊鄭學獨立，據此，則二經南朝不惟立學，卽所尙亦與北朝相同矣。要之南方水土和柔，兼被清談之風，其學多華。北方山川深厚，篤守重遲之俗，其學多樸。華故侈生新意，樸故率由舊章。以是爲分，庶幾得其大齊，必謂南爲魏晉之學，北爲漢學，見失之罔，而如唐人所云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又失之偏矣。

南朝之學，世咸目爲大暢玄風。考自宋立總明觀，始有玄學之名。宋書何尚之傳尙之爲丹陽尹，立宅南郊外，置玄學，聚生徒，講論律考，陳

江河疊黃回。顧川荀子著。太原孫宗昌王廷秀嘗郡孔孟。然與儒學分立。固無涉於經術也。諸經中惟
宜并經道來。游州之南。學案以玄學爲南學。始見于此。推家訓之故諸治易者。如雷次宗。祖沖之。沈驥。士頌。欽伏曼容。周弘正。朱
易經與老莊在梁世總謂三玄。見顧氏之說。故諸治易者。如雷次宗。祖沖之。沈驥。士頌。欽伏曼容。周弘正。朱
異賀瑒孔子祛何胤。椿仲都張譏全綬等。咸以王弼注爲宗。亦莫不兼善老莊。推顧氏之說。王弼易義
王弼而太史叔明則以尤精三玄稱。餘經竝去玄甚遠。未嘗以玄學之義亂之。亦不得蒙以玄名也。經
學之盛可稱者。要推三禮。故南史儒林傳。何佟之。司馬筠。崔靈恩。孔奩。沈峻。皇侃。沈洙。成袞。鄭灼之。徒
或曰少好三禮。或曰尤明三禮。或曰尤精三禮。或曰尤長三禮。或曰通三禮。或曰善三禮。或曰受三禮。
而晉陸張崖。吳郡陸詡。吳興沈德成。會稽賀德基。亦俱以禮學自命。三禮之中。又有特精者。如沈竣之
於周官。見舉於陸倕。陸倕與徐勉書。曰。峻曰。周官一書。爲罕經。深本此學。不得多歷年。賀德基之於禮
記。見美于時論。儀禮則專家。尤衆。鮑泉于儀禮。號最明。分類撰著者。有明山賓。吉禮儀注。禮儀孝經。喪
禮服儀。司馬燮。嘉禮儀注。殿植之凶禮儀注。賀瑒。賓禮儀注。而沈不害。則總著五禮儀。蓋南朝禮學。皆
宋之間。已多善者。先是禮論有八百卷。何承天刪減并合。以類相從。凡爲三百卷。卽隱逸之士。如雷次
宗。周續之。雖從懸遠游。而次宗三禮之學。與鄭君齊名。時有雷鄭之目。續之禮記。亦稱該通。齊世宏。樊

儒學之權。在朝操諸王位。在野共推劉瓛。南齊書曰：瓛承馬鄭之傳。後一時學徒以爲師範。瓛之儉亦長於禮經。蓋則所著文集皆
是禮義。梁陳繼之。斯緒益宏。此則魏晉視之。猶當遜其詳治。更非北朝之所能望矣。惟南朝典禮。亦間
采用王肅之說。未必一遵鄭義耳。南齊書李暕傳：暕與沈約等。常持各異。同日朝。洛中。暕山是
用鄭義。我此中用王義。案此即江左典禮。梁王肅疏之曰：禮學而外。治毛詩者。有周續之。伏曼容。闕康之。嚴植之。崔靈思。何胤。張護
殷孟舒。而顧越說毛氏詩。傍通異義。許懋撰風雅比興義類。乃詩學之自出新裁者也。治左傳者。有嚴
植之。沈湊。虞僧誕。唐書：中社。王元規。梁代諸傳。以沈湊爲最。沈湊之義。雖取杜預。凡陸慶。而謝莊
分左氏經傳。隨國立篇。裂木方丈圖。山川土地。各有分理。陸之則州別郡殊。合之則寓內爲一。乃左氏
學之自出新裁者也。其通公羊傳者。則有周續之。兼通三傳者。則有崔靈思。沈文阿。而劉之選著春秋
大意十科。左氏十科。三傳同異十科。合三十事。亦可自成一體。獨尙書一經。時雖孔鄭並行。而治之者
如姜道盛。孔子祛等。則所注皆古文孔傳。覺體復爲古文作疏。經爲梁國子助教。是乃偽書。固當不如
北朝尊崇鄭學之爲得正耳。若夫諸儒師承。雖南史所敘較北史爲簡略。然試釋之。則授受之迹。亦昭
然可考。伏曼容之學。傳其子頤。孫瑤。賀德基之學。受於其父淹。祖文發。賀瑒之學。受於其祖道力。而傳

於其子華與從子琛。竝累世不替。見重於時。許愷之學。傳其子亨。司馬筠之學。傳其子濬。沈峻之學。傳其子文阿。孔僉之學。傳其兄子元素。此皆家學也。沈峻與舅太史叔明。事宗人沈麟士。傳峻業者。又有劉岳。沈宏。沈熊。張及孔子雲。沈文阿既習父業。其祖舅太史叔明。舅王愷與之學。亦頗傳之。范穎司馬筠。師事劉瓛。咸衰。張崖師事劉文紹。鄭灼師事皇侃。侃又師事賀瑒。全綏師事褚仲都。張謨師事周弘正。王元規師事沈文阿。此皆師學也。其不言學之所出者。如沈洙。史稱其父山。卿爲梁園子博士。則洙之學。亦必有承于家矣。下華。史稱其與明山。賓賀瑒同業友善。則華之學。亦必有受于師矣。惟何佟之。史稱其師心默學。孔子祛。史稱其勤苦自勵。而亦竝爲碩儒。是或無師自通者。然要爲僅見也。後之論者。因南朝經學不純守漢師家法。遂并其學之優者而亦忽之。洵源之可溯者而亦略之。且謂唐人偏重南學。爲大惑爲寡證。無乃失之過甚歟。

北朝傳經之儒。北史所載。多於南朝。然其間號爲大儒。能立宗開派者。當推徐遵明。遵明初師王聰。受毛詩尙書禮記。一年辭聰。師事張吾貴。伏膺數月。以吾貴義無檢格。吾貴先未少學。乃從聰受禮記。天祐受易。覽一過。便即別林戶。厲其所辭說。不又就孫買德受業。一年復欲去之。指其心曰。吾今知真師所在矣。乃詣平原唐遷。居於

蠶舍。讀孝經論語毛詩尚書三禮。不出門院。凡經六年。又知陽平館陶趙世業家有服氏春秋。是晉世永嘉舊寫。乃往讀之。復經數載。手撰春秋義章爲三十卷。是後講學於外二十餘年。海內莫不宗仰。蓋遊明師則擇良而事。書則擇善本而讀。而卒要之于自得。故能博綜兼覽。不爲一派一家所囿。雖手撰之書。止春秋一種。清儒王鳴盛謂公羊疏亦遵明所作。非徐在也。然本傳而諸經之傳。多自遊明開之。易則以傳盧景裕。春秋左氏未嘗所注。易大行于世。崔琦。景裕傳權會。會少受鄭易。如論衡詩易則以傳盧景裕。春秋左氏未嘗所注。易大行于世。崔琦。景裕傳權會。會少受鄭易。如論衡詩郭茂。其後能言易者。多出郭茂之門。尙書則以傳李周仁。張文敬。李鉉。權會。三禮則以傳李鉉。又李周仁受毛詩。尙書。劉子孫受禮部。房祖。傅田元。鳳。馮。徐。少從李鉉。講多。紀顯。敬。呂。黃。龍。夏。懷。敬。從李周仁受毛詩。尙書。劉子孫受禮部。房祖。傅田元。鳳。馮。徐。少從李鉉。講多。紀顯。敬。呂。黃。龍。夏。懷。敬。李鉉又傳刁柔。張買。奴。鮑。李。許。李鉉。許。李。鉉。都。講。邢。時。劉。袁。熊。安。生。安。周。禮。事。徐。明。服。歷。年。後。安生又傳孫靈。陳。郭。仲。墜。丁。恃。德。其後生能通禮經者。多是安生門人。諸生盡通小戴禮。於周儀禮兼通者十二焉。以上易書禮三經。并以鄭注爲主。春秋則服氏所注。遊明以傳張買。奴。馬。敬。德。取。不。能。符。遂。初。意。于。春。秋。左。氏。邢。時。張。思。伯。德。之。夫。撰。左。氏。傳。爲。馬。敬。張。奉。禮。張。彭。斌。履。老。史。學。通。通。五。經。尤。明。三。傳。劉。壹。襄。從。李。鉉。受。三。禮。又。就。馬。敬。鮑。長。暄。道。續。傳。王。元。則。並。得。服。氏。之。精。微。案。

徐氏傳經見於北史儒林傳序者如此。而樂遜亦從遊明受孝經喪服論語詩書禮易左氏春秋大義。題者孝經論語毛詩左氏春秋序論十餘篇。又其不言所受何經而出于其門者。尚有呂思禮于論語。著春秋序義通貫四說。發杜丘疑前理。並可觀。其書論易其錄題。楊元愷宗惠振李業興。案與博涉百時。鮮于靈叢亦梁徒教授。業與竇以左傳大義相難。靈叢不能對。自此生徒領學而就遊明。徐門學徒大盛。實業與之爲也。次于遊明者有劉獻之。海內諸生。經有疑滯。亦成就之取決。獻之曾受業於程玄。善春秋毛詩。亦通三禮。其講左氏靈隱公八年便止。云義例已了。不復須解。弟子不能究其說。其毛詩之學。則傳諸李周仁。周仁傳董令度。程歸則歸則傳劉敬和張思伯劉軌思。軌思少子其後能言詩者。多出二劉之門。而董徵亦從獻之。通受諸經。徵少師靈伯。陽交論語毛詩。問易就高。崇交周官。是故五經遊明傳其四。獻之傳其一。雖公羊穀梁。儒者多不屑。而論語孝貴雖與獻之齊名。而有識者能辨其優劣。師道所在。莫能易也。惟史稱獻之六藝之文。雖不悉注。所標宗旨。頗異舊說。則知其於漢學亦不能毫無出入。恪守不移。或當稍遜遊明耳。遊明見鄭玄論語序。宗固曲爲之說。至若劉徐二派而外。以經學者著者。如高允之治左氏公羊毛詩。著左氏公羊釋毛詩。始

傳凡百餘家游肇之治周易毛詩三禮及禮記集解李彪之述春秋三傳梁祚之善公羊春秋鄭氏易邢昺之爲三禮鄭氏學劉闡之習春秋詩禮樊深之治孝經喪服沈重之明詩禮左氏春秋衛覬陳達潘叔虔之通解服氏左傳劉焯之注周易盧辨之注大戴禮李公緒之撰喪服章句刁冲之學通諸經徧修鄭說大抵皆不能離漢學之矩又如辛子禮以三傳經同說異遂總爲一部傳注並出校比短長其書未就李禮鳩集諸經廣校同異比三傳事例名春秋叢林則治春秋之別派也索敞以喪服散在衆篇遂撰比爲喪服要記則治禮服之別派也而劉芳特精經義兼覽蒼雅尤長音訓辨析無疑疑者皆往詢訪時人遂號爲劉石經矣雖然北朝經學之偏向漢學固已然在魏初崔浩當政嘗奉勅通解諸經著作令史閔湛鄒標索詒事浩見浩所注詩論語尙容易遂上疏言馬鄭王賈雖注述六經并多疏謬不如浩之精微乞收境內諸書藏之祕府班浩所注命天下習業并求勅浩注禮傳令後生得觀正義凡此而陳奇亦常非馮融鄭玄解經失旨志在著述五經始注孝經論語其義多異鄭玄往往與崔浩同頗傳于世爲搢紳所稱其傳是知鄭學之在河北初亦甚見排斥幸崔氏旋敗奇所注書又爲游雅所燒否則崔學既興鄭學息矣服氏左傳本北朝諸儒所通習然衛覬隆爲服氏之學上卷難杜氏春秋六十

三事。而賈思同則駁冀隆乖錯者十一條。互相是非。積成十卷。詔下國學。集諸儒考之。事未竟而思同卒。卒後姚文安秦道靜復述思同意。冀隆亦尋物故。文安又難服虔左傳解七十七條。名曰駁案。雖劉休和又持冀隆說。李崇祖亦申明服氏。名曰釋謬。卒之未能裁正。見賈思同傳及李崇祖傳是則服學之在河北。始終未能專行。此亦論北學者所當知也。

南北經學。雖趨尙互殊。而諸儒治經之法。則大抵相同。蓋漢人治經。以本經爲主。所爲傳注。皆以解經。至魏晉以來。則多以經注爲主。其所申駁。皆以明注。卽有自爲家者。或集前人之注。少所折衷。或隱前人之注。跡同攘善。其不依舊注者。則又立意與前人爲異者也。至南北朝。則所執者更不能出漢魏晉諸家之外。但守一家之注。而詮解之。或旁引諸說。而證明之名爲經學。實卽注學。於是傳注之體日微。義疏之體日起矣。緣義疏之興。初蓋由於講論。兩漢之時。已有講經之例。石渠閣之所平。宣帝甘露三年。詔博士諸生講經。五經同異。而望之等平奏其議。又白虎觀之所議。卒帝初三年。詔博士諸生講經。會同侍中淳于恭。奏帝親信。則臨決。自虎觀見後。漢書卽今所傳白虎通義也。是其事也。魏晉尙清談。把麈樹義。相習成俗。移漢玄以談經。而講經之風益盛。南北朝崇佛教。敷座說法。本彼宗風。從而效之。又有升座說經之例。初憑口耳之傳。

繼有竹帛之著，而義疏成矣。南朝講經，如宋明帝集朝臣於清暑殿之講周易，齊高帝幸國學之聽講孝經，文惠太子亦講孝經於崇正殿。少傅王儉掬句，令太梁武帝則更自撰五經講疏。朝臣奉表質疑，皆爲解釋。立士林館，命朱异賀琛孔子祛等選相講述。异撰於士林館講制，旨帝又親與岑之敬論難孝經。武帝召之既升講座，數未異侍，孝經唱士學與張護辨議周易，帝警于文德殿，解乾坤文旨，講義先由漢乃登容而聽，帝審皇太子宣城王亦于東宮宣猷堂及揚州解開講，簡文升座，嘗許張正見張正見，簡文嘗自升座，說經正元帝居齋，亦敕賀革講說，此亦矜馳石渠白虎之規焉。其諸儒中，如伏曼容講于瓦官，容撰升瓦官寺，道高座於聽事，有實殿植之講於湖溝。梁天監中，簡文五經博士，徒容百餘人，設有五節生學，千餘人。沈陵之講周官，莫不啖服，人無間言，及爲博士於館講，聽者常數百人，咸褒之講朝聘。梁陳時爲大學博士，簡文在東宮，召容講詩書，容與之，主餘簡文講大義，問以何修之之講，服後之仕齊，初爲國子助教，爲諸生講，以服結草，虞僧誕之講左傳，聽者數百人。諸通義例，太史叔明之講三才，聽者五百人，講說，周弘正之傾朝野，林鐘士正居以講經，聽者五百人，講說，從教經，折理爲當時之冠。斯并史傳所稱講經之上選也。而梁時百濟

圖表求講禮博士。詔遣陸倕往。則講經之風。被于四夷矣。北朝諸帝。雖曰非我族類。然頗存情經術。魏周二代。欲用夏變夷。無論矣。北齊所謂學在鄉邑。不在帝都者。然文襄嘗集朝士。命盧景裕講易。孝武亦於顯陽殿。詔劉焯講孝經。李郁說禮記。盧景宣講大戴禮。夏小正篇。亦差可耐好學。至於大儒如徐遵明。每臨講席。先持經疏。然後敷講。學徒相與慕之。權會則臨機答難。酬報如響。爲諸儒所推。貴游子弟。或就其宅。或寄宿鄰家。晝夜承聞受業。會欣然演說。未嘗懈怠。張吾貴每一講。唱門徒千數。熊安生歲歲游講。從之者傾郡縣。樊深以博物聞。經學通論每經書多引深疏以來諸家義而說之後生聽者推張彫武以強辨著。彫武弟子邈方就業者固亦南朝之亞也。夫南北諸儒。既同重講經。故諸經義疏。亦于時爲盛。南則伏曼容有論語義。崔靈恩有三禮義。宗左氏經傳義。公羊穀梁文句義。沈文阿有春秋禮記孝經論語義記。孔子祛有尚書義。皇侃有論語禮記義。成衮有禮記義。張護有周易尚書毛詩孝經論語義。顧越有喪服毛詩孝經論語義疏。王元規有春秋孝經義記。何胤有毛詩禮記隱義。賀瑒有禮易講疏。朱异有禮易講疏。周弘正有周易論語孝經疏。並見南史北則劉芳有毛詩箋音義證禮記周官儀禮義證。劉獻之有三禮大義毛詩序義。徐遵明有春秋義章。李鉉有孝經論語毛詩三禮義。

疏。周易義例。沈重有周禮儀禮禮記毛詩喪服經義。熊安生有周禮禮記義疏孝經義。樂遜有春秋序義。北見今其書雖皆亡佚。然唐人五經正義。豈不能無本於諸家也。乃僅皇熊一家。其名猶見於禮記正義。餘則可考者少。惜哉。

第九篇 隋唐之經學

南北分立。至隋統一。學術政教。于焉混同。雖享國不永。其道未弘。然上拾周陳之墜緒。下啓李唐之始規。當絕續之交。隋實介其中而爲之繫。隋書經籍志云。開皇三年。祕書監牛弘表請分遣使人搜訪異本。每書一卷。賞絹一匹。校寫既定。本卽歸主。於是民間異書。往往間出。及平陳以後。經籍漸備。檢其所得。總集編次。存爲古本。召天下工書之士。於祕書內補續殘缺。爲正副二本。藏于宮中。其餘以實祕書。內外之閒。凡三萬餘卷。煬帝卽位。祕閣之書。限寫五十副本。分爲三品。於東都觀文殿東西廂構屋以貯之。案此則南北經籍有所萃矣。隋書儒林傳序云。自正朔不一。將三百年。節說紛綸。無所取正。高祖膺期。纂歷。平一寰宇。頌天網以掩之。黃旌帛以禮之。設好爵以靡之。於是四海九州。強學待問之士。靡不畢集。京邑達于四方。皆啓鬻校。齊魯趙魏。學者尤多。負笈追師。不遠千里。講誦之聲。道路不絕。中州儒雅之盛。自漢魏以來。一時而已。煬帝卽位。復開庠序。國子郡縣之學。盛于開皇之初。徵辟儒生。遠

近畢至。使相與講論得失于東都之下。納言定其差次。一以聞奏焉。案此則南北學者有所歸矣。夫收集散亡。敦獎舊彥。研覈同異。有所折衷。此南北經學所以亦至隋而皆會於一也。惟楊氏發迹於北。本以北并南。而經學之合。據經籍志所言。毛詩三禮孝經論語。尙行鄭注。易至隋王注盛行。鄭學浸微。書至隋孔鄭并行。而鄭氏甚微。春秋左氏至隋杜氏盛行。服義浸微。易之王氏。書之孔氏。左傳之杜氏。皆南學也。質爲以南奄北。皮錫瑞謂北學所以并入於南之故。因南朝衣冠禮樂。文采風流。北人常稱漢之高。嶽謂江南蕭衍老公。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爲正朔所在。是當時北人稱羨南朝之禮。經本樸學。非顯家莫能解。俗目見之。初無可悅。北人篤守漢學。本近質樸。而南人善談名理。增飾華詞。表裏可觀。雅俗共賞。故雖以亡國之餘。足以轉移一時風氣。使北人舍舊而從之。案此言固自成理。然在隋之前。北儒之來南者。有崔靈恩盧廣孫蔣顯。南儒之北往者有沈重。咸貨亦南度入北。初沈重又隨程文學於呂璠軍。數入時。久之得歸。後雖還南。然先嘗就宋懷方質儀禮義。懷方亦北人。自魏繼儀禮記疏以入梁者也。是南北學之溝通。其來已早。且沈重入周。甚爲周武所禮重。諸儒亦共推之。崔盧孫蔣之入梁。雖并聚徒講說。而孫蔣音革楚夏。學徒不至。盧廣以言論清雅。不類北人。故爲僕

方學者之意。故平陳已後，南學遂得以乘之。不兼通南北學，幾不能勝博士之任。房暉遠傳云：上嘗令國子生通一經者，并悉薦舉。將擢用之。既策問訖，博士不能時定臧否。祭酒元善怪問之。暉遠曰：江南河北，義例不同。博士不能徧涉，學生皆持其所短，釋己所長。博士各自疑，所以久而不決也。祭酒因令暉遠考定之。暉遠覽筆便下，初無疑滯。或有不服者，暉遠問其所傳義疏，輒爲始末誦之。然後出其所短，自是無敢飾非者。所試四五百人，數日便決。蓋暉遠治三禮春秋三傳詩書周易，本以北之學者而兼通南學。牛弘所稱爲五經庫者也。別有張文朗，特精三禮。其周易詩書及春秋三傳，并皆通習。每好鄭玄注解，以爲通博。其諸儒異說，亦皆詳究。時游太學，暉遠等莫不推伏之。學內翕然宗仰。多詣文朗請質疑滯。文朗輒博引證據，辨說無窮。唯其所擇。見傳是又一兼通南北學者。故能唯其所擇也。其時大儒，則共推劉焯劉炫。時人稱曰二劉。天下名儒後遂從經。而史贊二劉亦曰拔萃出類。學通南北。交矣不遺于里。口至者不可勝數。

致二劉同受詩於劉軌思。受左傳於郭懋。常問禮於熊安生。此皆淵源於北學。惟尚書北朝下里諸生。初略不見孔氏注解。武平末，二劉始得賈逵義疏，乃留意焉。此則南學也。炫復自狀其學於周禮禮記毛詩尚書公羊左傳孝經論語孔鄭王何服杜等注。凡十三家。雖義有精粗，并堪講授。隋書經籍志云。李經梁代孔安

劉及鄭氏二家并立國學而安國之本亡于梁亂。至隋秘書監王劼於京師訪得孔壁經。遂至河間劉炫。炫因序其得經述其說。疏於人。開漸聞。遂著令與鄭氏立。備者證。略皆云。炫自作之。非孔壁本案。此事炫本傳不載。然炫嘗為遺書百餘卷。題為。焯亦於賈馬王鄭所傳章句。多所是非。是知二劉不獨書主孔氏為南學。其王杜二家。即子雍元凱亦南學也。夫暉遠文訓。雖多所通涉。而著作無聞。餘若何安撰周易講疏孝經義疏。褚暉撰禮疏。顧彪撰古文尚書疏。魯世遠撰毛詩章句義疏。張冲撰春秋義疏。喪服孝經論語義。此有著作矣。而但專精一二。獨二劉則諸經皆有義疏。炫著五經通議。炫著論語孝經春秋尚書毛詩通議。春秋攻味五經正名注詩序。并行於世。指紳咸師宗之。宜論者以為數百年來。博學通儒。無出其右。而以集南北學之大成歸之于二劉也。

唐有天下。儒教聿興。貞觀四年。太宗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訛謬。詔顏師古於秘書省考定五經。多所釐正。及功畢。復詔房玄齡集諸儒。重加詳議。時諸儒傳習師說。舛謬已久。皆其非之。異端蓬起。師古輒引晉宋以來古本。隨方曉答。援據詳明。皆出其意。表諸儒莫不歎伏。七年。顏其書於天下。命學者習焉。是為新定五經。太宗又以儒學多門。章句繁雜。詔孔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義疏。貞觀十六年書成。凡一百八十卷。博士馬嘉運駁正其失。至相讓詆。有詔更令裁定。功未就。永徽二年。詔中書門下與國

而嘉運乾叶德韶長才亦與焉。穎達但總其成耳。徒以位高望重。故孔得專其名。然頌布時。復經增損。蓋亦非孔氏之舊矣。

五經正義依據之本。孔穎達序分述甚明。其于易曰。王輔嗣之注。獨冠古今。其江南義疏十有餘家。皆辭尚虛玄。義多浮誕。既背其本。又違其法。今考察其事。必以仲尼爲宗。義理可證。先以輔嗣爲本。其於尚書曰。古文安園注之。雖然早出。晚始得行。其辭富而備。其義弘而雅。其爲正義者。蔡大寶吳務費。顧彪劉焯劉炫等。諸公旨趣。多或因循。怙釋注文。義皆淺略。惟劉焯劉炫。最爲詳雅。其於詩曰。近代爲義疏者。有全緩何胤舒瓔劉軌思劉醜劉焯劉炫等。然炫焯并聰穎特達。于其所作疏內。特爲殊絕。今故據以爲本。其於禮記曰。爰從晉宋。逮於周隋。其爲義疏者。南人有賀循賀瑒庾蔚之崔靈思沈重皇侃等。北人有徐遵明李業興李寶鼎侯聘熊安生等。其見於世者。惟皇熊二家而已。今據皇氏以爲本。其有不備。以熊氏補焉。其於春秋左傳曰。杜元凱爲左氏集解。今校先儒優劣。杜爲甲矣。其爲義疏者。則有沈文阿蘇寬劉炫。然沈氏於義例粗可。於經傳極疎。蘇氏則全不體本文。唯旁攻賈服。使後之學者。鑽仰無成。劉炫於數君之內。實爲翹楚。今據以爲本。其有疎漏。以沈氏補焉。觀此。可知穎達易宗王

注惟繫詞爲晉而疏無所主。書宗孔傳。詩宗毛傳。鄭箋而疏並主二劉劉是公武劉向也。疏之者疏以二劉爲得賈疏也。禮記宗鄭注。而疏主臯熊。左傳宗杜注。而疏主劉沈。其爲僞重南學事實顯然。惟考唐書類達本傳也。禮記宗鄭注。而疏主臯熊。左傳宗杜注。而疏主劉沈。其爲僞重南學事實顯然。惟考唐書類達本傳。則固素習服氏春秋傳。鄭氏尙書。今正義于尙書春秋傳宗孔杜。是與其素所習者相違。後人因有以此爲疑者。不知五經正義乃官學。功令所懸。穎達固不得而異同也。又案五經正義率皆述而辨。則未有爲之作疏者。前經所承。則始其繼五經正義而作者。有賈公彥周禮儀禮義疏。并宗鄭注。公彥爲類此亦正義不用鄭理之一因也。禮學受之張士衡。士衡禮學受之劉軌思。熊安生及劉焯。是亦淵源於北學。蓋迨謂周禮疏據陳郡周禮異同評及沈重周禮義爲之。但公彥未嘗自言。儀禮疏則自序稱前人章疏有齊黃慶隋李孟慈二家。殆其所據矣。賈序又云仍取四門助教李玄祐評。又有楊士勛穀梁傳疏。宗范甯注。徐彥公羊傳疏。宗何休注。徐彥疏唐志不載。漢文始著其稱。不著撰人名氏。或云徐彥道遺。或曰西晉書皆不聞所本。蓋二傳南北朝時治者亦甚少也。然此四經疏。雖非奉敕而作。而貞觀九年敕。自今以後。明經兼習周禮若儀禮者。于本色內量減一選。開元八年。國子司業李元瓘又上言。三禮三傳。及毛詩尙書周易等。並聖賢微旨。周禮經邦之軌則。儀禮莊敬之楷模。公羊穀梁。歷代宗習。今兩監及州縣。以獨學無友。

四經殆絕。事實訓誘。不可因循。其學生請停各量配作業。并貢人預試之日。習周禮儀禮公羊穀梁。並請帖十通五。許其入第。以此開勸。卽望四海均習。九經該備。從之。據此。則四經在唐實竝立于學官。其用此四家疏以否。雖無明文。而四疏之體。則亦同正義。蓋賈楊二氏於撰定正義本。嘗親與其役。或有意效之。而冀與之同尊。以廣其傳歟。

諸經義疏。朱子語錄謂周禮疏最奸。詩與禮記次之。春秋左傳又次之。儀禮疏說得不甚分明。易書爲下。此論最爲公允。非深於義疏之學者不能道。清儒以漢學植名。頗薄魏晉以來經說。因唐人義疏之多主魏晉也。益從而詆之。如閻若璩。曰。秦漢大儒。專精校訓。諸經皆以秦漢師法。爲不識古人語言文字。而失聖人之真意。若是則多古文段字。而失聖人之本經。昧于聲韻。則等若好尚。後儒不知古學。于是爲義不明矣。戴震。爲之。曰。唐初漢時。非籍存者。尙杜預。正義。取王弼。於向。書。取孔安國。遂使士人所習。不精。卽三禮。段玉裁。經義之首。曰。魏晉間。師法尙在。南北朝。說用鄭注矣。而其疏。概經不少。亦只可有四五牙也。段玉裁。經義之首。曰。魏晉間。師法尙在。南北朝。說自取甲乙時。或倒置。其江陵江之。首曰。唐初陸孔。專守一。案。又。區。好。而。用。杜。預。漢。學。之。未。墜。惟。書。公。羊。而。已。注。疏。亡。尤。可。惜。者。盛。侍。中。鄭。也。論。與。康。成。姚。美。而。克。深。血。沒。無。傳。承。斯。學。者。次。正。經。文。郭。璞。不。疑。吳。

又如桓七年穀伯郚侯。則兼存衛冀陸秦道靜難杜申杜之詞。不爲分別。桓九年賓以上卿。則并著齊
肯鄭儀之義。藉賈博證。雖曰杜之功臣。亦可謂杜之讎友也。劉文賦左傳正義疏改禮記左傳正義疏光
伯述議也今案元起孟子及韓愈等語族二引沈氏考此三經在孔疏本非其至者而已若是及乎詩
仲子之宮仍叔之子二條引經兵特木于鄭氏者多耳此三經在孔疏本非其至者而已若是及乎詩
禮。所宗皆鄭氏。故疏益發舒。詩則訓詁本諸爾雅。而參以隄爲舍人樊光孝巡孫叔然諸家之法。使爾
雅古義。賴是以存。陸瓊毛詩草木蟲魚疏亦間及焉。制度本諸羣經。而益之以王肅之難。王基之駁。孫
毓之評。崔靈恩之集注。佐之以鄭氏易注書注。賈服左傳注。他若鄭志駁五經異義諸書。亦咸萃焉。雖
有二劉在前。足備採擇。而取舍之間。實具卓識。終唐之世。人無異詞。固其宜也。禮記鄭注已詳實。疏復
廣援古左氏說。公羊說。周禮說。五經異義及鄭氏張逸趙商答問。一一疏通而證明之。而盧植之禮記
解詁。鄭氏之喪服變除。阮譔之三禮圖。射氏之音義隱。亦復觸類引入。故能詞富理博。使說禮之家。鑽
研莫盡。陳澧云孔冲遠於三禮惟疏禮記而實貫中三禮及諸經有因疏而一二語而作又如疏緇衣
而疑孝經序非鄭氏作。足爲陸氏經典釋文後錄言孝經注與鄭注五經不同之證。疏樂記而謂樂記
入禮記在劉向前。足見隋書經籍志言馬融增益三篇之誤。斯又因事而陳。堪資旁證者已。若夫曲徇

注文。雜引讖緯。彼此互異。是三端說孔疏之可議者。然疏不厭注。體則使然。讖緯之傳。其來已古。雖語多怪誕。而律曆之數。典禮之遺。六書之符訓。秦火後或賴緯書以傳。四庫提要曰：緯書不盡可論。亦非取以釋經。亦非鉅失。至彼此互異。如祭感生帝之爲禘。鄭說也。禮疏是鄭而非王。春秋疏又是王而非鄭。又取鄭而疏孔。此類甚多。則又以所作非一人。所采非一書。體之大者。裁難密。亦勢之無可如何者也。及賈疏周禮。成於一手。則抵牾便少。其發揮鄭學。亦最詳明。大抵元曰賈疏。四禮中。用六朝禮說。所于禮樂取賦。皆故朱子稱爲最好。儀禮疏本同出賈氏。然經既殘闕之餘。注又止鄭一家。黃李二疏。復有修短。公彥雖欲擇善而從。終不逮周禮疏之博核也。楊徐公毅二疏。因乏憑藉。難言駁洽。以視孔賈。遂覺去之彌遠。

唐人經說。正義一派而外。其最足以資後學挹注者。前有陸德明經典釋文。後有李鼎祚周易集解。陸氏南人。初受學于周弘正。善言玄理。其作經典釋文。創始於陳後主至德元年。尙在未入隋之先。故所主易則王氏。繫辭曰：下王不吝。則僞孔。用王。唐本一篇。左傳則杜氏。純爲南學。詩宗彥曰：五經正義之作。元南學。與釋文合。序錄中於王曉周禮音。注云：江南無此書。不詳何人。又於論語云：北學有杜弼注。世頗行之。而北方大儒如徐遵明諸人。皆不一引。蓋猶未見諸儒之書也。其書本主於作音。然前此爲諸經

音者。如李軌徐邈劉芳沈重。皆止于音。且止于音經。而陸氏則不惟作音。兼釋經義。不惟音經。亦且音注。故體例獨別。而能集諸家之成。自謂古今竝錄。括其樞要。經注畢詳。訓義兼辨。示傳一家之學。尚非誇語。又陸氏夙以易稱。故周易釋文。尤爲精博。雖主于輔嗣。而所采有子夏孟喜京房馬融荀爽鄭玄劉表虞翻陸績董遇王肅姚信數十家。餘如詩之韓嬰。書之馬融。亦存其概。獨惜服之春秋。鄭之書易。江左不行。不得賴以流傳。然漢魏古音古法。片義單言。藉此而存者。已如碎金屑玉。嘉惠來學。良非淺鮮。固不得以南學而忽之也。鼎祚之書。集子夏孟喜焦贛京房馬融荀爽鄭玄劉表何晏宋衷虞翻陸績干寶王肅王弼姚信王虞張瑤向秀王凱沖侯果蜀才翟玄韓康伯劉瓛何妥崔愷沈麟士盧氏崔觀伏曼容孔穎達等凡三十餘家。而以九家易乾鑿度附焉。故名曰集解。隋唐以上易家諸書佚不傳者。於是書可見其一。二。鼎祚自序稱刊輔嗣之野文。補康成之逸象。蓋宗鄭學者也。又序於衆家之中。獨標虞翻荀爽。故全書所取荀虞之說亦特多。張惠言謂王弼注行而古師說廢。孔穎達正義行而古易書亡。其見於釋文後錄者。自晉以前三十有二家。李鼎祚集解所引二十有三焉。可見李書雖專爲易作。而存古之功。實與陸氏并偉。此後之治易欲以古學自別者。所以咸推李書從而推行其例也。其

他經學知名之士。如徐文遠明左氏春秋。每說經。偏舉先儒異論。分門是非。乃出新意以折衷。撰有左傳音及義疏。許叔牙精於毛詩禮記。尤善韻詠。所撰毛詩纂義。御史大夫高智周嘗謂人曰。凡欲言詩者。必先讀此書。蓋文達受學劉焯。尤明三傳。竇抗譽爲冰生于水而寒于水。蓋文達開講毛詩。發揚風雅。甚得詩人之致。故與文達時稱二蓋。並見新唐書此數君者。行輩并與孔穎達相接。貞觀中皆爲學士博士。而不應參修正義。又如王恭講三禮。別爲義證。甚精博。蓋文達嘗爲時大儒。每講經。必舉先儒義而必暢說所親。朱子嘗從顧彭受左氏春秋。出使新羅。爲講大韻。傳經學於遠人。李玄植受三禮于賈公彥。兼習春秋左氏傳。于王德韶。受毛詩于齊威。撰三禮音義。並見新唐書此三君雖皆與修正義之役。而恭所參修者爲周易。子奢所參修者爲禮記。玄植所刊定者爲尚書。並見唐書咸與其所素習者不同。是知當時正義開館。蓋有遺才。即參與者又未必人用其專長。故上述諸儒。亦不得以正義一派範圍之也。

五經正義頒行而後。學固定於一尊。然至武后長安中。王元成上其所撰尚書糾謬春秋振滯禮記繩愆。則皆與正義立異。詔令弘文崇賢兩館學士及成均博士詳其可否。學士祝欽明郭山樞李憲等。皆專守先儒章句。深譏元成持拙舊義。元成隨方應答。竟不之屈。時魏知古徐堅劉知幾張思敬雅好異

聞。每爲元或申理其義。知古且稱其書爲五經指南。聯疏薈之。遂下詔褒美。以爲儒宗。孔新唐書蓋官學雖尊。而執守一家之言。每不足以厭通人之望。緣韓思難亦其勢也。其後玄宗刊定禮記月令一卷。命李林甫陳希烈徐安貞等注解。自第五易爲第一。文唐書拉改舊本之次。魏光乘復請用魏徵類禮列于經。唐書云。魏徵以戴聖禮記闕次不倫。遂爲類禮。帝命元行沖與諸儒集義作疏。將立學官。張說奏廢而止。此則經亦幾欲以新者亂之矣。及乎大歷之間。啖助趙匡陞質本名淳。避以春秋。施士句以詩。仲子陵袁恭韋章形韋篋以禮。蔡廣成以易。強蒙以論語。皆自名其學。益不復守舊說。見唐書仲袁章強不聞有書蔡氏之周易啓源周易外義。唐志未著錄。僅見宋志。吳公武曰。周易外義有禮。恒。三十六今已佚。趙氏詩說亦佚。惟韓愈爲志慕。言士句明毛鄭詩通春秋左氏傳。善講說。朝之賢士大夫從而執經考疑者繼於門。唐語林又載劉禹錫與柳八韓七詣施氏聽毛詩說。毛傳之失及毛鄭不注數事。說經詩在。漢人取鼠之染也。官自求。鳥不合于人。梁上取其鳥。醫之人自無。專請人之。故伯而遊。入思不可得也。毛注釋。後非也。又官。始有斗。不可以挹。酒。藥。官不得其人。也。毛鄭不注。頗近穿鑿。其春秋傳未甚傳。後文宗喜經術。宰相李石因言士句春秋可讀。帝曰。朕見之矣。穿鑿之學。徒

爲異同。從唐書則知春秋傳亦其詩說之流也。今可見者。惟陸賈所作春秋纂例。辨疑微旨三書。其說本之啖助趙匡。其與匡同。謂啖助助。謂春秋傳。爲匡所傳。以爲左傳解義多謬。其書乃出於孔氏門人。非論語之邱明。公穀口受于夏所傳。密于左氏。但後人據其大義。散配經文。亦多乖謬。失其綱紀。此等議論。前世范升王接劉兆等。雖嘗發其端。而三傳并攻。不如此甚。且諸治春秋者。大抵顯門名家。尊傳過于尊經。苟有不通。寧言經誤。啖趙陸氏。則援經擊傳。自謂契于聖人之旨。故其書一出。好異者驚之。柳宗元至以得執弟子禮於陸氏爲榮。同時盧仝撰春秋摘微。解經亦不用傳。故韓愈贈全詩。有春秋三傳東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之句。成伯璵撰毛詩指說。述作詩大旨及師承次序。以詩衆篇之小序子夏。惟裁初句。其餘爲毛公所續。伯璵又撰毛詩序。謂春秋之經。皆取詩。謂經而取之。亦春秋毛詩之新派也。嗣是李翱易說。論八卦之性。陸希聲易傳。削去爻象。高重春秋經傳要略。分諸國各爲書。陳岳春秋折衷論。以三傳異同三百餘條。參求其長。以通春秋之義。竝以己意說經。以上查今皆不得推山堂傳而大中時陳商立左氏學議。以孔子修經爲法家。左邱明作傳爲史家。杜元凱參貫經傳殊失旨。案流源大中。謂事孫光憲。光憲與王匡。唐諱林。竝此語。其時曰孔子修經。蓋惡善惡類例分明。法家流源也。孫明爲書史。較述時政。恰思賢之混。誠恐善惡之失。學以日繁。月修。其編實本非共助聖書。據

以爲經官與史氏之流也。舉其春秋以爲史官。而與司馬遷之左氏。則兼雜而無從杜元嘯。曾不思孔子所
故。章有所未。其議實。啖趙有以啓之。故陸龜蒙亦引啖趙爲證。與商議同。蓋自大曆而後。經學新
說日昌。初則難疏。繼則難注。旣則難傳。於是離傳言經。所謂猶之差而北行。馬蹄疾而去愈遠矣。

第十篇 宋之經學

自唐以九經取士。歷五代迄宋。其制不改。五代雖曰亂離。而鑿板之術。於時始行。據石林燕語引唐柳
處見字書。雖本。是唐時已有印板。後唐長興三年。中書門下馮道李愚奏請依石經文字刻九經印板。敕備臣馬鑑陳
觀段穎路航田敏等詳勘。先成五經。漢乾祐元年。國子監奏在雕印板九經內。有周禮儀禮公羊穀梁
四經未有印板。今欲集學官校勘四經文字鑿板。從之。周廣順三年。九經皆成。見五代會要而田敏始終其
事。據宋史敏本傳。敏嘗以印本經書遺高從誨。從誨謝曰。祭酒所遺經書。僕但能識孝經耳。傳又稱敏
雖篤于經學。亦好爲穿鑿。所校九經。頗以獨見自任。如改尙書盤庚若網在綱爲若網在綱。重言綱字。
爾雅椶木權。注曰日及。改爲白及。如此之類甚衆。是則九經之外。尙有孝經爾雅。且旣依石經。常有論
語。合之凡十二經。言九經者。以三書尙附于經耳。惟此所鑿者。但有經注而無疏。至宋太宗端拱時。始
以孔穎達五經正義詔國子監鑿板行之。命孔維李昉等校定。淳化初。上又以經書板本有田敏輒刪

去者數字。命魯維評定。五經云：端拱元年三月，司業孔維等奉勅校勘五經。正後百八十卷。品月以獻。春秋四經等二人校。王弼等三人詳校。禮記再校。淳化元年十月，板成。請則李燾等五人再校。道升等五人詳勘。孔維等五人校。勘三年四月，以獻。禮記四朝。道升等五人校。勘自成等七人再校。李至等詳定。尋判國子監李至上言。本監先校正諸經音疏。其間文字訛謬。尙多。蓋前所遣官多專經之士。或通春秋者未習禮記。或習周易者不通尙書。至于旁引經史。皆非素所傳習。以是之故。未得周詳。望重加刊正。冀除舛謬。從之。見宋史。維等李至上言。在雍熙中。燾則校勘五經正義。必在淳化以後。或真宗咸平元年。又有學究劉可名言。諸經板本多舛誤。上命崔頤正詳校。可名奏詩。平以前非經也。真宗咸平元年。又有學究劉可名言。諸經板本多舛誤。上命崔頤正詳校。可名奏詩。書正義差誤事。孫奭等改正九十四字。二年。命祭酒邢昺領其事。舒雅李維李慕潛王渙劉士元與焉。五經正義始畢。見五李至又啓上言。五經書旣已板行。惟二傳二禮孝經論語爾雅七經疏未修。望重加雘校。以備刊刻。從之。見宋咸平三年。邢昺復受詔與杜鎬舒雅孫奭李慕潛崔僎佺等校定周禮儀禮公羊穀梁傳正義。又重定孝經論語爾雅正義。四年表上。命摹印頒行。於是九經疏義悉備矣。見五蓋二傳二禮。已有賈公彥楊士助徐彥之疏在前。唐已通行。故但校定。孝經論語爾雅不用舊疏。故重定也。景德二年。真宗幸國子監閱庫書。問邢昺經板幾何。昺曰。國初不及四千。今十餘萬。經傳正義皆

具。臣少從師業儒。時經典有疏者。百無一二。今板本大備。士庶家皆有之。信林傳蓋自有鑲板。學者無復筆札之勞。經籍流布。由是益廣。宋徽宗時。有錢氏以前耳受之。現歸唐以前手抄之。勤讀者。事不其幸也。斯實文藝上一大發明。且各經皆詳加校定。而後頒行。則舛誤亦自較傳鈔爲少。宋軀之見實於後世。實在於此。盧文弼曰。唐人爲義疏也。本草行不與經法合。故單行經注。唐以後尙多善本。指宋後又謂經典釋文于法疏。闕而陸氏所傳之經注。又非孔氏諸人所傳也。則經注更多舛誤。因必非古法也。遂大所曰。唐人闕九經疏。本與注別行。故其分卷亦不與經注同。自宋以後。是故唐以前但有官學。宋以來又有官書。其於扶翼聖道。豈曰小補之哉。

宋初經學。大都遵唐人之舊。九經注疏。既鑲板國學者爲功令矣。卽重定孝經論語爾雅三疏。亦確守唐人正義之法。三疏皆定於邢昺。其論語以何晏集解爲主。爲之疏者。唐代所傳有皇侃本。邢疏亦因皇侃所探諸儒之說。刊定而成。孔其公武雖稍傳以義理。而章句訓詁名器事物之際。亦詳。故論者謂漢學宋學。茲其轉關。孝經以唐玄宗御注爲主。爲之疏者。有元行沖。唐代嘗立于學官。故邢疏卽取行沖本約而修之。孔其公武惟疏中未嘗標舉孰爲舊文。孰爲新說。今已不可辨別矣。爾雅以郭璞注爲主。爲

之疏者，俗間有孫炎高疏，曷以爲皆淺近俗儒，不經師匠，因與杜鎬等共相討論，別爲疏釋。凡附釋疏注所未及，不復旁搜，亦尙多能引證。惟三書所主一魏一晉一唐，則猶南學之餘波耳。別有孟子疏，以趙岐注爲主。舊本題宋孫奭撰，然考之宋史，奭與邢昺等校定諸經義疏中無孟子。洩水紀聞載昺定著之書，有論語孝經爾雅正義，亦無孟子正義。故朱子語錄謂邵武士人假託，非出昺手，且語氣敷衍，全不似疏體。則其所主雖漢學，尙不能與邢昺抗行也。樂孫則別有孟子音義，乃大中祥符間，率較校同疏正義爲序，即據此序而又孟子自漢書藝文志以下皆入子部，本不與經同科。宋儒尊孟子，遂與點竄，非因以詔名於內也。孝經論語爾雅並參九經之列，亦以之試士。是又宋代官學增於前代者也。惟是因襲雷同，既不出唐人正義之範，則宋初經學，猶是唐學，不得謂之宋學。錢大昕云：宋初經生姑悟遺守漢唐注疏，實與異時疏者墨守法疏，有記誦而無心得。陸杭章君亦曰：邢昺杜預與之說所習，不出五經正義上不足理，經下猶不入，則達公在之，穿象愈轉，隨以遺後，生口實。諸儒漸思立異，歐陽修論經學劄子曰：唐太宗時，始詔名儒撰定九經之疏，號爲正義。樂五經正義，係奉凡數百篇，自爾以來，著爲定論，凡不本正義者，謂之異端。然其所載既博，所擇不精，多引讖緯之書，以相雜亂，怪奇詭僻，所謂非聖之書，異乎正義之名也。臣欲乞特詔名儒學官，悉取九經之疏，刪去讖

粹之文。使學者不爲怪異之言惑亂。然後經義純一。無所駭雜。其用功至少。其爲益則多。案此則欲刪諸經之疏矣。而孫復上范仲淹書。欲召天下鴻儒碩老。識見出王韓左穀公杜何毛范鄭孔之右者。重爲注解。俾六經廓然燦然。如揭日月。以復虞夏商周之治。案此則竝諸經之傳注而亦欲摺棄之。夫疏定于唐人。歐諸別疏。僅爲不懷唐學。傳注乃成于春秋戰國與漢魏晉諸子。孫欲改注。直是自我爲法。前無古人。方列云近世以老法易以六典傳尙書以三禮箋詩以司馬法釋周官以吳興雖孫論徒高。歐議不行。然自是風氣一變。學者解經。互出新意。視注疏如土苴。所謂宋學者。蓋已見其端矣。司馬光云。近歲公卿大夫。務爲高奇之說。流及新進後生。口傳耳剽。讀易未盡卦爻。已謂十翼非孔子之言。讀禮未知篇數。已謂周官爲戰國之書。讀詩未盡周南召南。已謂毛鄭爲章句之學。讀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謂三傳可束之高閣。循守法疏者謂之腐儒。穿鑿臆說者謂之精義。觀溫公此言。則當時風會所趨。可見其概。陸游亦云。唐及國初學者不敢議孔安國鄭康成。況聖人乎。自慶曆後。諸儒發明經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繫辭。毀周禮。疑孟子。譏書之胤。征顧命。黜詩之序。不難于議經。況傳注乎。蓋議傳注唐季已肇其端。尚不始于宋人。至于昌言議經。則宋儒實始優爲之。故放翁雖非經生。於此亦不能無微詞。

也。

昔司馬遷史記特立儒林傳。位置經生。班固諸書。仍其成法。至宋而有所謂道學。撰宋史者。乃又於儒林傳外。立道學傳以尊之。如周敦頤程頤程顥張載邵雍朱熹張栻及程朱門人。程朱門人皆多程良佐游酢張栻薛明尹焞楊時羅從彥李侂皆入之道學傳。以謂凡詩書六藝之文。與夫孔孟之道。言朱門惟列黃榦李燾張洽陳淳李方子黃榦皆入之道學傳。以謂凡詩書六藝之文。與夫孔孟之道。言顯錯於秦火。支離於漢儒。幽沈于魏晉六朝者。至是皆煥然而大明。秩然而各得其所。後之論者。遂謂宋學卽道學。其實周官太宰以九兩繫邦國。四曰儒。以道得民。古者信與道固不分也。而考宋之道學。初蓋本於圖書。圖書出于陳搏。搏以道士居華山。搜采道書。得九宮諸術。倡先天後天之說。此乃道家之學。與儒學無與。及搏以易龍圖授種放。放授許堅。堅授范謬昌。謬昌授劉牧。牧作易數鉤隱圖。於是道家之說始與周易相傳。而混于儒學矣。毛奇齡道學辨曰道家者。能自謂老子而下。凡書七十八相授。受以陰行其教。謂之道學。是以道傳有道學傳家。載道學人。分居道觀。名曰道士。至宋陳搏以華山道士與種放李溉聖或大其學。克挽道。道無極等語。及角九宮河洛太極圖數作道學。綱宗而為欽頭。即程氏兄弟師之。塗某道數于圖書之中。蓋南宋朱熹直向史官爲陳黎獻受學。劉牧據揚作一名臣大傳。而周程諸子。則又俱道學。總傳于宋。史中使道學。始作儒學。黃黎獻受學。劉牧據爲略例。隱訣。吳祕又受于黎獻。作通神皆釋鈞隱圖者。王應故牧之學。盛行於廣曆時。其公武曰劉牧

言以者治宗之陣極孫曰枚易學盛行歷代宋成曰劉放既爲約邵雍稍後于枚其圖書之學得之陸圓遠刊王文直以己意代之榮劉者實繁瑣劉可專門王可焚冥約邵雍稍後于枚其圖書之學得之李之才之才得之程修修亦得之种放與故本同淵源而言易則頗殊爲以九爲河圖十然皆象數一派也惟之才先示雍以陸淳春秋意欲以春秋表儀五經既可語五經大旨則授易而終焉見宋史李故雍雖以易顯而皇極經世一書觀其命名亦兼有春秋之志同時周敦頤作太極圖說通書不言所出朱子通書數曰茂叔自少即以學行有問于世而莫如其師傳之所自亦隱與陳搏相應故宋人有謂敦頤之學亦出于搏者曰宋實叔同師河洛趙林等皆密證其後武平傳于察茂叔則授二程與爲之言不同然其書言理甚精所論入德之方經世之具又皆親切簡要不徒非劉牧輩支離破碎之比卽程邵雍亦醇而約故宋史以周子冠道學傳之首二程受業教頤亦嘗侍其父與邵雍論議顧程頤易傳則專闡義理不及象數張載講易亦與二程不謀而合自是義理又自爲一派皇子費紹興人作經本欲明道今人若不先明義及朱熹出私淑二程得其正傳但所作易本義首列河洛九圖實欲合義理象數爲一蓋宋之道學同源于希夷而劉爲異說邵爲別宗至周子始漸醇而與儒學爲近張子羽翼之二程擴充之至朱子而始大然要不外乎象數與義理兩派兩派之於經學初不外乎周易一經就周易論則南漢諸儒已言象

依經以立說，亦適成爲宋學而已矣。

道學之傳，以周程張朱五子爲正宗。五子之學，大都以周易學庸語孟爲體用。然如程頤張載朱熹，則皆兼治諸經。張子自作雖止橫渠易說，而門人所集，尙有詩禮記春秋說。程子則於易傳外別有春秋傳。劉絢羅從彥傳之，絢作春秋解，明正簡切，多出於頤書。見陳振孫說及中興國史志從彥于頤傳中撮其至當者，作春秋指歸以授李侂。他若伊川書說詩說，亦門人所記也。見異公武說朱子於經學撰著更多，易則本義外又有易學啓蒙，著卦攷誤，詩有集傳，禮有儀禮經傳通解，其於易主復古本，其於詩雖疑大小序而自爲說，然早年多用毛鄭說，亦不廢序，其於禮以儀禮十七篇爲益，而取大小戴記及諸經史書所載有及於禮者，附於本經之下，具列注疏諸儒之說，補其闕遺而析其疑晦。書朱熹傳西亭尙書春秋雖無訓釋，然嘗疑孔安國書是假，書序是魏晉間人作，謂書凡易讀者皆古文，伏生所傳皆難讀，如何偏記其所難，而易者全不能記，此皆精識卓見。門人黃士毅與其遠說爲書春秋自謂於義例不能自信于心，故未敢措一辭，然觀其與人問答，則實深于春秋，惟其研之深，故出之愈矜慎，蓋朱子之學，博綜旁通，不欲以道學自限。程敏政曰：朱子說經以頤來學於易於詩皆手筆也。於書於禮於樂則指授其其平居教

王天悅張子望皆從學。又皆早死。秦玠鄭夫欲從學。皆不之許。伯溫曰秦玠鄭夫皆欲從先君學先君不之許於書玠夫以王天悅傳先君之學夫力求之天悅不許天悅感疾且卒夫賙其是故仰子之僕子臥內竊得之遂以爲己學者易傳易出明經五經切用數書皆破碎妄作穿鑿不堪是故仰子之學得其傳者蓋少。惟陳瓘了翁易說。伯溫稱其得於庶節。張行成周易通變。王應麟亦謂其述庶節之學。然學亦不顯。仰傳既少。故象數一派。亦因之而微。餘若張浚著紫巖易傳。朱震著汲上。程大昌著易之流。雖亦言象數。又皆主於劉牧。頗爲諸儒所議。且義理爲各經所同具。故以義理說經。其所施廣。象數僅可以說易。故以象數說經。其所施顯。偶有以象數解尚書之洪範禮記之月令者。益牽強無足觀。此程朱義理一派。所以不徒爲道學不祧之祖。卽論經學。有宋一代亦莫能與之並也。

道學諸儒固自以爲承聖人之心傳。而得經學之大義微言矣。然當神宗時。王安石當國。其立於學官。頌之天下。用以取士者。則王氏之新經義也。安石嘗作字說。及乎解經。多援字說爲訓詁。雖當新意。頗傷穿鑿。熙寧中。詔置經義局。以安石爲提舉。其子雱爲修撰。所撰三經義。遂皆本安石說。三經者。尚書毛詩周禮也。三經皆以熙寧八年頒之國子監置周禮義於義解之首。據蔡條鐵園山叢談。詩書兩經。蓋多出雱及諸門弟子手。惟周禮新義。安石親爲之筆削。晁公武讀書志亦于新經尚書義題王雱撰。

新經毛詩義趙王粲訓其辭安石訓其義。而新經周禮義則題安石撰。且謂安石以周禮書理財者居半。愛之。所以自釋其義者。蓋以其所創新法。盡傳著經義。務塞異議者之口也。三經而外。安石所撰。尚有易解論語解孟子解。晁氏謂易解安石自謂少作未善。不專以取士。故紹聖後。復有晁原耿南仲注易。三書偕行于場屋。據東都事略。晁原亦爲王氏之學者也。東都事略曰。晁原力學以經術。原耿南仲注論語解。晁氏謂紹聖後亦行于場屋。孟子解。晁氏謂其子粲與其門人許允成皆有注釋。崇觀間場屋舉子宗之。考紹聖開章惇用事。崇觀間蔡京用事。兩人皆安石之黨。是以其說猶行。故陳振孫曰。王學獨行于世者六十年。科舉之士。悉于此乃合程度。前輩謂如脫鑿然。按其形模而出之爾。呂祖謙亦王安石以新義頌天下。其後察院用此法。以王氏說律天下。悉名老僻。宿儒之精言餘論。爲其時曲學。學風。置斥當時。內於校官。非三經義字。既不登几案。他書。世間通行者。或不信其爲。其時援王學以解經者。則有蔡卞尙書解及毛詩名物解。陸佃爾雅新義詩物性門類。陳振孫謂及禮記解。卞爲安石之婿。佃受經於安石。自不足異。他如王昭禹周禮詳解。陳振孫曰。近世爲舉子業者。多用其書。用制公。林之奇周禮講義。王與之曰。祖制。亦多據其說。而方懋又以王氏父子禮記獨無解義。因取所撰三經義及字說申而明之。著禮記解。馬騭孟禮記解亦宗王氏。是則王學在當時。不惟行於場屋。

其流亦頗廣矣。乃至道學中人如程子則取其易解。伊川嘗令學者先看王朱子則取其尙書義。曰王
氏書說倍於繫然其可見王學當非全無是處。薛應詒曰介甫三經義皆須之學宜既而錄絕之表
善亦有不可掩也可後人謂安石解經之說與所立新法各爲一事。殊爲持平之論。然攻其新法者遂并新經義而攻之。
揚詩王居正。且著爲專書。楊詩學尙書詩學周禮詩學皆點王學者南渡而後。王學遂罕爲人道。今則
諸經義解竝佚。獨周禮新義從永樂大典中錄出。猶存其概耳。陸佃王昭禹之書亦尙有存者。欲觀王
學可於是而得其略也。

宋人經學其有不守陳義自闢新術非一家一派所得而面者。易則有胡瑗易解爲門人張天啓所述
梁之爲義。司馬光溫公易說深四無玄妙之說于古今事物蘇軾東坡易傳其父洵之事推子
說易之宗。謂其于物理上亦有看得着處。又嘗李光讚易詳說楊萬里誠齋易傳李杞用易詳解以上三家皆探
取南仲周易新講義大致因象論鄭剛中周易窺餘兼明象義趙彥肅復齋易說六畫爲主朱子謂其
或借簡易被周易德義在通理處查則有蘇軾東坡書傳明于準勢長于議論於治亂興亡按扶曰婦
烏之起簡易被周易德義按與宋同貫穿史亦草近之查受學于呂居仁祖謙又受學於呂祖謙
解之最好者。林之奇尙書全解辨析異同貫穿史亦草近之查受學于呂居仁祖謙又受學於呂祖謙

秋左氏傳說左氏博議博議事立義以評其得失傳說持程公說春秋分紀以傳文類案區分使黃仲炎春秋通說大旨直書亦謂立義明白正大趙鵬飛春秋經筵孫復之流深立論較平允萃經總義則有劉敞七經小傳是編乃雜論經義之譜其曰七經者一尚書二毛詩三周禮四禮記五禮記六小傳出而希凡茲所舉皆其著者大與中諸家書皆存非完錄耳或折衷古訓或獨抒別裁或以議論相高或以綜比裕富或陳往以諷今或明體而達用既異漢唐之詁訓復殊道學之義理斯又極宋學之變而不相統攝者也其間易與春秋作者尤繁蓋易本隱以之顯春秋推見至隱一明天道一明人事惟人所說不必徵實故自王弼廢象數而談易者日增自啖助廢三傳而談春秋者日盛空言易騁亦不獨宋儒爲然矣又南渡而後國勢不振士大夫憤夷禍之日亟痛恢復之難期情殷中興念切雪恥無以寄志退而著書則垂戒莫顯乎易象復勢莫大乎春秋趨治二經殆亦有不獲已者焉至若學主於尊德性不以道問學爲事在南宋亦自爲一派者則爲陸九淵或勸九淵著書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又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脚是陸子本人於經學原無所撰述但其教人爲學以求心爲主故門人楊簡袁燾皆本師說以解經簡有楊氏易傳尚書五誥解楚湖詩傳春秋解此書朱鼎幹經義攷法云未見但存其序四庫

全書亦未詳。爰有紫齋家塾書鈔紫齋毛詩經筵講義。竝多推本於心學。而楊氏解易尤大開易學入禪之途。別有王宗傳撰童溪易傳。力斥象數之弊。惟馮心悟。宗旨亦與慈湖同。四庫提要謂以禪名身起於楊簡又謂楊王等引易以歸心學引心學以歸禪學皆屬乘說以經亦物適於性也皆冥以爲不傳之秘。陳經撰尙書詳解。自序謂以古人之心求古人之書。吾心與是書相契而無間。然後知典謨訓誥皆命皆吾胸中之所有。亦吾日用之所能行。此又近于陸子六經注我之說。是則二家雖非陸門。亦得金籍之學派者也。朱子嘗言世之解經者有三。一儒者之經。一文人之經。一禪者之經。儒者蓋以說道學。文人之經。朱子舉蘇東坡陳少南少南名頌今已佚朱子謂其於經旨疏略不通點檢處處多不足據。陸子深厚。蓋爲例。則上述諸家無派可歸。不爲章句。新說。君矣。人倫世變。風俗之際。必反覆詳至。而趨于深。厚。蓋爲例。則上述諸家無派可歸者。實多屬之。禪者之經。朱子舉張子韶輩爲例。子韶學本出伊川。書不盡傳。子韶名九成。博尙書詳說。以程氏爲去。又有孟子解。中庸解。朱子韓學。鑽其中心。庸解以佛語釋儒書其助尤著。據陳振孫書錄解題稱無垢諸經解。大抵援引詳博。文意潤翻。而務欲開廣後學之見。似又非盡禪學者。然則禪者之經。其將屬之金籍一派乎。爾其廣甄羣言。意在存古。類於陸德明李鼎祚之爲者。又有房審權周易義海。所探上起鄭玄。下迄王安石。凡百家。駁專明人。事者。百家。編爲一集。李衡因其義。意重復文辭尤

宋儒治經。不惟喜新好奇爲異於前也。尙有二事頗足以啓後人之議。其一曰疑經。其二曰改經。疑經者。如歐陽修不信河圖洛書。又言繫辭文言說卦而下。皆非聖人之作。陸希聲亦深病爻辭之不類。輒欲去取。趙汝楳疑說卦序卦雜卦皆爲漢儒竄入。又以繫辭多稱子曰。疑爲門人所記。非夫子之書。此疑易者也。吳棫齋疑古文尙書之僞。錢坫亦朱子疑之益甚。至趙汝談併今文而疑之。於伏生所傳諸篇。亦多所摭掇。汝談撰而斯書說又疑子晉謂此疑書者也。歐陽修謂詩序非子夏之作。又謂各詩所繫類例不一。未可盡從。蘇轍謂詩之小序。反復繁重。類非一人之詞。疑爲毛公之學。衛宏之所集錄。揚簡亦據後漢書之說。以小序爲出自衛宏。不足深信。鄭樵朱子王質并攻小序。程大昌不惟辨大小序。又論古有二南而無國風。國風之名。出于左荷。幽詩非七月。大昌此疑詩者也。劉敞疑禮記若夫坐如尸一節有脫簡。人喜則斯陶九句有遺文。禮不王不禘及庶子王亦如之有倒句。趙汝談謂周禮爲傳會女主之書。歐陽修疑周官此疑禮者也。而李觀司馬光疑說之竝孟子而疑焉。改經者。如馮椅厚齋易學。改象曰象曰爲贊。以繫辭之卦卽爲象。繫爻之辭卽爲象。王弼本象曰象曰乃孔子釋象象。又改繫辭傳上下爲說卦上中。此本于李過西野易說。於乾卦象辭下便插入象傳。象傳內

難以怨諱之語者。宜歸之王鳳。又謂桑中當曰采唐。權輿當曰夏屋。大東當曰小東。則篇名亦欲易之。此改詩者也。劉敞謂周禮誅以馭其過。過當作禍。士田賈田。士當作工。九筭五曰巫易。當作巫陽。謂禮記諸侯以鯢首爲節。鯢首當作鵠鼻。俞廷椿周禮復古編。謂五官所屬皆六十。不得有誤。其漢者皆取以補冬官。厥後即矣。證皆疑此說。子是說。又謂天官世婦與春官世婦。夏官環人與秋官環人。爲一官復出。當省并之。二程則更定禮記大學篇。朱子又分爲經傳。此改禮者也。劉敞春秋傳。其經文雜用三傳。不主一家。每以經傳連書。不復區畫。又好減損三傳字句。往往失真。如左傳惜也。趙氏乃爲句。故以孔子曰。冠之。此改春秋者也。而程子於論語。於此必當有疑去一節。朱子於孝經。取古文。經分爲二十三字。亦有所改焉。夫自秦火而後。經有殘脫。本是事實。史漢所言。昭昭可考。故劉敞苟悅。皆有不全之歎。必謂經無可疑。未免失之過拘。惟常疑而不改。付諸蓋闕。或如漢儒作注。遇有可疑者。但存其說於注下。而不更易正文。以俟學者之心通其意。則自無經古之嫌。宋儒不此之效。往往喜奮私意。矜爲創獲。輕肆翦伐。盡髮面目。至王魯齋輩而已極。劉師培曰。自宋儒以疑說改經。而說俗皆迷。不知經之舊可如肆。經極補綴之工。其能免割裂之誚乎。

第十一篇 元明之經學

宋學集大成於朱子。自寶慶而後。朱學盛行。凡治經者。莫不崇尚朱說。惟其時宋室偏安。南北道絕。載籍不相通。朱學所漸。止於南土。北人雖知有朱夫子。未能盡見其書也。及元兵下江漢。姚樞奉命即軍中求儒士。得趙復以歸。復以所記程朱所著諸經傳注。盡錄以付樞。自復至燕。學子從者百餘人。元世祖與樞謀建太極書院。立周子祠。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君子配食。請復講授其中。復作傳道圖。而以書目條列于后。別著伊洛發揮以標其宗旨。朱子門人散在四方。則以見諸登載與得諸傳聞者。共五十有三人。作師友圖。以寫私淑之志。樞既退隱蘇門。乃即復傳其學。由是許衡郝經劉因皆得其書而尊信之。北方知有程朱之學。自趙復始也。見元史宋室既亡。南中士大夫張頴從王柏金履祥從同郡王柏許謙受金履祥胡一桂一桂之學自其父方平方及從沈賈胡炳文陳樸之流咸得朱子之傳。相與教授講習。史稱頽儼然朱氏之尸祝。謙爲朱氏之世適。一桂得朱氏源委之正。撰刊去諸儒之

說有畔于朱氏者。於是朱子之說大明於世。炳文辨正與朱氏牴牾者。於是朱子未盡之蘊因之而發。凡此諸儒。雖多屏跡不仕。新朝竝重其學。禮而襲之。是故宋元之交。朱學幾如日中天。亦猶鄭學之於漢魏間也。皮錫瑞經學歷史云。漢學至鄭君而盡大成。子是鄭學行數百年。宋學至朱。其後許衡爲元漢魏間也。子曰。集大成子是朱學行數百年。以經學論鄭學朱學皆可謂小統一時代。其後許衡爲元議學校科舉之法。罷時賦。重經學。定爲新制。事雖未及行。而衡于經學既表章朱子。朱學因之益尊。虞集謂許文正公一倡。朱子之書。遂衣被海內。蘇天爵亦曰。國家初有中夏。士踵宋金餘習。以記誦詞章相誇尚。許文正公始以孔孟之書程朱之訓倡明斯道。殆謂是也。至仁宗延祐間。始定科舉條制。乃采朱氏爲主。尙書以蔡氏爲主。周易以程氏朱氏爲主。已上三經。兼用古註疏。春秋許用三傳及胡氏傳。禮記用古註疏。見元史。邱葵稱聖朝新制以六經取士。當時蓋以四書亦爲一經也。觀諸經所主。顯爲似重朱學。春秋禮記朱子無所作。故不獲採用耳。然易書詩春秋猶與古註疏相參。是元人尙不廢漢唐之學。且禮記專用古註疏。又見其時老師宿儒猶有存者。知禮不可以空言解也。此則論元學者不可不知。

名。固亦依朱書以爲說者矣。又如陳樸禮記集義詳解。書雖不傳。據其自序。則因習朱子大學中庸。竊有所聞。即其所已聞。推其所未究。不無所得。乃因衆說之紛紜而折衷去取之。王元杰春秋識義。雖兼探程子朱子胡安國三家。而全書之內。獨於朱子疑一異辭。則又禮記春秋之朱學也。至于四書。乃宋儒道學之所寄。自朱子作章句或問集注後。黃榦真德秀祝洙蔡棧趙順孫吳真子諸人。皆踵而釋之。疏之。順矣武日知錄曰。或氏有論語通釋。而梁誦錄附于朱子章句之下。則始自或氏名曰集義。止大疏之。學一書說氏乃做而尼之。爲四書附錄。後有蔡氏四書集說。或氏四書集說。或氏四書集說。晉之論考。元儒趙慈遠有四書箋義纂要。劉因遠有四書集義精要。陳樸作四書發明。胡炳文作四書通其法。澄而樸之門人倪士毅。又合二書爲一。頗有刪正。名曰四書輯釋。斯更朱子一家之學矣。惟有黃澤吳澄所資較博。不爲朱學所囿。釋好覃思。於易以明象爲先。而其概括則盡在十翼。作十翼舉要忘象辯象略辯同論。於春秋以明書法爲主。而脈絡盡在左傳。作三傳義例考筆削本旨。又樞學者得于創聞。不復致思。乃作易學證。爲春秋指要。示人以求端用力之方。其於禮學。則謂鄭氏深而未究。王肅明而實淺。作禮經復古正言。其辨釋諸經。則有六經補注。紙排百家。則有翼經罪言。吳澄嘗觀其書。以爲平生所見明經士。未有能及之者。惜其書之多失傳也。澄於當時號大儒。天下學者四面而歸之。諸經皆有

述作。有易纂言。儀禮逸經傳禮記纂言。春秋纂言。易則援引古義。具有源流。書則專釋今文。亦尙有合于古。儀禮禮記則始終先後。條理殊爲密察。春秋則采摭諸家傳注。固以己意論斷之。今諸書皆存。信能自成一家言者。惟於經文率皆有所點竄。頗蹈宋李昉習。而禮記以意改併。畧尤近于刪述。故或以僭聖毀之。此則爲可議耳。他若王申子大易緝說。雖於陳邵程朱之說。一概辨其有誤。而不能不取于周子。王天與尙書纂傳。雖以孔安國傳孔穎達疏居先。而不能不斷于朱真。大官以朱子爲宗。亦以其注疏或別致存。俞皋春秋集傳釋義大成。則以胡傳與三傳並列。爲胡傳日尊之漸。而所定十六例。又悉宗程子。程端學春秋三傳辨疑。則兼孫復劉敞葉夢得三派之法。孫氏一派葉傳不取。亦以二家之說爲斷。俞皋春秋集傳釋義大成。則以胡傳與三傳並列。爲胡傳日尊之漸。而所定十六例。又悉宗程子。程端學春秋三傳辨疑。則兼孫復劉敞葉夢得三派之法。孫氏一派葉傳不取。亦以二家之說爲斷。汪

世蓋君善之意不在解經而有欲與陳成立異特其巧于立言會而不露若無意于排擊者是以入其彀中而不悟至于設有不通甚且改竄經文曲說其義不規于無所忌憚乎按此官因中散書之失然續體自宋以還治之者少陳應澗周易爻變義蘊能毅然破陳搏之學因古占法而推原其變通之意故散書在元代猶爲可取

在元儘易解中亦翹然自異者已由上觀之元人經學可見其概程敏政有言宋末元盛之時學者于六經四書纂訂編綴曰集義曰附錄曰纂疏曰集成曰講義曰通考曰發明曰紀聞曰管窺曰輯釋曰章句曰音考曰口義曰通旨莽起蠅興不可數計六經注脚抑又倍之相絃立名則其依人成學鮮所心得不待讀其書而固可知也。

明初官學略承元舊而稍有增益觀洪武間所定舉式四書主朱子章句集注易主程傳朱子本義書主蔡沈傳夏僎詳解宋大司書祝天象如蔡謬不忠可憫四命學士劉三吾等作香傳詩主朱子集傳春秋主左氏公羊穀梁三傳及胡安國傳張洽集注禮記主陳澹集說其古法疏亦借用之見明史選舉志

級地此鄭曉今言所謂洪武開科五經皆主古注疏及宋儒也逮永樂十二年勅胡廣楊榮金幼孜等修五經四書大全同時甄纂參考者尙有乃就前儒成編雜爲鈔錄而去其姓名周易大全則取材于董楷之周易傳義附錄董真卿之周易會通胡一桂之周易本義附錄纂疏胡炳文之周易本義通

釋書傳大全。則大旨本于陳樸之尚書集傳纂疏。陳師凱之書蔡傳旁通。詩經大全。則全襲劉琦之詩傳通釋。而後變其例。春秋大全。則全襲汪克寬之胡傳纂疏。而稍去其冗。禮記大全。則以陳澧注爲宗。探摭諸儒之說。凡四十二家以足之。疏亦必元人之成書。非諸臣所撰。或書四書大全。則劉潤倪士毅之四書輯釋。特小有增刪。以上並見朱彝尊經義考。自是而後。經義武士奉此爲則。不惟古注疏盡廢。卽宋儒之書。學者亦不必顧目矣。吳任臣謂大全雖奉勅纂修。而實未纂修。朝廷可罔月給可廉。賜予可要。天下後世。詎可欺乎。顧炎武亦曰。當日儒臣奉旨修四書五經大全。頗費錢。給筆札。書成之日。賜金遷秩。所費于國家者。不知凡幾。將謂此書旣成。可以享一代教學之功。啟百世儒林之緒。而僅取已成之書。抄謄一過。上欺朝廷。下誑士子。唐宋之時。有是事乎。經學之廢。實自此始。又曰。自八股行而古學棄。大全出而經說亡。洪武永樂之間。亦世道升降之一會。蓋昔深見大全之陋。而慨乎其言之也。夫明修大全。與唐修正義。其爲官學同也。然正義所據者。皆漢魏六朝之遺。且歷時十餘年。修改兩三次。而後頒行。綜其事者。又爲經術湛深之大儒。故其書不能該洽可觀。抑亦淵源有自。然以頗雜纖緯。歐陽修猶有不正之議。大全所據者。乃僅元人之遺耳。其去正義所據。已不可以道里計。四庫提要

守師傳有所謂明皆由心得明則精離以後皆儲蓄而不及一年書即告成據明成祖實錄洪武等
學略已矣亡胡廣等無可與謀乃劉臧否文以應謂而又不及一年書即告成據明成祖實錄洪武等
一月甲寅至十三年九月己酉五經四書大全皆成廣等以進無暇甄擇自亦勢所必至宜朱獻尊亦
上覽而竊之視道序於卷首節奉天殿受之命禮部刊題天下無暇甄擇自亦勢所必至宜朱獻尊亦
有大全乃至不全之譏也論者謂宋元明三朝之經學元不及宋明不及元每況愈下非無故矣

明自永樂後以大全取土四方秀艾困于帖括以講章爲經學以類書爲策府其上者復高談性命蹈
于空疏儒林之名遂爲空疏藏拙之地故明史儒林傳序曰有明諸儒專門經詞授受源流則二百七
十餘年間未聞以此名家者黃宗羲亦曰明人講學襲語錄之糟粕不以六經爲根柢束書不觀但從
事于游談阮元亦曰終明之世學案百出而經詞家法寂然無聞蓋科舉盛而儒術衰理學昌而經學
微亦其勢然也今略就其可攷者述之明人於易言數者入道家而不出陳邵言理者近釋氏而不趨
程朱其有覺宋易不合去而爲漢易者則有熊過之周易象旨決錄其說以象爲主疎未能全漢漢學
陳士元之易象鉤解其說以京房之學授受有自桂爲太卜所授又謂易爲卜筮而胡居仁易象鈔其
簡明確切不涉錢一本俾象管見是書不取京焦管郭之說亦不取陳搏李之才吳桂森周易象
支離永滯之談錢一本俾象管見是書不取京焦管郭之說亦不取陳搏李之才吳桂森周易象
述桂森錢一本學易此魏潘易義古象通大旨謂文周之易即象著理孔子之易以理明象又於漢
支離永滯之談錢一本俾象管見是書不取京焦管郭之說亦不取陳搏李之才吳桂森周易象
述桂森錢一本學易此魏潘易義古象通大旨謂文周之易即象著理孔子之易以理明象又於漢
支離永滯之談錢一本俾象管見是書不取京焦管郭之說亦不取陳搏李之才吳桂森周易象
述桂森錢一本學易此魏潘易義古象通大旨謂文周之易即象著理孔子之易以理明象又於漢

易義言即集。朱謀埠周易象通。大旨欲精選古義不用雜糅。先天圖亦不用。亦皆以象爲主。於是於數理外以通義也。

專言象者。又自爲一派。卽來知德周易集注。當時推爲經學者。雖不以象名。實亦取繫辭中錯綜其數

以論易象也。他若陳祖念之易用。其書不載經文。但于每卦詳論其義。繫辭等則各張次仲周易玩辭困學記。其書不涉談象。亦不信繫辭之說。惟於語言。又欲舍象數而專主辭。此雖似宗義理。要亦

與談空理者稍別矣。明人於書。李維楨謂今之解書者。有古義有時義。高皇帝御注洪範。命劉三吾等

爲書傳會選。後有直指輯注會通。纂義疏意。書釋數十家。是爲古義。而經生科舉之文不盡用。自書經

大全布在學官。獨重蔡氏注。經生習之。其主蔡氏而爲之說者。坊肆所盛行亦數十家。皆便科舉之文。

是爲時義。案此言尼括有明一代之書學。其與蔡氏異者。惟袁仁尙書疏。蔡傳之說。馬明衡尙書

疑義。自序謂蔡傳未必盡得其有疑。疑於心而不敢苟從者。輒錄爲疑。陳泰尙書注考。蔡傳之考訂。然皆從蔡傳中條擷。不能自成

家也。若梅鷟尙書考異尙書譜。辨正古文之僞。考異引論語。陳第尙書疏衍。又篤信古文。力排梅氏

自序稱少受尙書讀經。不設傳注。得其意於深思者。頗兩家立說雖不同。但既非蔡學。又與李氏所謂

多後乃參取古今注疏。而以索得于深思者附著之。

古義者殊。則信能別樹矣。明人於詩。莫不推衍朱子。或申或補。或或違之。其有主毛序抑朱傳者。則有

凡區無傳有者不敢信。無經有者不敢疑。故馮時可左氏釋之發明本傳訓詁。其書間有說而弗註者多亦趨訪而註也。亦自爲一家者也。至於三禮本微實之學。漢唐注疏無以上之。然周禮自宋王荆公作新義。學者多推尋於文句之間。由考證漸變爲論辨。且自朱申以後。苟趣簡易。以彼官爲無用而刪之。經遂有目無綱。自俞廷椿邱葵以後。釐亂五官以補冬官之闕。經遂更無完簡。沿及明代。彌遜頽波。破碎支離。益非其舊。若何喬新陳鳳梧舒芬諸人。率各以己意更定。王應電作周禮傳話圖說。冀傳自謂覃研十載。因顯探微。因約釋大。非諸儒之周禮。然仍不免有所割裂。其傳話圖說多所發明。而義理多所發明。柯尚遷周禮全經釋原亦然。其書訓詁經義尙確極分明有所。惟王志長周禮注疏別竄。其書於鄭注實疏多刊削其繁文。而致虛以之義實皆有取焉。明其義。故恪遵古本耳。儀禮至明亦成絕學。張鳳翔禮經集註。主朱子儀禮爲短之。間出新義多所未允。朱朝瑛讀儀禮略記。於經文不全。雖所采取材頗儉。益無以立也。禮記則有徐師曾禮記集注。其註疏文者不一而足。以陳澧集說爲未得經義。故別採先儒舊說以爲之。但於三禮未能融合。僅隨文生義。說亦多誤。黃道周禮記解五篇。月令明義表記集傳坊記集傳編衣集傳信行其意主於格正君心。又不能盡以章句訓詁繩之矣。凡茲所舉。皆明儒經學之較可稱者。然固不可於學業中求之也。說

者謂五經大全一出。應舉窮經。應分爲兩事。理或然歟。若夫郝敬解經。好溥私意。取所著有周易正解春秋直解。周禮宗解。禮節要坊作偽。妄託世學。坊所造有古易世學春秋世學魯詩學子真詩古申其大學詩傳詩說三書。以一事求勝於古人。一欲售欺於後世。斯則說雖富。術雖工。更無當已。

第十二篇 清之經學

有清一代論者雖爲經學復興，以爲承元明積衰之後，而體操宋超唐以上躋兩漢之盛也。然考之清通典，順治二年所定試士之例，四書主朱子集注，易主程朱二傳，詩主朱子集傳，春秋主胡傳，禮記主陳氏集說。此說元明初之發用古注疏者尙有間，蓋雖不用大全，而實襲大全所本之陋也。逮於康熙，嘯亭雜錄禮記王澐仁皇夙好程朱，嘗出禮學真偽論以試詞林，又刊定性理大全朱子全書等書，特命朱子配祠十哲，故當時宋學昌明。據此，知清之初葉，皆重朱儒之學，觀其時御纂周易折中，康熙五十年雖不全用程傳及朱子本義，而仍以程傳本義居先，欽定書經傳說彙纂，康熙六十年雖不全用蔡傳，而仍以蔡傳居先，欽定詩經傳說彙纂，康熙六十年雖不全用朱傳，而仍以朱傳居先，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康熙三十年雖于胡傳多所駁正刊除，而仍以胡傳標題，列三傳之次。至乾隆四年，定各省拔貢生應試經解例，學政考試拔貢，將御纂諸經中摘取先儒異同之說，令其條

分隸斷詳書。見政此所謂御纂諸經。即指康熙時之所撰也。惟噶亭雜錄又稱純皇初即位時。一時儒雅之臣。皆帖括之士。有罕通經學者。上特下詔命大臣保薦經術之士。蓋至郡下。課其學之醇疵。考其乾隆十四年奉諭旨。夫經不知敦行。然知經本則於躬行爲近。雖命經。良有闕于自道。人心今海宇昇平。學士大夫。舉得精研本業。其弊年。或先考不。乏人。奈何。令終老。屈下。西。開。苑。中。有經術士也。內大學士九。爲外。皆其公。平。所知。以。拘。進。士。學。人。請。生。及。退。休。調。發。人。員。能。潛。心。經。又。學。者。既。造。造。助。務。得。老。成。敦。厚。樸。樸。淹。通。之。士。以。應。禮。選。至。十。六。年。大。學。士。九。爲。等。保。舉。經。學。人。員。又。特刊十三經注疏。頒布學宮。而漢學始大著。則知乾隆之世。漸不局於宋學。故其時御纂周易述義。於宋易漢易酌取其平。欽定詩義折中。分章多準康成。徵事率從小序。以上兩經皆乾欽定三禮義疏。乾十三年。周官雖采拔羣言。儀禮雖多宗敖說。而鄭注兼用。禮記則更博采漢唐遺文。而於陳澹集說。僅兼取錄。雜列諸儒之中。不以冠首。與易詩書三經異例。御纂春秋直解。乾歷二十年。欽定。則并明揭胡傳之傳會。應斷於序文之中。是故七經雖同爲御纂。而康熙乾隆前後又稍有殊。但大體不相遠耳。要之此等官學。摭拾固勤。理解終少。名爲折中。實持兩可。往。西。信。毀。秦。沈。陳。譚。爲。之。臣。僕。而。不。敢。時。振。古。義。又。推。執。能。理。障。如。蕭。以。較。明。之。大。全。說。爲。過。之。尙。未。能。望。唐。之。正。義。也。所。謂。經。學。復。興。當。不。在。是。清世經學之盛。蓋在私學。先是明季遺儒。越在草莽。鬱空談心性之足以亡國。思以微實之學挽末俗。

雖無教於宗邦之治。實開清學風氣之始。而其間最盛者。北則推容城孫奇逢。登屋李顥。傅野顏元。南則推餘姚黃宗羲。崑山顧炎武。衡陽王夫之。孫李猶純爲理學。於經學無與。顏氏所謂欲上追周官。保氏六藝之教者。然其所得於經者仍甚疏也。惟黃顧王三氏。始合經學理學爲一。而敢漢宋兼采之派。黃氏嘗謂學者必先窮經。讀書不多。無以證理之變化。多而不求於心。則爲俗學。故其教人說經。則宗漢儒。立身則宗宋學。所著有易學象數論。授書隨筆。禮記深衣考。春秋日食曆。持論皆有依據。而能正前人之謬。顧氏則謂古今安得別有所謂理學者。經學卽理學也。自有舍經學以言理學者。而邪說以起。不知舍經學。則其所謂理學者。禪學也。故自少至老。無一刻離書。雖據鞍亦必默誦諸經注疏。所著有左傳杜解。補正石經考。九經誤字。五經異同。尤精韻學。撰詩本音。易音。唐韻正。古韻由是始明。王氏論學。以漢儒爲門戶。以宋五子爲堂奧。著述更富。於易則有稗疏。內傳外傳。大象解。攷異。於書則有稗疏引義。於詩則有稗疏。廣傳攷異。吁韻辨。於禮則有禮記章句。於春秋則有稗疏家說。世論續。左氏傳博議。於四書則有稗疏攷異。訓義讀大全說。其說易。不信陳搏之學。亦不信京房之術。於先天諸圖及緯書雜說。排之甚力。而亦不空談玄妙。附台老莊之旨。其說尙書。詮釋經文。多出新意。取蘇軾傳及

蔡傳之失。大都辭有根據。不同游談。其說詩。辨正名物訓詁。以補傳箋諸說之遺。不爲臆斷。辨叶韻一篇。持論明通。足解諸家之纏繞。其說禮。通其異以會其同。辨其顯以達其微。於先王窮理盡性修己治人之道。尤爲曲盡。其說春秋。考證地理。多可以糾杜注之失。邪頭鶴謂當代經師。後先生而起者。無慮百十家。然諸家所著。有據爲新義。輒爲先生所已言者。信不虛也。晉國種船山遠香序亦云。先生於辨易圖之變。成卦之名。物類之語。音韻正詩。傳傳之說。或易補三禮。時享之儀。或爲增經。先生若已發之於前。惟王氏平生痛詆黨人。標榜之習。不欲身隱而文著。故其書久而始章。黃氏則嘗設講經會。浙東西學者多往歸之。顧氏雖以聚徒講學爲非。然足蹟徧南北。聲氣益復旁達。是故三儒之學。其影響於清初經學者。顧爲最。黃次之。王則甚微。繼是而作。如萬斯大。閻若璩。胡渭。張爾岐。朱鶴齡。陳啟源之流。其學皆漢宋雜治。莫不與顧黃相涉。斯大本從宗義游。尤精春秋三禮。著有學春秋隨筆。學禮質疑。儀禮商禮記偶箋。周官辨非。於春秋有專傳。論世。屬詞。比。詩。如論社。論治。宗。明。堂。祭。壇。論。喪。服。諸。義。其。辨。正。周。改。月。其。根。柢。三。禮。以。釋。三。傳。較。宋。元。以。改。時。周。詩。周。正。及。兄弟。同。昭。穆。皆。據。論。實。宗。法。十。餘。篇。亦。頗。見。推。衍。其根柢三禮以釋三傳。較宋元以後空談書法者殊。若璩長於考證。於顧黃之書皆加指摘。然實皆問業於宗義。宗義。按。查。隨。筆。即。或。謂。亦。執。費。炎。武。之。門。顧。千。里。云。曾。凡。初。印。亭。林。所。刊。與。顧。所。著。有。古。文。尙。書。疏。證。四。書。釋。地。及。人。名。物。類。

訓詁毛朱詩說爲然。詩亦以王柏詩疑喪服箋注而疏證一書。引經據古。一一陳其矛盾之故。使古文之僞。大白於世。其績更偉。謂精輿地之學。所作禹貢錐指。博稽載籍。考其同異。而折衷之。山川形勢。郡縣數千家。精覈與。此爲之冠。最有名。又撰易圖明辨。專爲辨定圖書。而作。卷同。先天太極圖。易象數鉤深圖。啓蒙圖。書先天後天卦變象數流弊引證圖。文五相參證以節統論者。謂視錐指尤爲有。之口。使學者知圖書之說。方修錄。後。二家。旁。易。學。之。支。造。非。作。易。之。根。樞。論。者。謂。視。錐。指。尤。爲。有。功。經。學。他。著。尙。有。洪。範。正。論。謂。讓。人。專。取。與。辨。難。前。五。經。大。學。實。真。大。旨。以。朱。子。爲。主。學。改。本。之。說。所。論。一。批。于。正。漢。儒。傳。會。之。謬。然。其。易。學。亦。有。本。於。宗。義。之。說。爾。歧。著。易。周。說。略。此。書。專。教。明。朱。詩。說。略。宋。儒。擬。亂。之。論。語。而。除。巧。其。然。其。易。學。亦。有。本。於。宗。義。之。說。爾。歧。著。易。周。說。略。此。書。專。教。明。朱。詩。說。略。夏小正傳注。而尤覃心儀禮。爲儀禮鄭注句讀。以鄭康成注古文古實。公彥釋義。受所學者不能奪其以。明注而止。有疑義。則炎武讀而善之。稱其根本先儒。立言簡當。書實可傳。因爲之序。鶴齡初本爲文章之學。及與炎武友。易以本原。乃湛思覃力於諸經注疏。及儒先理學。著易廣義。賂以易理。至宋儒已窮占法。皆首舉也。水義。尙書坤傳。酌於漢學。宋學之同。詩經通義。以朱子指擊小序。太過。乃春秋集矣。而多未傳。故爲此書。尙書坤傳。酌於漢學。宋學之同。詩經通義。以朱子指擊小序。太過。乃春秋集說。以胡氏傳春秋多偏見。蓋說乃合讀。左日鈔。以杜氏注左。詳證參考。而爲此書。以林禹貢長箋。謂禹貢難指之前。雖不及。謂書。而傳論。世尤稱其詩義。讀左二書。啟源與鶴齡同邑相善。尤深于詩。著毛詩稽古錄。今科書旁引曲證亦多。詳見。

著禮經通傳之於禮。徐文靖著周易吳鼎著易象集說之於易。茲則雖時有善言。而頗摭俗說。凌雜無序。不足論也。

治經竊守漢師家法。不入元明人詔言者。實始於乾隆時。分棚樹幟。則有東吳皖南兩派。吳學惠棟主之。皖學戴震主之。惠氏三世傳經。棟上承其祖周惕。有易傳詩說三禮問春秋問父子奇禮記說大學說之學。於諸經熟治貫串。撰古文尙書考春秋左傳補注。尤遠於易。撰易漢學易例周易述。論者謂漢學之絕者。千有五百餘年。至是而粲然復章。又因學易而悟明堂之法。撰明堂大道錄禘說。其九經古義。則討論古音古字。所以博異聞正俗學也。錢大昕謂惠氏世守古學。而先生所得尤深。撫諸漢儒。當在何邵公服子慎之間。馬融趙岐輩不能及也。惟王引之頗譏惠氏考古雖勤。而識不高。心不細。見異於今者。則從之。大都不論是非。蓋惠氏意在扶植微學。故以摺拾爲主。不復加以裁斷也。同時與棟友善者有沈彤。羣經皆有撰述。於禮更精。而王鳴盛錢大昕王昶亦皆與棟相接。鳴盛治尙書周禮。昶治易。大昕博綜羣籍。不專治一經。而無經不通。二王及錢棟治禮金石之學錢尤深于音韻歷算皆非專門經學家棟弟子著者。則有江聲余蕭客聲韻棟古文尙書考及閻氏古文疏證。有會於心。所作集注音疏。能補二君之所未及。蕭客輯古經解

鈞沈。凡唐以前舊說。自諸經解所引旁及史傳類書。片語單詞。悉著其目。有網羅放失之功。江聲之友。有褚寅亮。早歲爲公羊何休之學。從事禮經幾三十年。江藩則受業蕙客。又從聲受惠氏易。親惠氏未竟之緒。藩籍甘泉。於是惠學稍被江北。鍾惺李宗沔徐復輩。均聞風興起。雖學無可觀。亦吳派之支流也。戴震生休寧。其學出於婺源江永。永深思獨造。長于比勘。于聲律音韻曆數典禮之學。咸覲其會通。其經學著述有周禮聲義學要禮記訓義擇音深衣考說禮記綱目春秋地理考說經筵圖考四書與林震稱其學自漢經師鄭康成後。罕其儔匹。從游者十餘。惟震能得其全。震之學由聲音文字以求訓詁。以窮義理。凡治一學立一說。必參互考驗。曲證旁通。以辨物正名爲基。以同條共貫爲總。劉師培曰。戴氏爲山陰人。其中西音韻則精於音。復能講要詞彙。心知其意。凡古學之深澁者。必發揮光大。使絕學復明。凡古義之鉤深者。必反覆研尋。俟疑文冰釋。凡俗學之眩民者。必辨之堅澁。俾使眉目。經且辨學名物。以類相求。則近于經。持會通古。求是以遠。用爲經。則與于指。持辨名析詞。以參爲。則珠行。撰校。其著。有毛鄭詩考。正詩經。二南補注。尙書義考。儀禮考。正考工記圖。春秋即位。改元考。大學中庸補注。孟子字義疏證。爾雅文字考。經說。其他小學曆算輿地之作尙多。汪中謂國朝古學之興。顧炎武開其端。及震而集其大成云。震鄉里同學。有金榜程彥田。稍後有凌廷堪及三胡。三胡者。匡衷承瑛培壘也。並善治禮。而彥田兼通水地工藝。

食之學。震自言選其精密。及震北游京師。學乃遠被。傳形聲訓詁之學者。有高郵王念孫。金壇段玉裁。傳典章制度之學者。有與化任大椿。而念孫子引之。及同里李惇。劉焯。朱彬。大椿同里顧九苞。及子鳳毛。竝聞其學。甘泉焦循。少從鳳毛游。又與凌廷堪。友善。最精易數。儀徵阮元。則嘗從凌氏問故。與焦氏相切磋。而友于任氏王氏者也。而黃承吉。凌曙。劉寶楠。劉文淇。亦以次起。故戴學之傳。以揚州爲最盛。時句容陳立。丹徒柳興恩。旌德姚配中。竝膺揚州。立受學凌曙。治公羊。興恩攻穀梁。配中通漢易。均互相觀摩講習。段玉裁既傳戴學。其門下知名者。則有長洲陳奂。元和朱駿聲。吳精毛詩。駁聲精說文。其婿仁和廳龐正。獨精春秋外傳。他若河間紀昀。餘姚盧文弨。邵晉涵。並震同志之友。從而問業。曲阜孔廣森。則以姻婭執弟子之說。廣森以公羊名。晉涵以爾雅著。棲霞鄭懿行。亦治爾雅。則又出阮氏之門。而晉就正於王念孫。而偃師武億。爲河南經生冠。常從大興二朱^與諸客游。二朱因亦折節交震。以汲引漢學之士爲己任者。厥後阮元持節浙粵。樹之風聲。而臨海金鶴以說。番禺侯康以穀梁。林伯桐以毛詩。復皆有聞。蓋戴學所被。不徒由皖而蘇而浙。且及於齊魯燕豫嶺海之間矣。江甯漢學師承記。謂戴震亦嘗執經問難於惠棟。是吳皖兩派。本同出一源。乃惠學轉不逮戴學之盛者。則以惠學好博

而尊聞信古過篤。戴學綜形名，條理密深，能斷以己之律令也。至若文士說經，如汪中、孫星衍、洪亮吉、張惠言之流，則又大抵迴翔兩派之間，左右采獲，而多與惠學爲近。陸杭亭君曰：大即之漢，漢治江、惠爲文辭，北學飲食會同，以博依相問，起郡州，而無紀綱，其流編江之南者，蓋極與通，治百兵樂文辭者，相與依違，及江水艱，起郡州，而無紀綱，其流編江之南者，蓋極與通，治百直，既而無溫，不似文士，故諸爲難，辭者，或曰：非戰兵，不與其學，相，故知自乾隆以訖嘉道，言經學者，莫能外漢學。言漢學者，莫能外吳皖兩派焉。其時欲擅漢學之學，援宋學以自壯者，則爲桐城派。始於方苞、姚鼐，而以姚鼐爲大師。苞亦頗言三禮，範校聚羣籍，尙不惑于空談。鼐則初欲從戴震學，爲震所謝，始持論詆漢學爲破碎。至方東樹作漢學商兌，漢宋之爭，乃如水火。然鼐之甥馬宗霍及子璠、辰，猶從戴氏弟子游，自餘衍桐城之派者，但以古文義法相高。於經學，仍不能損漢學之發末也。然惠戴末流之弊，英華既竭，枝葉是窮，義辭宗極，語乏歸宿，誠有如焦循所譏爲拾骨學。本子學者，以性拾之，學爲本子，學非斥去，力於是常州今文之學，乃乘之而起。初武進莊存與博通六藝，而善於別擇，諸經皆有撰述。尤喜公羊家言，爲春秋正辭。然猶雜治古文。撰毛詩說，不執守今文之說。其從子述祖，亦偏治羣經，撰夏小正經傳考釋古文甲乙篇，發明夏時歸藏之義，謂說文始一終亥，卽古之歸藏，爲六

書條例所由出。復引古編道文。分別部居。以瑰瑋蕤衍炫俗。故常州學者說經必宗西漢。解字必宗楷文。自莊氏始。述祖之錫有武進劉逢祿。長洲宋翔鳳。皆傳其學。逢祿作公羊何氏釋例解詁箋答難。又推原穀梁氏左氏之得失。爲申何難鄭。復作論語述何夏時經傳箋中庸崇禮論禮決獄。皆比傳公羊之義。又謂虞易精象變而罕大義。據易漢氏變動表六爻發探旁通毛詩詳故訓而略微言。初治毛詩三家馬鄭注書。頗多訛誤。今文集解古左氏別行。不傳春秋。漢左氏春論者謂其由董生春秋以闢六藝家法。別作緯略。則稍鄰佞詭。翔鳳之學。路次於劉。宋四有劉毋可師而飾說過之。作擬漢博士答劉歆書。又作漢學今文古文考。以公羊義說羣經。以古編證羣籍。以爲微言之存。非一事可談。大義所著。非一端足竟。會通衆家。自闢蹊徑。而精力所貫。尤在論語。論語微義至是今文之學。遂以大明。劉氏弟子有仁和與自珍。子正宋氏弟子有德清戴望。并治公羊。自珍作五經大義終始論。咸通以三世之義。望撰論語注。演劉氏論語述何之微。而仁和邵懿辰。撰尚書通義禮經通論。又以禮經十七篇爲完書。且信東晉古文。逸禮逸書。則指爲劉歆僞造。由是浙中有今文學。邵陽魏源。素善自珍。作兩漢經師今古文家法考。謂西漢之學勝于東漢。東漢之學興。而西漢博士之家法亡。大旨與宋氏同。又作董子春

秋發微詩古微書古微。其說詩斥毛傳。宗三家。其說書斥馬鄭。宗史記大傳及漢書所載歐陽夏侯劉向遺說。湘潭王先生繼之。各經皆有箋注。所著有周易說卦義詩經補箋禮記集說亦折衷于公羊之義。自爲眇通。善化皮錫瑞撰經學通論。則以易禮皆孔子作。其箋王制。亦謂素王所定。迨於春秋。由是湘中有今文學。王氏弟子非研庠平。初作今古學攷。謹守漢法。已乃自名其學。頗闕大不經。案廖凡六學三變以前。尙有指歸至四五變以禮春秋尙書三經爲人學。以周官王制爲之傳。易詩樂三經爲天學。以禮樂山海經雜列楚詞爲之傳。各有皇帝王爺回等。後得王冰素問說之。復以五運六氣之說爲孔門詩易詩既。遂以說詩而南海康有爲。乃竊其緒。作新學僞經考孔子改制考。由是蜀中學中亦有今文學。別有閩縣陳喬樞。承其父壽祺遺訓。治三家詩。今文尙書。撰三家詩遺說考齊詩異文夏殷楚說考謂凡古文易詩書禮論語孝經所以傳。悉由今文爲之先。原今文所無輒廢。是又爲閩中之今文學。而江北皖南學者。亦見異思遷。如涇包慎言欲以公羊義統證中庸。謂中庸爲春秋綱領。實應劉恭冕子發明公羊新周之義。又刺取公羊解詁引論語者。作何休論語注訓述。蓋自道咸而後。今文之學日昌。惠戴之緒。或幾乎息矣。獨德清俞樾瑤安孫詒讓猶守高郵王氏之矩矱。詒讓晚頗淫於金文龜甲。而治周官則其精。樞著羣經平議。雖時以臆見改本經。或失之疑。其善者固不可易也。然

當今文方張之際，又有調齊漢宋不欲以一端自局者，如山陽丁晏，於詩禮皆宗鄭注。三禮毛鄭詩釋於易則述程傳。述傳又曰：嘗謂漢儒正其誥，詰正而義以顯，宋儒析其理，理明而詰以精，二者不可偏廢。番禺陳澧，則謂漢儒言義理無異於宋儒，宋儒輕蔑漢儒者非也。近儒尊漢儒而不講義理亦非也。著漢馮陳澧，則謂漢儒言義理無異於宋儒，宋儒輕蔑漢儒者非也。近儒尊漢儒而不講義理亦非也。著漢儒通義及讀書記，多采鄭玄朱熹遺說。案陳氏之學，長于聲律，切音於法，術所得在漢律。定海黃式三，說經亦不拘漢宋，擇是而從。魏詩韻法案，向者皆家詩，其子以周綜治三禮，更謂三代下經學，鄭君朱子爲最，而漢學家破碎大道，宋學家乘經說，不合鄭朱，何論孔孟，因守顧炎武經學卽理學之訓，以追討孔門之博文約禮，茲數君者，雖不得爲派，觀其勢之所趨，殆將欲復於清初諸故老之所爲，語曰：九變復貫，豈是之謂乎。及夫學制改，新說滋，羣以經爲無用，方議廢之，則清社未屋而經學已大衰。

清儒說經之書，前世莫與比盛。阮刻皇清經解，王刻續皇清經解，蒐輯略備，後出者或未得入。卷帙多者，容有去取，然已濶乎大觀。可於是而觀其勝也。若夫專門名家者，如惠棟周易述，以荀爽爲主，而參以鄭氏，成于說之說，約其旨爲注，說其說爲疏，香垞成而江藩周易述補，賈惠氏之書，說經述補，固據道不與通，疾卒述兩萃，至未濟十五卦，及序卦，其體其併傳。王弼之說，漢魏經師之方，豈復有過之無不，則易之新疏也。江聲尚書集注音疏，存今文二十九篇，以別於氏所上二十八篇之說，取書及也。

所引書古文本字，正秦隸及唐隸以已見而為之疏。孫星衍尙書古文注疏，竊取書之傳，一司馬遷
 本孔安國同，故是古文說。一書大傳，伏生所傳，歐陽高大小夏，後漢今文說，一馬遷，鄭玄，魏諸儒，今文多
 說，詳氏既失，所載孔壁古文，注中存其異文，異字不取，趙宋以來，附疏中，其書，則尙書之新疏也。陳奐毛詩傳
 疏，以毛傳一切證，故名物，自漢以來，任人帶引，輒釋不能，方博徵古書，發明其義，大抵用四漢以前，故
 于周禮注說文，則詩之新疏也。孫詒讓周禮正義，以經注小戴記疏，其制度，博采漢唐以來，正其註疏，以
 與神實疏之遺，缺或否疏，為注訂。則周禮之新疏也。胡培壺儀禮正義，約有四例，一曰疏經，以前注
 曰宋他說，以訂註疏。則儀禮之新疏也。劉文淇春秋左氏傳笺注疏證，先取杜氏所拈三君者，糾正之，通
 焉者，表明之，其用章氏國語注考，亦一疏也。他如五經異義疏文，所載左氏說經疏，其近人，如釋
 登列未始下以已意。與則左傳之新疏也。陳立公羊義疏，據公羊者，左右，宋樓棟精讀詳及，詞代諸儒
 合貫通比，則公羊傳之新疏也。劉寶楠論語正義，病皇疏，撰兩方，蒐輯漢儒，先為長，長及，而
 折衷之，宋學，則論語之新疏也。皮錫瑞孝經鄭注疏，文句，鄭注者，鈎深而致之，顯有扶掖之功。然
 則孝經之新疏也。鄧晉通爾雅正義，以郭璞為宗，而能采會他書，附之，李郝懿行爾雅義疏，于古詞，與

者辨所遺或遺證明疏則爾雅之新疏也。焦循孟子正義以古之精通易理深得其學者其如趙氏
者然近代通儒已得八九因博采諸家之說而下以己尊則孟子之新疏也。諸此新疏惟周易所主不
同不必與舊疏較。毛詩疏用毛萸鄭亦稱膠固其餘取精用固往往有過舊疏者。獨治禮記者如江永
禮記訓義擇言自禮弓至雜記注索異同朱彬禮記訓纂及魏晉以降諸儒之訓釋亦多與舊疏
之涉是書者一以注疏爲主撰其精要輯以治穀梁者如鍾文燕穀梁經傳補注其未經入道者自比
古今諸說其附以己意者亦皆按據標確治穀梁者如鍾文燕穀梁經傳補注其未經入道者自比
于榘竊之辨爲香陳第之說許桂林穀梁傳時日月書法釋例有引公羊而互證者有取公羊而專主
古禮略引其精以待後致以六公論云若梁子魯子經傳專從德經入手而善經則以屬辭比事爲據
初胤思穀梁春秋大義述以六公論云若梁子魯子經傳專從德經入手而善經則以屬辭比事爲據
述古訓第四師說第五師說第六侯康穀梁禮證以穀梁禮證三禮因公羊精出成二卷或短促不能
具大體或義不飭古或專明一端故此二經無新疏有穀梁傳疏證即晉曲其爲諸新疏所取
資者查則有王鳴盛之尚書後案疏證有傳學問一取巧又鄭所獻之太誓僞而唐人斥之其詞
誓非僞故不說其文太誓存疑存疑之古文尙書撰異義在周漢之職文之周禮則有惠士奇之
古之功自謂不說其文太誓存疑存疑之古文尙書撰異義在周漢之職文之周禮則有惠士奇之
禮說疏通古音古字俱使無疑復復引諸子百家之文以證明周制左傳則有惠棟之左傳補注
禮說疏通古音古字俱使無疑復復引諸子百家之文以證明周制左傳則有惠棟之左傳補注

唯園皆皆足采也。至於博綜典禮，則有金榜禮箋，專尊康成，然博稽而精思，慎求而能為故，義金鈔禮說，其書至千江監。江永禮經綱目，廣博稽討，大綱細目，一從古而平實，尋五禮而次引博涉。廷堪禮經釋例，區區八例，以明異同，曰通例曰祭例曰食例曰賓客，黃以周禮書通故，自序毛序禮經西原，其先懸已博通乎六藝，學不專守于一家，是吾之作，應取茲而秦董田五禮通攷，所徵引尤富，蓋欲自比於通典也。審訂音韻，則有段玉裁周禮漢讀考，儀禮漢讀考，以漢人作注於字，發疑正誤，其例有者，其字也，俗為者，定為字之誤，卒之誤而改其陳壽祺禮漢讀舉例，在中海，其辨正文字，則有胡承珙儀禮今古文疏義，有以存古者，有能以通今者，有因後以決此者，有互見曰并，存者，因意，其字者，關於其義，其則請明其假借，字旁，宋世舉周禮故書疏證，儀禮古今文疏證，於辨比，其考其則請明其假借，字旁，宋世舉周禮故書疏證，儀禮古今文疏證，於諸家，以呂飛鵬周禮古今文義證，亦不類，附載而得，失已明，至詳，其說文解字，微引周禮，彼此互見，取以推廣，鄭義，校字異同，則有盧文弨奎香拾補中之經部數種，文解校書，甚多，其最切要者，件別錄阮元十三經注疏校勘記，取漢唐宋石印本，元板本，遵其有別，皆校經之士，詳加校勘，自唐而李富孫七經異文釋，就經史傳注，諸子百氏，所引以及漢唐宋石經宋元槧本，校其異同，正其訛，其得

附其詳核與傳爲凡字有古今。音近通假。或沿訛襲謬者。悉據古韻而疏證之。則又欲兼審訂辨證。校讐三者之業焉。十三經外。尚有尙書大傳逸周書大戴禮記國語。爲唐宋以來經生所不甚理者。至是亦有治之者。如陳壽祺尙書大傳箋。謂伏生大傳據大戴禮。因經國語。其文辭深厚。最近大小朱右曾周書集訓校釋。以逸周書孔氏注疏增乃他諸家之說。正其詞語。詳其名物。爲孔廣森大戴禮記補注。參合衆說。王聘珍大戴禮記解詁。阮元曰。其校經文。專守古本。爲宋法有鑿于近日。諸儒妄論。明爲孔氏約諸家所未及。僅使三千年。孔經古文無羅澤之遺。經出造之文。吳應正董增齡國語章昭注疏。斯亦有扶微補弱之功云。乃若單篇通論。醇美體固者。蓋又不可一二數。可謂盛已。

論者謂清世經學之所由盛。在於考證。考證之所由精。在於深通小學。是固然矣。往者臧琳。教人先以爾雅說文。皆言不解字何以讀書。不通訓詁何以明經。已導考證之先路。至東吳惠氏。遂以漢學植名。戴震出。律令益嚴。謂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辭也。所以成辭者字也。必由字以通其辭。由辭以通其道。乃可得之。又云。治經之難。雖一事必綜其全而駁之。爾雅與數行。至乃命義和。不知恆星七政。所以運行。則掩卷不能卒業。詔周南召南。自關雎而往。不知古音。徒強以協韻。則顛虧失讀。誦古禮經。先

士冠禮。不知古者宮室衣服等制。則達於其方。莫辨其用。不知古今地名沿革。則禹貢職方失其處所。不知少廣旁要。則考工之器。不能因文而推其制。不知鳥獸蟲魚草木之狀類名號。則比興之意。而字學故訓音聲。未始相離。一字之義。當貫羣經。六書。然後爲定。於是承學之士。聞戴氏之論。咸以小學爲治經入手。而從事于考證。其徒王念孫段玉裁。至專以小學名家。然小學通而精力已竭。無暇及於經學。王氏所爲廣雅疏證。段氏所爲說文解字注。皆小學一家之言。王引之述其父說爲經傳釋詞。經義述聞。此可謂經學矣。然仍小學之緒餘。但可資以說經。於經之大義無當也。下及愈趨愈詭譎。斯道弗畔。堪爲古書疑義舉例。雖辨古人稱名抵牾者。各從條例。使人無所疑眩。然離經學益遠。故餘杭章先生言。世多以段王俞孫爲經儒。卒最精者乃在小學。又謂王氏述聞一編。誠多精詣。然其改易舊說。亦有可已而不可已者。其經傳釋詞。明三古辭氣。鑒聆其說。雖宿儒無以自解。而鹵莽滅裂處亦多。肆意造詞。視爲習貫。且有舊解非誤而以強詞奪之者。亦有本非臆造。而不能按古訓比聲音以自證者。又謂信如戴氏所學韻彙典之說。是古人三年通一經。今必十年然後通彙典。以是教人。則是以有屋之生。隨無屋之知也。先生精小學。且出曲園之門。而其言若此。蓋懼夫學者誤以小學卽經學。溺於其

中而不知返也。湘潭王先生亦云。說經以識字爲貴。而非識說文解字之字爲貴。此語雖近於韻。要亦有爲而發。唐平亦謂江段王朱諸家以聲音訓詁校勘。提出天下。核奪遠近。雖不似本經專據書。但有爲而發。唐平亦謂江段王朱諸家以聲音訓詁校勘。提出天下。核奪遠近。雖不似本經專據書。但有爲而發。唐平亦謂江段王朱諸家以聲音訓詁校勘。提出天下。核奪遠近。雖不似本經專據書。但有爲而發。

區區事生動之勞。實未一飽。恐遂又曰。如段氏說。文王氏註。傳釋詞。經義。全通。其說不一。其未可若欲由此致用。則於小學家之弊。可謂鑿之。夫漢書藝文志。次小學於六藝之末。則以小學爲治經入手。其術本正。又自宋儒以義理說經。不復究心于故訓。舉漢人之師法家法。而一蕩決之。元明以降。遊而弗返。元人株守宋人之說。明人復株守元人之書。小學之不講久矣。則惠戴諸儒之揭藥小學以爲士林倡。亦實足以救空疏之弊。以小學所函形聲義訓之暇。又當久放不講之後。而欲通神悟達奧誼。其事良難。是段王諸儒殫畢生之心力於此。而不遑他爲。更不容施以詭啓。然而小學之業。至是已造其極。功成者去。諸儒既運而往矣。後來者有轍可循。自當體諸儒津逮之苦心。以新至於通經畜德之大道。使猶旁皇歧路。詭老盡氣。上下而求索。則是以保氏勝衣所就之業。爲終身託命之學。將見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不能言。其不蹈銅聽明于無用之說者幾何哉。



涧水流花影
顧雲來寫音

中國文化史叢書第一輯二十種

王雲五 傅祿平主編 商務印書館出版 每部定價三十元

廿五年十二月一日出版六册 以後每月續出六册 四期出齊

全部預約二十一元 廿六年二月底止 另訂分期付款辦法

單行本特價 每期出版之書照定七折發售各以四個月為限

- | | | | |
|---------|----------------|---------|----------------|
| 中國經濟學史 | 馬家範著 一册定價一 元 | 中國文字學史 | 胡繩安著 二册定價四 元 |
| 中國理學史 | 賈白鑄著 一册定價一 元五角 | 中國算學史 | 李 儼著 一册定價一 元七角 |
| 中國田賦史 | 陳登原著 一册定價一 元五角 | 中國度量衡學史 | 吳承洛著 一册定價二 元四角 |
| 中國監政史 | 曾仰賢著 一册定價一 元三角 | 中國醫學史 | 嚴邦賢著 一册定價一 元八角 |
| 中國法律思想史 | 楊鴻烈著 二册定價三 元 | 中國商業史 | 王孝通著 一册定價二 元四角 |
| 中國政黨史 | 楊勤和著 一册定價一 元三角 | 中國陶瓷史 | 吳仁敏著 一册定價一 元 |
| 中國交通史 | 白壽彝著 一册定價一 元七角 | 中國繪畫史 | 辛安潮著 二册定價三 元六角 |
| 中國南洋交通史 | 馮承鈞著 一册定價一 元七角 | 中國聯文史 | 劉麟生著 一册定價一 元 |
| 中國殖民史 | 李長傳著 一册定價二 元 | 中國考古學史 | 高錕賢著 一册定價二 元 |
| 中國婚姻史 | 陳毅遠著 一册定價一 元五角 | 中國民族史 | 林風聲著 二册定價三 元六角 |

王雲五 傅緯平 主編

中國文化史叢書第二輯書目預告

本叢書擬出八十種分爲四輯陸續發行除第一輯已開始出版外茲先將第二輯書目及著者預告於左

中國目錄學史	姓名遠著	中國建築史	傅緯平等著
中國圖書史	蔣復璁著	中國水利史	鄭肇經著
中國倫理學史	蔡元培著	中國金石史	易大厂著
中國政治思想史	楊幼炯著	中國散文史	陳柱著
中國地方政治史	聞鈞天著	中國俗文學史	鄭振鐸著
中國經濟思想史	壽勉成著	中國疆域沿革史	顧頡剛著
中國經濟史	壽毅成著	中國日本交通史	王輯五著
中國音韻學史	張世祿著	中國西域交通史	曾同吾著
中國曆法史	朱文鑫著	中國地理學史	王庸著
中國農業史	萬國鼎著	中國史學史	何炳松著

商務印書館謹啓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初版

(05631)

中國文化
史叢書
中國經濟學史一冊

每冊實價國幣壹元
外埠酌加運費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著 者 馬 宗 霍

主 編 者 王 傳 綽 五 平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 刷 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 行 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楊瑞文)

六五八一上

章

$\frac{0}{380}$

